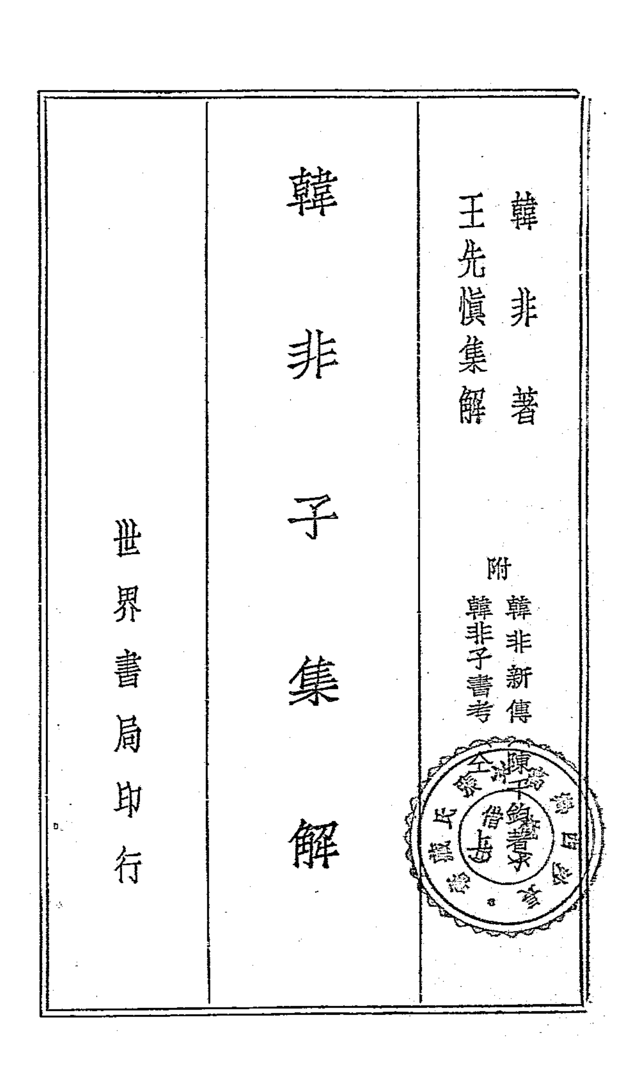


韓非著

王先慎集解

附　韓非新傳

韓非子書考

韓非子集解

世界書局印行

序

韓非處弱韓危極之時以宗屬疏遠不得進用目擊游說縱橫之徒顛倒人主以取利而姦猾賊民恣爲暴亂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國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權力斬割禁斷肅朝野而謀治安其身與國爲體又燭弊深切無繇見之行事爲書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覈不與戰國文學諸子等迄今覽其遺文推迹當日國勢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無可爲治者仁惠者臨民之要道然非以待姦暴也孟子導時王以仁義而惡言利今非之言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以困姦衺而皆曰仁義惠愛世主亦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蓋世主所美非孟子所謂仁義說士所言非仁義卽利耳至勸人主用威唯非宗屬乃敢言之非論說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嚴刑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此則重典之用而張弛之宜與孟子所稱及閒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既不能行之於韓而秦法闇與之同遂以鉏羣雄有天下而董子迺曰秦行韓非之說攻非奉使時秦政立勢成非往卽見殺何謂行其說哉書都二十卷舊注罕所揮發從弟先愼爲之集解訂補闕譌推究義蘊然後是書釐然可誦主道以下蓋非平日所爲書初見秦諸篇則後來附入者非勸秦不舉韓爲宗社圖存盡至無俚君子於此尤悲其志焉光緒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葵園老人王先謙序

韓非子序 先愼曰此全鈔史記列傳不得爲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 先愼曰史記作而其歸本於黃老 其爲人吃口 先愼曰史記作非爲人口吃 不能道說 先愼曰史記有而字 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 先愼曰史記干作諫索隱韓王安也 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 先愼曰史記不務下有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十九字 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 先愼曰史記二句互易上有今者二字 廉直不容於邪枉臣 先愼曰史記臣上有之字 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 先愼曰史記有說林二字 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 先愼曰史記無五十五篇四字按初見秦存韓二篇係後人彙集飾令一篇全載商君書姦劫弑臣屬辭王國策以爲荀子書韓詩外傳同以五十五篇爲非自作誤史記此下全載說難篇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 先愼曰史記有也字 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 先愼曰史記下韓字下有王字用下有非字 及急乃遣韓非使秦 先愼曰史記無韓字 秦王悅之未任用 先愼曰史記任作信 李斯害之 先愼曰史記李斯下有姚賈二字 秦王曰 先愼曰史記秦王作毀之曰下有韓字 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 先愼曰史記人下有之字 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 先愼曰史記如下有以字 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 先愼曰史記遺下有非字令作使無早字 韓非欲自陳不見 先愼曰史記見上有得字 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攺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攷證

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隋書經籍志子部法家韓子二十卷目一卷（韓非撰）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尹知章注韓子（卷亡）

宋史藝文志子類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法家類韓非子二十卷　右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韓諸公子韓非撰漢志五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說難之屬皆在焉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韓子五十五篇　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

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後辨見　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睢書廁于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困學紀聞十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　又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內儲說右下　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內府藏本　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犿本稱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云云則注者當爲李瓚然瓚爲何代人犿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注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之文不知犿何所據也犿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下六微內似類以下數章明萬歷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犿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尙有二十八條又此犿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尙有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蚘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淸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爲精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即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

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敘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序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倂其私記未完之槀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存目韓子迂評二十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明門無子評前列元何犿校上原序署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紀年而三年七月以紀志干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學士院設於文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爲學士院始有侍書學士則犿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其序中稱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犿本字字而讎之皆不失其舊乃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歷十年此本刻於萬歷六年故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犿序稱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而此本仍間存瓚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注折衷之則倂犿所加旁注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己意動輒失其本來萬歷以後刻版皆然是書亦其一也門無子不知爲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行君子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究八比之

門徑又出犿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致亂舊文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韓子二十卷　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舊本多所佚脫明趙用賢始得宋槧校補又周孔教家大字刻本與趙本亦同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爲完善其注不知何人作元何犿稱爲李瓚未知何據也

孫氏祠堂書目諸子法家韓非子二十卷一明趙用賢刊本一明吳勉學刊本一明葛鼎刊本一明十行本缺二卷一依宋刻校本

盧文弨羣書拾補韓非子　是書有清馮舒己蒼據宋本道藏本㠯校張鼎文本外又有明凌瀛初本黃策大字本今并㠯校明神廟十年趙用賢二十卷全本而㠯是者大書其異同作小字注於下此書注乃元人何犿刪舊李瓚注而爲之者亦甚略且鄙謬者亦未刊去明孫月峯評點本并無注茲不取在所校本中

吳山尊重刻韓非子序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爲吾省布政使察賑鳳潁鼒㠯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㠯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屬好手影鈔一本㠯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攜至江寧孫淵如前輩慫恿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爲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御有㠯他本致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抉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㠯善宋槧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㠯贈余坿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鼒爲朱文正師恭跋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兩朝褒賞文正嘗㠯奏聞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㠯槀還鼒聽入私集且與鼒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鼒老且病然尚思假年居業㠯期有㠯自立不敢鷄披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巳巳旣朏晉史氏吳鼒序

顧千里韓非子識誤序　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讐勘數過推求彌年既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渭爲之寫錄間有所論厥後播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附於末竊惟智菲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元和顧廣圻序

先愼按藏本有南北之分故顧氏與盧氏所校多不合

孫詒讓札迻卷七　韓非子某氏注 吳鼒景宋乾道刻本 盧文弨羣書拾補校　顧廣圻識誤校 王念孫讀書雜志餘編校　日本蒲阪圓增讀韓非子校 俞樾諸子平議校

佚文

先愼案史志載韓子五十五篇與今本合似無殘脫而其佚文不下百餘條今推究其義凡可補者悉注本文之下其不能坿麗者都爲一類俾後之讀者有可考焉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引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

之舉賢也不避仇讎以上又見藝文類聚卷二十二邢並作荆其廢不背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羣書治要卷四十引

師曠鼓琴有玄鶴銜明月珠在庭中舞以上又見初學記卷十六注引失珠曠掩口而笑北堂書鈔卷一百九引

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

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以上又見初學記卷二十六注引相楚作爲令尹枯魚之膳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引

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爲何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謂臣愚遂名愚公谷藝文類聚卷九引事又見劉向說苑

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藝文類聚卷五十二引

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　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　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調調張也矯直也擁抱也　案此見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事類賦卷十三注引同熙字作嬉戲二字無始字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矣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木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

蓋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滅之王恃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與人成與則願人富貴也非與人仁不富不貴則與不集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二引

加脂粉則膜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擧之爲脂粉亦厚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引

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輪利而爲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與藝文類聚引文不合

爲人君者猶壺也民亦水也壺方水方壺圓水圓外儲說壺作盂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

孫叔敖相楚衣羖羊裘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引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燔其機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引

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濱漁者讓澤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又八百二十二引歷山農侵畔舜往耕其年讓畔

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意林卷一引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意林卷一引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意林卷一引

弁言

韓非子舊有尹知章注見唐書藝文志不載卷數蓋其亡久矣元何犿稱舊有李瓚注李瓚無考宋乾道本不題姓名未知孰是太平御覽事類賦初學記注所引注文與乾道注本合則其人嘗在宋前顧其注不全備且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諸說閒紨己見爲韓非子集解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爲主閒有譌脫據它本訂正焉光緒二十一年孟冬月長沙王先慎

韓非子集解目錄

卷一
初見秦第一……一
存韓第二……八
難言第三……一四
愛臣第四……一六
主道第五……一七
卷二
有度第六……二一
二柄第七……二六
揚權第八……二九
八姦第九……三六
卷三
十過第十……四〇
卷四
孤憤第十一……五五
說難第十二……六〇
和氏第十三……六六
姦劫弑臣第十四先愼曰趙本弑作殺……六八
卷五
亡徵第十五……七八
三守第十六……八一
備內第十七……八二
南面第十八……八五
飾邪第十九……八八
卷六
解老第二十……九五
卷七
喻老第二十一……一一五
說林上第二十二……一二五
卷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一三六
觀行第二十四……一四五
安危第二十五……一四七
守道第二十六……一四九
用人第二十七……一五一
功名第二十八……一五四
大體第二十九……一五六
卷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一五八
卷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一七九
卷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一九五
卷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先愼曰乾道本無下字據趙本補……二一六
卷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二三一
卷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先愼曰乾道本無下字據趙本補……二四九
卷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先愼曰以下目趙本不提行……二六三
難二第三十七……二七三
難三第三十八……二八二
卷十六
難四第三十九……二九二
卷十七
難勢第四十……二九七
問辯第四十一……三〇一
問田第四十二……三〇二
定法第四十三……三〇四
說疑第四十四……三〇六
詭使第四十五……三一四
卷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三一八
八說第四十七……三二四
八經第四十八……三三〇
卷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三三九
顯學第五十……三五一
卷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三五八
人主第五十二……三六一
飭令第五十三……三六三
心度第五十四……三六五
制分第五十五……三六六

韓非子集解卷一

長沙王先愼撰

初見秦第一

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張儀說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補注云張儀說當作韓非非以韓王安五年使秦始皇十三年也今案吳依此是也先愼曰史記秦本紀六國表並以韓非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韓世家屬之王安五年案秦攻韓紀表未書始皇十三年用兵於趙十四年定平陽武城宜安而後從事於韓則非之使秦當在韓王安六年紀表爲是吳師道以非爲韓王安五年使秦據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史駁文也又案趙本篇目頂格下同不復出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先愼曰秦策言下並有爲字 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盧文弨曰言而不當策作言不審 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先愼曰爾雅裁度也罪卽指上言而不當亦當死而言國策高誘注訓裁爲制失其義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先愼曰高注陰小陽大案舊注是高注非也此不過擧關東地形而言燕在陰魏在陽耳周禮柞氏疏引爾雅山南曰陽山北曰陰陰陽隨山水所指無庸取大小爲說 連荊固齊。收韓而成從。盧文弨曰策作收餘韓成從 將西面以與秦強爲難。盧文弨曰策無强字此倒當作强秦先愼曰盧說非强音其兩切 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盧文弨曰天下得亡之形也舊注謬甚宋本三亡作二亡注同吳師道國策補注亦云韓子作二顧廣圻曰策作三末多以逆攻順者亡一句或此脫張文虎曰三亡卽下所云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本脫依秦策)三端也天下二字承上臣聞天下來謂天下之攻秦者犯此三亡也先愼曰吳據誤本引作二盧說宋本卽指吳所引而言乾道本作三張榜本趙本並同不當作二顧張說是 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先愼曰乾道本無以逆攻順者亡句張榜本有與策合是也上言三亡此不當少一句御覽三百十八引有以逆攻順者亡六字是宋人所見本不脫今據補 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先愼曰策作張軍數千百萬姚本云會作張軍聲案有聲字者是也此奪十字當從策作千虛張其軍號稱數千百萬耳下云秦師數十百萬則天下之士民應不止此況自張其聲乎十字涉下而誤 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

盧文弨曰策無此下二十字頓圖策補注引作頓說文頓直項也頓字無理孫詒讓曰頓首疑作頓足下文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正與此文相應是其證王先謙曰文選羽獵賦責育之倫蒙盾負羽後漢賈復傳被羽先登謂繫鳥羽爲標識也戴與負被其義一耳千當爲干形近致誤干犯也不至千人皆以言死謂未至犯敵人時皆言必死先慎曰頓首當依策注作頓首猶言抗首也頓足亦通然與戴羽文義不貫

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先慎曰也與者同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策無也字及下非字有罪字是合也非二字而誤當依此訂正

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先慎曰不能故策作不能殺案殺乃故字形近而誤士民之不死其故由上之不能賞罰無信正不能之實也若作殺則文氣不屬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俞樾曰事者治也高注呂氏春秋淮南內篇屢見詩卷耳毛傳采采事采之也正義引鄭志荅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蓋事訓治故一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蓋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臆改其功與攻則古字通用

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盧文弨曰當句策作也

聞戰頓足徒裼。先慎曰裼趙本及策均作褐誤爾雅釋訓襢裼肉袒也郭注脫衣而見體史記張儀傳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索隱裼袒也謂袒而見肉也

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先慎曰拾補者作也盧文弨云今從藏本張本策同

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先慎曰策無死字高注奮勇也

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先慎曰四對字策作勝

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先慎曰策其作甚是也先言秦之功趣大爲下霸王之名不成作反勢若作其則文氣平實其當爲甚之殘字

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先慎曰異故猶它故

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盧文弨曰謀上其字可省

策無先愼曰不省亦可盧說非 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荊。東破宋。先愼曰東策作中誤當依此訂下云中使韓魏五戰之事備矣 西服秦。
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先愼曰策無士字 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
濁河。足以爲限。先愼曰策作濟淸河濁誤史記蘇秦傳與此同 長城巨防。足以爲塞。王先謙曰水經濟水注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尙存續漢郡國志濟北國盧縣下劉昭注引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先愼曰策作鉅坊案鉅巨字通坊誤當作防史記亦作防 齊。
五戰之國也。顧五破國也 一戰不剋而無齊。爲樂毅破齊於濟西○先愼曰見齊世家無字張榜本趙本作不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無策同 由
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先愼曰且下脫臣字策有 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
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爲戒○盧文弨曰策作削株掘根顧廣圻曰當從策 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
洞庭五湖江南。盧文弨曰湖策作都一作渚顧廣圻曰吳師道云都當從韓作湖今按吳說非也燕策云四日而至五渚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五渚渚都同字湖是渚之譌王先謙曰史記秦紀昭王三十年取江南爲黔中郡正義引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又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六國表云秦所拔我江旁反秦楚世家所謂江旁十五邑也先愼曰蘇秦傳集解引戰國策云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案裴說誤讀策文耳高注郢楚都也洞庭五渚江南皆楚邑也索隱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爲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湖乃渚之誤顧說是 荊
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張文虎曰服當依策作伏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竟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六國表作王亡走陳白起列傳作東走徙陳）故云伏謂竄伏也又曰此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事秦策以此篇爲張儀說秦王文案儀以秦武王元年去秦入梁在前二十三年矣又下文稱秦攻魏軍大梁白起擊魏華陽軍及長平之事更在其後足以明國策之誤矣 當此時也。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荊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
以弱齊燕。顧廣圻曰弱策作強高注言以強於燕齊也下文同先愼曰弱齊燕與淩三晉對文齊燕遠於秦非兵力所能驟及我滅敵勢強則齊燕自畏而親附故但言弱也下文兩言弱齊燕尤其明證策誤高順文爲說亦未合 中以淩三晉。盧文弨曰張本淩作陵下同策同 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
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爲和。王先謙曰史記秦紀昭王二十九年取郢爲南郡王與楚

王會襄陵此所謂軍退復和也楚世家襄王二十三年（六國表昭王二十一年）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下文所謂與秦爲難也　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顧廣圻曰策無稷字以蜀字句絕令字屬下俞樾曰策是也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爲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於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通此言荊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云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令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十字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刪韓子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爲難故失霸王之道若僅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則是魏之得猶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幸存而全句韓可據補先愼曰令字下屬是也立社稷主四字不誤白虎通社稷篇云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立社稷而祭之故謂之社稷主策無稷字自是脫文必欲以四句爲對文亦太泥矣　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先愼曰以失策無下同　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顧廣圻曰周當作意下文云天下皆比意甚固策兩意字皆作志王先謙曰高注華下華山之下也案據史記紀表世家參之秦昭王九年魏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文蓋指此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首在隴蜀尾沒勃碣張守節所謂自南山華山渡河東北盡碣石者是函嶠諸山皆華嶽支麓故函谷亦得稱爲華下戰國之兵始終未踰秦關一步華山之下固非天下所能軍也比意猶言合謀　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先愼曰策無下字　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狐疑。盧文弨曰策作荊孤是顧廣圻曰狐當從策作孤衍疑字策無俞樾曰存韓篇云趙氏破膽荊人狐疑則狐疑字不誤盧顧說非先愼曰彼趙云破膽則楚云狐疑既趙云危則楚不得僅云狐疑也孤危之與破膽狐疑語言輕重大相逕庭從策作孤爲是　東以弱齊燕。中以淩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王先謙曰據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安釐王二年也秦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又穰侯傳穰侯圍大梁納梁大夫須賈之說而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即其事也　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先愼曰令下脫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句說詳上　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議云兩國〇王先謙曰高注穰侯魏人治猶相也穰侯相秦欲與秦而安魏故曰

欲成兩國之功案舊注非高注尤謬穰侯得罪憂死下文須斥其非不須諷也史傳云宣太后異父弟姓魏氏其先楚人則非魏人明矣又屢用兵於魏何云安魏乎蓋穰侯志在併國拓地故云欲成兩國之功耳。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先愼曰策露作靈疲作潞黃丕烈札記云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潞病潞露同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露靈者零之假借暴謂日靈謂雨也其策文作潞病不與作疲病同高注可證先愼案此及策並當作暴靈於外潞病於內靈乃霝之借字說文霝雨零也詩定之方中傳零落也零當作霝亦假靈為之鄭風零露傳令正義本作靈箋云靈落也是靈落即霝落矣暴靈二字之義當如黃說潞病高注云潞羸呂覽不屈篇士民罷潞罷潞與潞病義同後人多見暴露疲病少見暴靈潞病故改靈為露改潞為疲而古義俱湮矣 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雜四國之人故曰雜。先愼曰乾道本注中上衍東字依趙本刪 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先愼曰高注趙王都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 下不能盡其民力。俞樾曰下當從秦策作上惟以上言故曰其民若以下言則但曰不能盡其力足矣上文曰號令不治賞罰不信此正上之所以不能盡民力之不盡其故在上不在下當言上不能不當言下不能也 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顧廣圻曰萌策作氓本書例用萌字先愼曰說文民衆萌也後人於經傳中萌字皆改作氓如周禮遂人以與耡利萌說文引作萌而今本皆作氓又說文衆萌字毛本作氓之類是也幸本書尚存其眞 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先愼曰高注趙括封於武安武安君將趙四十萬拒秦秦將白起抗括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拔武安 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先愼曰則下當有是字此與下文然則是趙舉文法一律策有是字 拔邯鄲。筦山東河閒。顧廣圻曰乾道本河閒作可閒藏本亦作可皆誤盧文弨曰策作完河閒無山東二字先愼曰完即筦字殘闕當依此訂正樂記鄭注筦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閒乃河閒之誤改從張榜本趙本 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顧廣圻曰當從策作踰羊腸高注羊腸塞名也 絳上黨。顧廣圻曰當從策作絳代上黨 代四十六縣。盧文弨曰四策作三疑是 上黨七十縣。顧廣圻曰七十策作十七王渭云即趙策今有城市之邑七十今按史記趙世家彼亦作十七 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先愼曰乾道本代上有以字盧文弨云凌本無以字策同張文虎云以字疑即上句也字誤衍先愼案張榜本亦無今據刪 東陽河外。不戰而畢

反爲齊矣。中山呼沲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先愼曰秦兵力所不及則齊燕等分取之此皆趙地故下云趙擧 然則是趙擧。趙擧則韓亡。先愼曰策作然則是擧趙則韓必亡 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擧而壞韓蠹魏拔荊。東以弱齊燕。先愼曰乾道本燕上有強字盧文弨云衍強字淩本無先愼案策無強字今據刪上兩言弱齊燕卽其證 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盧文弨曰沃策作流王先謙曰水經河水注黎陽縣東岸有故城險帶長河謂之鹿鳴城濟取名鹿鳴津亦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泆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魏世家無忌說魏王曰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後王賁攻魏卒引河溝灌大梁而取之先愼曰沃流二字義同說文沃作茯溉灌也高注流灌也 是一擧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先愼曰高注從者山東六國敗從不成也 大王垂拱以須之。俞樾曰策作大王拱手以須吳師道補云韓作須之然則韓非與於國策者但句末多之字其拱手字必與策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則吳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 天下編隨而服矣。先愼曰拾補編作編服作伏盧文弨云編字高誘注國策本同吳師道補注作編云以編次物曰編張本淩本此亦作編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編作編誤先愼案吳說是 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盧文弨曰曾策作會先愼曰會字誤當依此訂正 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卻。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先愼曰乾道本無卻字顧廣圻云今本兵作負誤而下有卻字策有高注卻退也吳師道引此無弩策作怒吳引作弩不合先愼案而下當有卻字依今本增棄甲兵弩四字不成文兵當作與說文與古文作[illegible]兵作[illegible]二字象形相近而誤 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先愼曰乾道本退作復李作孚盧文弨云復乃復之譌李吳注引韓作孚先愼案孚乃李之誤策作李高注李下邑名在河內張榜本趙本復作退孚作李是今據改 大王又并軍而至。盧文弨曰至策作致先愼曰張榜本作致誤 與戰不能剋之也。顧廣圻曰七字爲一句 又不能反運。罷而去。盧文弨云運或改作軍顧廣圻曰又不能反運句絕反當作及運讀爲餽罷而去爲一句罷讀爲疲策作又交罷卻按無不能運而四字不同也俞樾曰運乃軍之誤上云大王又并軍而至此云軍罷而去文義

正措狃蓋不能勝則宜退既不能退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先愼曰顧說較長不能及逞言饋運不繼也文義甚順當從之張榜本運作交依策改非　天下固量秦力二
矣。先愼曰固下當有以字與上文一律此脫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先愼曰張榜本觀作親誤　臣以
爲天下之從。幾不難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先愼曰乾道本難作能盧文弨云案注是難字策作豈其難注曰上當有故字王渭云能當作難先愼
按張榜本作難今據改幾猶殆也　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
比意甚固。俞樾曰皆字衍文蓋即比字之誤而複者秦策無皆字　願大王有以慮之也。先愼曰高注慮謀也　且臣聞之曰。戰
戰栗栗。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
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飮於淇溪。先愼曰趙本溪作谿盧文弨云谿策作谷先愼按御覽六十四八百九十六事類賦二十一引飮下並有馬字無谿字下同　以與周武王爲
右飮於洹谿。盧文弨曰策作水　淇水竭而洹水不流。先愼曰御覽事類賦並引作洹水竭淇水不流　以與周武王爲
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先愼曰策千下有領字張榜本趙本日作夜非高注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爲號到牧野便尅紂故曰一日　而破紂
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先愼曰高注傷恐也策傷上有不字誤　知伯率三國之衆。
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盧文弨曰秦策趙策俱作三年先愼曰此誤下十過篇正作三年　城且拔矣。
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盧文弨曰策作錯龜數策此筮上疑脫一字顧廣圻曰筮當從策作數筴二字案飾邪篇鑿龜數筴兆曰大吉凡三見可證此爲脫誤先
愼曰吳師道補云錯韓作鑽是韓之異於國策止一鑽字其數筴必與策同當依以訂正　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
出。先愼曰乾道本潛下有於字張文虎云秦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無於字案於疑游字之譌蓋韓子作游他本作行讀者旁注異文轉寫並存又以形近譌爲於耳游者泅水也此時城爲水灌不沒者三版故泅水而
出孫詒讓云十過篇云趙孟談曰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潛下亦無於字先愼案趙本正無於字今據刪　反知伯之約。先愼曰乾道本無反字顧廣圻云今本知上有反字策同先愼案有
反字是今據補高注知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韓魏與趙同故曰反知伯之約也　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

之初。盧文弨曰策作以成襄子之功先愼曰張榜本初作功 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以字天下二字不重可作何無而字盧文弨云一本此上有以字藏本兼下有而字何作可策同顧廣圻云今本重天下策有今據補改 臣昧死。願望見大王。先愼曰策無願字姚校劉作願望 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盧文弨曰誠策作誠 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張文虎曰依上文親當作弱先愼曰此卽承上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而言不當作弱張說誤 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先愼曰拾補重爲字盧文弨云舊少一爲字今據吳注引增上爲如字下去聲者下張本有戒字策作以主不忠於國者顧廣圻云當從策作以主爲謀不忠者主謂爲主首也爲謀造謀也此文例言大王不言王王字必誤吳師道引此無也字是重爲字非先愼案姚本國策與盧引同鮑本與顧同故所引各異又策國上有於字今案王當作主顧說是也爲上以字當衍以徇國爲主謀不忠者也作一句讀文氣自順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出貢以供若蓆薦居入下。先愼曰乾道本注入下二字作久字今從者 秦特出銳師。取秦地而隨之。先愼曰韓字當在而下取地略地也下文韓與秦兄弟共苦天下 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王渭曰秦當作趙先愼曰秦字不誤謂韓則受其怨秦則得其功也 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先愼曰乾道今本下有日字盧文弨云日字衍張本無今據刪 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先愼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從下有徒字今據補 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 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先愼曰諸侯宗廟必爲秦滅 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

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貪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 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先愼曰說文摧折也 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原然○顧廣圻曰原當作厚舊注誤 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先愼曰與秦爭強也 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懃於野戰。盧文弨曰懃張本作勤 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者 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王渭曰當衍而共二字 非所以亡趙之心也。顧廣圻曰趙當作韓亡韓貴人之計也 均如貴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盧文弨曰張本人作臣 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爲質者○顧廣圻曰質如字射的也舊注誤 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盧文弨曰馮氏云言其時之久也注解謬石何可以召士王渭曰文選二十九卷注引以作與以即與也顧廣圻曰七發注亦引作與王先謙曰與金石相弊謂與金石齊壽也雖永壽而無兼天下之日極言其非計 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先愼曰乾道本愚上有遇字顧廣圻云藏本無遇字是也今本遇作遣誤先愼案遣即愚之誤而衍者今從藏本 使人使荊。重幣用事之臣。先愼曰重幣猶言厚賂 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趙 則韓可以移書定也。先愼曰韓乾道本作轉盧文弨云藏本亦作轉是上已云從韓而伐趙則不待再收韓明矣顧廣圻云今本轉作韓誤此言定荊魏俞樾云轉字無義趙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本因秦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爲是說勸之釋韓而伐趙趙齊事畢而韓可移書定正見韓之不必伐也乃乾道本道藏本皆作轉則字之誤久矣趙本改轉爲韓是也盧顧以上文已云從韓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今案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既使人使荊又與魏質則荊魏不與我爲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詞明其事次第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後人不達其義妄補韓字以實之盧顧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先愼案俞說是張榜本轉亦作韓今據改 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先愼曰二國指齊趙

則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顧廣圻曰韓當作轉。俞樾曰韓秦強弱各本皆同顧氏謂當作轉誤先愼曰顧說是非貴臣之計秦爲天下兵質則秦必弱如非之計齊趙可亡荊魏必服則秦弱矣秦計一定強弱隨之若韓之強弱豈非所敢言乎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盧文弨曰伐張本凌本作我趙敬夫云意秦之伐之也不必作我至殆也。見二疏。先愼曰乾道本疏作疎盧文弨云從藏本作疏今依改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先愼曰乾道本攻上無夫字閒作聞盧文弨云夫字脫張凌本有夫字聞一作閒顧廣圻云聞當作閒閒反閒也先愼案盧校是今據改存韓文止此下乃附見其事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先愼曰乾道本言韓下有子字俞樾云子字衍文韓非因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誤衍子字義不可通趙本無子字亦當從之先愼案張榜本亦無子字今據刪甚以爲不然。先愼曰拾補甚上有臣斯二字盧文弨云舊本不重一本有先愼案臣斯二字誤複以下皆李斯言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盧文弨曰腹心舊本倒今從藏本張本與下同虛處則㤥然。㤥妨心腹虛也而病爲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發爲妨㤥音艾○盧文弨曰注㤥音艾凌本音改案說文苦也胡槩切玉篇很苦也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冷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顧廣圻曰虛處逗卒居也與極對文則㤥然若居溼地著而不去十一字爲一句㤥說文苦也廣韻云患苦胡槩切舊注皆誤以極逗走字衍俞樾曰顧氏誤讀爲長然卒居不得謂之虛處且走與處對文則走字非衍也按此當以虛處則㤥然若居濕地爲句虛乃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複者著而不去爲句以極走則發矣爲句極猶亟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云極讀爲亟是其證此言腹心之病隱著不去卒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喩急也舊注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爲亟也下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喩相應顧氏訓極爲困而删走字未得其旨先愼曰俞說是乾道本注冷作令今依趙本

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俞樾曰報讀爲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毋報往喪服小記篇報葬者報虞鄭注並云報讀

爲趙疾之趙是也 秦與趙爲難。荊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荊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王渭曰趙當作秦 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荊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先愼曰謂諸國兵將復至函谷 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先愼曰非之來秦爲存韓也則說雖爲秦心必爲韓故云爲重於韓也 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闚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 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 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王先謙曰浸淫而聽納之 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疑伐已也 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盧文弨曰淩本大王二字重張本不重是 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王先謙曰韓遣非入秦在王安六年其時滎陽上黨悉已入秦存者獨潁川一郡地耳非存韓之說不得已而爲宗社計李斯所云深割者即盡入其地之謂也 因令象武。王渭曰象當作蒙蒙武見始皇本紀蒙恬列傳 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先愼曰蘇即荊蘇秦使之齊絕趙交也 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荊人狐疑。必有忠計。先愼曰荊疑四國必不欺秦 荊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勠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

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先愼曰韓世家釐王二十三年趙魏共伐韓韓使陳筮告急於秦秦昭王遣白起救韓八日而至大破趙魏之師據六國表事在昭王三十一年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王先謙曰韓自懿侯後事見世家者如昭侯十一年如秦宣惠王十九年以太子倉質秦襄王十年太子嬰朝秦釐王時兩會秦王非不世世事秦而無世不被秦兵嘗出兵佐秦伐諸侯其得秦救惟釐王二十三年一役而已所謂戮力一意以不相侵特策士之游談初無關於事實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王先謙曰秦昭王九年齊魏韓共擊秦於函谷十一年齊韓趙魏宋中山五國共攻秦韓襄王十四年十六年事也先愼曰乾道本關作闕盧文弨云藏本作關下云先爲鴈行以攻關先愼案闕乃關字形近而譌即函谷關今據藏本改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王先謙曰秦割地以和見表及秦紀此飾言之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王先謙曰據表記世家秦昭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十九年韓釐王十六年也自是連三年秦擊楚破之遂拔郢先愼曰乾道本先作失非也顧廣圻云今本失作先今據改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先愼曰謂與秦爲兄弟也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先愼曰展轉猶反覆也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王先謙曰據秦紀及表昭王四十五年攻韓取十城未知即此事否四十七年秦即攻上黨亦未嘗解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先愼曰乾道本臣作人盧文弨云張本人作臣先愼案下文亦作臣作臣者是今據改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先愼曰兵字疑衍上文夫趙氏聚士卒無兵字即其證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先愼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三字盧文弨云舊不重今依張凌本補顧廣圻云藏本重欲伐秦三字非也先愼案重三字文義較足未必乾道本獨是而衆本皆非也顧說太泥今據補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

韓。王先謙曰此言韓遣使於秦約共攻韓秦欲送其使於韓所以詐恐之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先愼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今據補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先愼曰邊鄙殘句國固守句於上脫盈字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顧廣圻曰敗軍當作軍敗軍句絕敗下屬王先謙曰言割城而又敗其軍於秦自顧無庸劍文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腋下反以禽君掖也。盧文弨曰反於掖下言內變將作也注迂晦王先謙曰謂韓本國之寇與下秦與兵對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先愼曰乾道本不重聚散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聚散先愼案城盡則聚者散聚者散則國無軍重聚散二字語乃明顯今據補城固守。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城上有使字先愼曰城固守與上城盡對文無使字是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王先謙曰或云一字當在道字下非也古城邑大者皆謂之都不必王所居方爲都孟子云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是也韓世家公仲請王賂秦以一名都楚陳軫言秦得韓之名都一正與此文一都相類道不通則難必謀。王先謙曰說文慮難曰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顧廣圻曰用當作周周密也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先愼曰乾道本無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見字今據補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

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趙用賢曰此當時記載之文故幷敍李斯語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言順於愼比於班斧斧美纚纚有緒次也○盧文弨曰順比不拂逆也注言順於愼比於班韓非難解凌本澤作瀉誤先愼曰意林引見下有者字爲作謂下同 敦厚恭祗。先愼曰乾道本作敦祗恭厚意林引作敦厚恭祗是也今據改 鯁固愼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先愼曰乾道本拙作掘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掘作拙先愼案意林亦作拙今據改 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揔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劌而不辯。先愼曰意林劌作訥 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僭而不讓。先愼曰乾道本僭作譖拾補急下旁注意字盧文弨云張本意作急探一作深凌本譖作僭顧廣圻云今本急作意誤先愼案譖凌本作僭是今據改意林急亦誤作意釋名急及也操切之使相逮及也說文探遠取之也疏遠之臣慮事廣肆並及人主之親近以刺取其向背卽說難所謂非聞已卽賣重也故見者以爲僭而不讓 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先愼曰意林妙遠作深而 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家作蒙誤盧文弨曰張本作家先愼曰此卽說難篇所謂米鹽博辯也作家字是 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顧廣圻曰逆當作遻詩巧言如流箋云故不悖遻釋文云遻五故反本亦作逆說難篇云大意無所拂悟拂悟悖同字遻悟同字作逆者形近之誤也又鄭檀弓注噎弗噎之聲弗噎卽拂悟正義讀弗如字者非今本因之改弗作不尤誤列女傳不拂不噎亦用噎字 言而遠俗。詭躁人閒。則見以爲誕。先愼曰釋名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則躁有華而不實之意易繫辭躁人之辭多 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先愼曰儀禮聘記云辭多則史鄭注史謂策祝亦言史官辭多文也 殊釋文學。王先謙曰殊釋猶言絕棄 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先愼曰乾道本性作信盧文弨云信張凌本皆作性顧廣圻云藏本信作性是也今據改 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誦說舊事 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

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而紂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紂下有而紂二字，今據補。翼侯炙，顧廣圻曰：戰國策史記皆作鄂侯。先慎曰：左隱五年翼人伐翼，翼侯奔隨，六年納諸鄂，謂之鄂侯。翼鄂地近，故相通稱。史記楚世家熊渠中子紅爲鄂王，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翼侯，可借證翼鄂通稱。鬼侯腊，先慎曰：史記作九侯，徐廣注九侯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九鬼聲近通用。比干剖心，梅伯醢，先慎曰：見晏子楚辭。云數諫至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盧文弨曰：即百里奚。亡秦走宛，辱。顧廣圻曰：伯讀爲百。傅說轉鬻，轉次而傳，故曰鬻。孫子臏腳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盧文弨曰：收疑是抆字，見呂氏春秋長見篇。顧廣圻曰：仲冬紀云：抿泣侍君，覽云雪泣。先慎曰：收當作抆，形近而誤。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先慎曰：說詳姦劫弒臣篇。公叔痤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宏分胣，磔裂也。敕氏反。○先慎曰：趙本無注六字。莊子胠篋篇釋文引司馬云：萇弘，周靈王賢臣也。案周景王敬王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萇弘。一云刳腸曰胣。六微篇以爲叔向之讒。尹子穽於棘，投之於穽棘中。○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趙本無注。盧文弨云：張本有注。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爲辜，射而殺之。○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舊注曲說。辜射即辜磔。磔從石聲，與射聲相近，故得通用。辜磔本疊韻字，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磔，以枯爲辜，此云辜射，又以射爲磔。古書每無定字，學者當以聲求之。周禮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曰：謂磔之。田明辜射，即此刑也。字又作矺，史記李斯傳十公主矺死於杜，索隱曰：矺與磔同，古今字異耳。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先慎曰：安于十過七術篇作閼于，觀行篇作安，與此同。案安閼古通。左定十三年傳作安，淮南道應訓作閼，是也。惟趙策安閼兩有，爲誤。宰予不免於田常，

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先愼曰乾道本難言作不少顧廣圻云今本不少作難言誤案此句下有脫文先愼案君子難言文甚明白易曉今從之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盧文弨曰一作人臣太擅必易主命與韻不叶非也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王渭曰民當作威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孫詒讓曰日本藩阪圓本作後主而隆家一云物茂卿本後作管隆下有國字淩本同非八經篇家隆劫殺之難詒讓案管主後主並無義管當作營形近而誤營主謂營惑其主也淮南子原道訓高注營惑也隆國家當依藩阪圓本刪國字隆家言攘諸大家使爭鬭詳後八經篇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疏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位之至尊也下三句顧廣圻云今本也下衍十四字先愼案下四美卽指此身位威勢而言少三句則下四美無著今據補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先愼曰議當作義義者事之宜也人君合其宜則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〇先愼曰富之言備也四美不備則國非其有矣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〇先愼曰從當作以以與古文从相似因誤爲从校者不審又改爲從下文

皆以羣臣之太富也與此文正一律明此從爲以之誤晉之分也。趙魏韓也齊之奪也。陳恆弒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先愼曰子罕劫宋子之奪燕皆以類也。孫詒讓曰以類當作此類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王先謙曰廣雅釋詁質正也備者未至而設之所以豫杜其邪心也舊注誤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先愼曰乾道本注無成字今從趙本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俞樾曰威字衍文藉當讀爲籍詩韓奕篇實畝實籍唐石經作實畝實藉是其例矣漢武帝紀籍吏民馬師古注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卽此籍字之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畜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大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臣士卒與藉城市相對成文今涉上文是謂威淫及國家偏威而誤衍威字舊注不解威字是舊本猶未衍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從之國爲私交○孫詒讓曰注說非也此四從四與駟通謂駟乘也（左文十一年傳注駟乘四人共車）從謂從車皆諸貴臣隨從車乘之事下云不載奇兵卽蒙上四從而言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之相秦也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又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參乘爲驂乘四乘爲駟乘二者略同）商君正以從車載兵甲故爲趙良所責可證此文之義先愼曰四從孫說是舊注當在居軍無私交下傳寫誤置於此耳不載奇兵。王先謙曰淮南墬形訓高注奇隻也奇兵佩刀劍之屬與上四從對文不載謂不載以從戰國策秦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卽此義也惟傳遽以備非常乃得載兵甲故下又申言之秦御臣民至嚴竣此法制已然者非之言此特以申其意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

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先愼曰乾道本注可作亦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 故虛靜以待令。令
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俞樾曰下知字當作爲靜則爲動者正猶下文云不智而爲智者正也涉上句而誤作知於義不可通先愼曰俞說是下者字張榜本作之 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
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
稱之○盧文弨曰自將二字疑倒當與下文一例 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 故曰。去
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素而自備○王念孫曰去舊去智本作去智去舊惡素爲韻舊備爲韻舊古讀若忌大雅蕩篇殷不用舊與時爲韻召旻篇不尙有舊與里爲韻管子牧民篇不恭祖舊與備爲韻皆其證也後人讀舊爲巨救反則與備字不協故改爲去舊去智不知古音智屬支部備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自唐以後始溷
爲一類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 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
之所因。先愼曰當作有賢而不以行與有智而不以慮有勇而不以怒文法一律下文去智去賢去勇不作去行是其證 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
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 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專自功 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
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
莫得其所。顧廣圻曰漻讀爲寥正字作廖說文云空虛也 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盧文弨曰乎藏本作於 明君之
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 賢者敕其材。盧文弨曰
敕一作效 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
不窮於名。先愼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盧文弨云子字衍顧廣圻云藏本無子字是也先愼案張榜本亦無今據刪 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君雖不賢爲賢
臣之師 不智而爲智者正。爲臣之正○先愼曰乾道本爲下有上字盧文弨云爲下衍上字張凌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無上字是也先愼案張榜本亦無今據刪 臣有

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爲己功○王先謙曰依文義文勞讀之無功字爲是正成經又相均也據舊注則所見本已衍功字 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盧文弨曰張本不提行 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先愼曰人不知虛靜之道反以其闇而疵之 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顧廣圻曰揚搉篇有作置 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請既相猜則自盡矣○先愼曰乾道本注盡作靜據道本改 函掩其跡。匿其端。盧文弨曰掩字疑是注淺本無顧廣圻曰則萬物皆盡函句絕舊注讀函屬下誤孫詒讓曰函當爲亟函俗作函形近而誤爾雅釋詁云亟疾也此當以亟掩其跡爲句顧讀非盧校尤誤 下不能原。先愼曰原當作緣緣因也掩跡匿端則下無所因以侵其主不能緣與下不能意同義原緣聲近而誤二柄篇云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作緣字是其證 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先愼曰各本望上有能字拾補刪盧文弨云注則人意望絕張本作絕其能望亦衍能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望字誤此當衍能字先愼案無望字者因上有絕其能而妄刪之不知此能字正涉上文而誤衍注則人意望絕不釋能字明舊本亦無能字依盧校刪 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竊國之虎因而存矣 不愼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弒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顧廣圻曰句絕與下文式賊爲韻 爲姦臣。王念孫曰臣當爲匿字之誤匿讀爲慝謂居君側而爲姦慝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衆匿乃雍衆匿卽衆慝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百匿卽百慝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匿作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作側匿是匿與慝古字通主所與虎爲韻側匿與式賊爲韻若作臣則失其韻矣顧廣圻曰臣當作以以正字作㠯形相近先愼曰王說是 闔其主之式。王念孫曰闔蓋閉之誤閉伺也 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顧廣圻曰餘當作與下文輔虎其韻也 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顧廣圻曰刑讀爲形揚搉篇同 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

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王先謙曰德當作得與上財利相應此緣聲同而誤 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先愼曰乾道本名作明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明作名今據改 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先愼曰靜退當作虛靜此承上虛靜以待令而言下不操事不計慮而知巧拙福咎卽申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爲動之正之義今譌作靜退則文之前後不相照應矣 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先愼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言下有而字今據補 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俞樾曰增字義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言而善應語本老子不約而善會亦卽老子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善會猶善結也會誤作會又誤爲增耳先愼曰約當作事言已應事已增正承上言之增讀如譽與上應爲韻俞改增爲會迂曲不可從 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事以作以事按當作以其事先愼曰二柄篇作事以其事責其功 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先愼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弨云得字脫藏本有先愼案二柄篇亦有得字今據補顧廣圻云此句下有脫文 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顧廣圻曰曖讀爲愛 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偸賞。無赦罰。賞偸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爲非。盧文弨曰臣張本作人 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顧廣圻曰此句下有脫文先愼曰此下當有疏賤必賞四字 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集解卷二

有度第六（先愼曰乾道本六作七據趙本改）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爲不曲法從私○盧文弨曰注爲字當作謂先愼曰爲謂字同）奉法者弱則國弱。荊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荊全之時與荊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顧廣圻曰氓當作民下二句同舊注未諦）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顧廣圻曰襄當作昭下同史記年表世家燕無襄王下文云殘齊在昭王二十八年或一謚襄也）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襲謂重襲在外謂燕都在薊涿方城在外猶左傳言表裏也涿與方城二地注誤方城見燕世家漢志涿屬涿郡薊方城屬廣陽國方城詳見水經聖水巨馬水注中今直隸固安縣西南有方城村即其地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爲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顧廣圻曰當云攻燕救趙年表五年擊燕二十年救邯鄲二十一年救趙又世家二十年云趙得全也）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盧文弨曰注河東故南燕國所在凌張本作故南燕之地無下河東二字德之誤作得之先愼曰此蓋五年擊燕所得注謂燕人與魏非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顧廣圻曰魏當作衛見本書飾邪篇）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爲私都也）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爲老○先愼曰注趙本爲老作而老誤）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先愼曰乾道本無王字盧文弨云脫藏本有今據補）故有荊莊齊桓。則荊齊可以霸。（先愼曰乾道本桓下有公字盧文弨云公字衍顧廣圻云藏本無是也今據刪）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

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 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僞○顧廣圻曰失當作夫下文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失亦當作夫加以當作以加舊注未誤先愼曰顧說是拾補加以作加於是注趨本授誤作受 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眇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 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 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 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先愼曰上行字當作法好賞惡罰之人釋公法行私術與上去私曲就公法去私行行公法下行私重輕公法奉公法廢私術相應四處皆作法字此行字涉下文而誤 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與也 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 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横以非罪而見陷邪臣飄以無功而獲利也 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先愼曰乾道本危上有之所以三字良下無臣字盧文弨云之所以三字衍一本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良下有臣字先愼案注云則良臣伏是注所見本亦有臣字之所以三字不當有此與下句文法一律今從盧顧校改伏謂隱也 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 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王渭曰句絕 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 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顧廣圻曰能當作態態人卽荀子之態臣見臣道篇先愼曰能人卽私人也見管子明法篇本書作能字不誤三字當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卽其

證乾道本注此作比依張榜本趙本改 不壹至主之廷。先愼曰趙本壹作一下同 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先愼曰乾道本無以字顧廣圻云今本所下有以字先愼案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 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咸權不移故也○盧文弨曰注下移誤不移 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先愼曰此篇多本管子明法篇 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先愼曰張榜本相益作之益案家務相益謂務相益其家與大臣務相尊同相益相尊對厚國尊君而言張榜本相作之誤 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顧廣圻曰奉當作持見本書三守篇晏子春秋問下云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云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又見韓詩外傳 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擧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 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先愼曰張榜本作蔽管子亦作蔽非作誹字並通用 則君臣之閒。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惡不相掩 故主讎法則可也。讎謂校定可否 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主有偸存之志○先愼曰乾道本注士作事今依張榜本趙本改盧文弨云注缺譌作缺主藏本作事 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爲君言也 有目不以私視。爲君視也 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入也○先愼曰入字衍文下不敢弗搏與不得不救相對成文明此不當有入字舊注不審而曲爲之說非張榜本刪入字是也又案清暖寒熱據注文當作寒暖熱清 鏌鋣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手必搏之○盧文弨曰弗藏本作不 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

能之士。 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 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 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顧廣圻曰感讀爲戚 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 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 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 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廉也 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 逆法強諫淩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 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 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 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 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先愼曰乾道本以下有作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作字今據刪 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 先愼曰陂字無義當作際篆文祭上形與皮相近轉寫殘缺以爲陂耳 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 伺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盧文弨曰注伺危以恐主恐誤作怨 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 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當行○盧文弨曰簡弃也注非俞樾曰險世之說本作險世所說說讀爲悅注所據本未誤 先王之法所簡也。

先王之法曰。 顧廣圻曰此下五句文與洪範有異或別有所出非引彼也 臣毋或作威。 先愼曰張榜本更有毋或作福句 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 先愼曰乾道本下毋字作無顧廣圻云今本無所毋先愼案作毋字是今據改洪範正作毋或作有呂氏春秋貴公篇引亦作或與此同注或有也 從王之路。

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 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惟以待君之任耳 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 言當用法而察之○先愼曰乾道本爲下有之字據張榜本刪 且上用目。則下飾觀。 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眞也 上用耳。則下飾聲。 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僞也 上用慮。則下繁辭。 繁辭則慮惑於說也 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 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眞僞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先愼曰先王之所守要卽揚權篇聖人執要之義注說非 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

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險作陰誤 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俞樾曰勢當作暬國語楚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注曰暬近也暬在郎中與遠在千里外正相對成義暬勢形近而誤或古字通也 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先愼曰注說非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故湊有會合之義此言親近重臣合之疏遠卑賤之人皆用法數以審賞罰毋有相違下文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是也 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侚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已繆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教使之然也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先愼曰御覽六百三十八引人臣作大臣 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創缺也○先愼曰即當作積學之誤也此謂人之行路積漸不覺而已易其方在始未必不知移步換形遂不能見故必立司南以定其方喻人主爲臣侵其權勢使人主不自知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在人主時以法度自持也喻意言行路非言耕者注非御覽引作既亦誤 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尙不能自知 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先愼曰御覽引立下有教字 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爲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先愼曰御覽引惠作慧誤 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或淩過遊外即皆私也○盧文弨曰遊外二字一本作歲顧廣圻曰淩字未詳過當作遏衍遊字舊注誤先愼曰過爲遏之誤顧說是也一本脫外字遊作歲是淩爲竣字形近而譌當在法上傳寫誤倒耳竣法所以遏歲外私也與下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句正相對今本譌誤遂不可讀 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也遂通也○王先謙曰遂竟也刑以輔令而行使必下竟 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置也 威制共。則衆邪彰矣。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先愼曰注制邪當作衆邪 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俞樾曰危讀爲詭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與此意相近蓋法不信則君之所行前後違反故曰詭也作危者古字通耳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子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並其證也舊注未達段借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行言足知舊說之非矣 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爲其度○先愼曰注上其字當爲以

守之。〔謂〕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爲其比制也○盧文弨曰注君知藏本作君智先愼曰上智謂極智之人與巧匠同意非謂君也捷疾也中事合於事也中音竹仲反舊注誤〕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等令就下也〕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斗石乃楷〕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之治自平○先愼曰措當爲錯論語錯諸枉之錯以法數治國家不外舉錯二者上文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即其義注誤非〕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絀其健羨齊其爲非絀音黜○王先謙曰羨有餘也即上削高輕重之意〕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官之屬已○王念孫曰舊注甚謬屬當爲厲字之誤也厲官威民義正相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屬亦厲字之誤俗書厲字作屬形與厲相近故厲誤作屬（荀子富國篇誅而不賞則勤厲之民不勸今本厲誤作屬）〕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俞樾曰注訓導爲引此未達古語也導當爲道道者由也明主所道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爲由本書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猶言奚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猶言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亦言由裔款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即所由矣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義與此同先愼曰張榜本導作道云由也俞說與之合藝文類聚十一引主作王無之所導三字臣下有下字〕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

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矯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盧文弨曰注罪之誤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矯惑其主得之恩而賞之○盧文弨曰注其恩誤之恩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盧文弨曰注去其君各本俱無其字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案以下文例之當有於字據意林御覽六百三十八八百九十一事類賦二十引補

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先慎曰外儲說右上篇作行諸大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盧文弨曰此別一人非春秋之樂喜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顧廣圻曰擁當作壅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俞樾曰失刑德而使臣用之不當有非字非字衍文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先慎曰乾道本與作異拾補作與盧文弨云言下衍不字藏本無異字誤顧廣圻云今本言下有不字誤異當作與先慎案張榜云刑當作形案刑形二字本書通用與字依盧顧校改為人臣者陳而言。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陳

下有事字誤案而當作其見本書主道篇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顧廣圻曰當衍專字先愼曰顧說非謂因其所言之事以求其效不外使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大震主亦所以爲罰先愼曰不當名也害當作不當名之害下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句法正同注所見本尙不誤此言因功失法則國無所守故不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注謂功大震主非也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先愼曰意林醉下有甚字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答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殺典冠。先愼曰乾道本殺作與意林與作殺是也今據改下文越官則死不當則罪是其證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僞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眞僞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先愼曰乾道本妬下有外字顧廣圻云藏本無外字是也本書十過篇難一篇並無今據刪故豎刁自宮以治內。先愼曰刁當作刀左傳寺人貂管子大戴禮公羊墨子作刀刀有貂音故通用

桓公好味。顧廣圻曰當衍桓公二字此與上相承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子首作首子案作首子爲是漢書元后傳有首子可證十過篇及難一篇同先愼曰本書作子首無作首子者十過篇及難一篇而見可證彼淮南用賢本作首子明首子爲後人所改古本自作子首也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陽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己因以篡之○先愼曰卽外儲說右下篇藩壽謂燕王事注非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先愼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先愼案此不當有今據刪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爲資○俞樾曰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好見惡一例見好見惡卽自見其所欲矣下文云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云君無見其所欲可證此文見欲之義先愼曰注利其所存其當作之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先愼曰乾道本戶作尸盧文弨云藏本尸作戶先愼案作戶是今據改十過篇正作戶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爲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爲僞其誠素自見○先愼曰乾道本惡上無去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愼案當有去字主道篇云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可證今據補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

揚謂擧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先愼曰乾道本注揚下有權字據趙本刪孫詒讓云文選蜀都賦劉逵注韓非有揚搉篇今搉作權誤注說非顧廣圻云廣韻揚搉都凡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玩之過度則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先愼曰乾道本病作

疾損作捐注亦作捐拾補疾作病盧文弨云說注中作悅捐孫詒讓云意林及文選七發注皆作損注同顧廣圻云藏本疾作病是也李善七發注引此作病損亦當從七發注引作損先愼案注作病未誤意林正作病今據改說讀爲悅非舊本作悅也 故去甚去泰。先愼曰乾道本甚上有泰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上泰字先愼案甚上不當有泰字意林無今據刪 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顧廣圻曰句有誤未詳先愼曰用人之權不使人見虛以應物不必自爲執要以觀其效虛心而用其長卽權不見素無爲之理廣雅釋詁素空也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先愼曰乾道本注君作居改從今本 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 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尊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王先謙曰道由也（詳見前）由陰見陽謂由一己之虛靜以見四海之動注非先愼曰乾道本注作以見君子之陽今從道本 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先愼曰乾道本注類上無同字從作後據道本增改 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令請弼二臣俱行職事 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賢臣之助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盧文弨曰注俱字衍 是謂履理也。君能履理故有成功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先愼曰御覽九百一十八引用作因事類賦十八引仍作用 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俞樾曰注失其旨上文云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爲上之道事乃不方猶言無方也謂不得其方也下文云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皆承此而言 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飾其能以欺之 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諛佞材則辯惠也 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上權則國不治 用一之道。以名爲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以名爲首○先愼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一下有之字今據補盧文弨云注其唯誤倒 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先愼曰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卽韓非所本使字作令疑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令字以命釋下令字非上令字本作使字也 不見其采。下故素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盧文弨曰注訓采故皆

爲事非也趙氏云不見其采是聖人無以自居韜晦光采臣下以故守素而趨於正此說是也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顧廣圻曰句失韻有誤先愼曰事當作定下文使皆自定之承此而言若作事之則使皆自定句爲無著矣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彼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形名審矣○先愼曰乾道本注在上誤作任上改從趙本不知其名。復脩其形。形事也循事以求名則其名可知也○顧廣圻曰脩當作循注未誤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爲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之二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用其人是謂誠信也貢謂陳見也謹脩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修其事天必有符應之命以命之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夫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鞠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先愼曰乾道本注督下有巧字據趙本刪顧廣圻疑督參鞠之句有誤未審注本之誤耳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以後人未嘗用已而先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先愼曰趙本上作人盧文弨云人張本作上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發與同然後擇其善者以之施發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寧而物自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役報而發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發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與則興也○顧廣圻曰生死當作死生生與下文情韻舊注未誤先愼曰注趙本報下有命字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先愼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愼案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衡不同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溼。故能均於燥溼君不同於羣臣。故能制於羣臣○先愼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於羣作羣於顧廣圻云君下藏本今本無子字羣於今本作於羣先愼案子字衍羣於二字倒注不誤今據刪改凡此六者。道之出

也。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為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其名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盧文弨曰一無也字是顧廣圻曰同調韻與詩車攻五章合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難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閒漫之貌凡聽言者欲闇以招明是以求智故閒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數奏也○顧廣圻曰溶字未詳下同舊注皆訓為閒不見所出俞樾曰溶若甚醉此溶字當為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下文動之溶之此溶字當為搈說文手部搈動搈也動之溶之即動之搈之也動搈亦作動容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中禮者是也疑古本兩溶字皆止作容一為容貌之容一為動容之容傳寫增水旁因失其義矣先慎曰俞說是注泰趙本作奉脣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脣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為始則彼自為始吾愈惛惛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為構也構結也。先慎曰構講古通謂解釋也臣下是非君並聽之不為調解注訓構為結似非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數當令根幹堅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數皆無所失泄也○先慎曰動泄不失當作動不失泄泄有世音與革字古合韻注云無所失泄是注所見本尚不誤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凡所舉動溶然閒暇雖有所改無為而為也○先慎曰溶當作搈說見上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為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顧廣圻曰以上皆失韻未詳何句有誤先慎曰喜之惡之並句喜與事惡與怨為韻外儲說右上篇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謳苞為韻並句首字雖用韻不同而以句首字為韻則可借證顧說非是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道來止故為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為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上不與義之。使獨為之。先慎曰義讀為議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

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閉內扃謂閉必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必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顧廣圻曰上固閉內扃上字下當有脫文尺字當衍舊注以尺寸釋咫因誤入正文也先慎曰案固疑因字之誤上不與共不與議因閉必以察之如從室視庭尺寸不失也因與固形近而誤似無脫文注謂字乾道本作講誤據拾補改以具當作已具 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所為善惡既各自成善必及賞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 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設於一事二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 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測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因也 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其非 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若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俞樾曰累解乃疊韻字古人常語也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與和調並言可知其義楊注以為纍解釋非也儒效篇解累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為證然則累解猶蟹螺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塙然無疑舊注之失與楊注同 若地若天。孰疏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疏無親也 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 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先慎曰乾道本注欲作故今從趙本 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 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 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測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先慎曰注測當作測 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顧廣圻曰周當依本書主道篇作同先慎曰乾道本注民作其今從趙本 猾民愈衆。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姦衆而邪滿○先慎曰姦邪指臣言謂狡猾之民則益多而姦邪之臣盈於左右矣注說非 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臣逼此倒置之徒不識理道者也 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專信一人則形勢聚焉故失其都○先慎曰乾道本注勢上脫形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又云都下當有國字 腓大於股。難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為理○盧文弨曰趣疑趨 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為虎隨後以伺其隙○先慎曰注如字當作則 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既不知臣之為虎則臣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 主

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爲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事相求皆爲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　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相益卽是虎成羣也虎既成羣毋必見弑　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爲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〇先愼曰此謂有國必有臣不能畏臣爲虎而不用惟在主施其刑法以制之故下云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是也舊注誤趙本無注末十一字因其不合而删之也盧文弨云張本注末有此二句　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履道故得安寧也　法刑苟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眞。謂君君臣臣也〇先愼曰乾道本苟作狗據拾補改盧文弨云苟誤作狗顧廣圻云信讀爲申申與下文人眞韻言申法刑於狗也上文云虎將爲狗又云狗益無已與此相承先愼案顧讀信爲申是也狗當從拾補改作苟狗字涉上文而誤不得反以爲證此謂君苟申其刑法則臣昔之爲虎者皆反其眞而爲人矣反其眞指臣而言舊注謂君君臣臣亦誤　欲爲其國。必伐其聚。聚謂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〇顧廣圻曰聚讀爲藂下句同藂與下文衆韻　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〇俞樾曰呂氏春秋重已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適猶節也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賜者必節其賜也舊注失其義　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假仇人也〇盧文弨曰仇一本作讎　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既得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　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貴上利可貪居下者當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　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羨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〇先愼曰乾道本上操作下操俞樾云此當作上操舊注未誤先愼案張榜本趙本均作上操今據改　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故爲主之寶也　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具可以奪君位故爲臣寶　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爲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〇盧文弨曰扶字誤從牛旁注同得意林作失下有君不可不愼句不可從先愼曰趙本扶誤作扶意林作膚　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據以叛國　有道之君。不貴其家。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簒已　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臣將貴勢過已　貴之富之。備將代之。臣既貴富備必將代君也〇顧廣圻曰備當作彼舊注誤　備危恐殆。急置太

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借其危殆必廢置之則禍端自息矣 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四面謀君當在圉今自內欲求出圉但身執度量則可矣 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衆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盧文弨曰靡之當與易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之靡同義 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虧虧也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道也○先愼曰虧之若月謂漸移其權勢不使臣自知猶有度篇云人臣之侵其主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之義舊注失其旨矣 靡之若熱。若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息○先愼曰靡與糜通取糜爛之義物之糜爛於熱不見其消有時而盡故云靡之若熱此與上虧之若月同意注息乾道本作急今從趙本 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之理也 毋弛而弓。一棲兩雄。弓以射不當棲之雄喻刑法罰不當立人官也○先愼曰注立趙本作位二字古通人當作之言刑法所以罰不當位之官也 一棲兩雄。其鬭㘖㘖。爭鬭貌 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之貪殘者 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爭出命服役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 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 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喻臣也披爲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數翦臣之威勢也 木枝扶疏。將塞公閭。謂臣威權覆主充塞公閭○先愼曰乾道本主作土今從趙本 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圍圉也○顧廣圻曰圍當作圉圉與下文拒處韻王先謙曰詳文義上屬顧說非 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 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重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先愼曰注趙本威下無重字盧文弨云張本有 公子既衆。宗室憂吟。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衆勢陵適子故憂吟也○盧文弨曰注太宗大誤太先愼曰吟趙本作唫下同 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木下衍枝字案三字句上文數披其木凡四見披離韻 掘其根本。木乃不神。盧文弨曰或云根本二字當倒與韻合顧廣圻曰掘其根三字句與上文同本字衍根神韻 塡其洶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壅之者必衆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顧廣圻曰淵淸失韻有誤不卽有缺文也俞樾曰顧氏以上句非字爲衍文是也此句洶字蓋亦衍文舊注不釋洶字是舊本未衍也上云木數披黨與乃離此云掘其根本乃不

神愼其獨毋使水淸皆上句三字下句四字今術本字𣕜字非其舊也至趙本作木枝數披則更失之矣先愼曰俞說術𣕜字是也定之方中獨與人協楚詞淸與人協風賦淸亦與人協詩燕燕獨與身人協楚詞卜居淸與身人協詩猗嗟淸與成正協易訟獨與成正協則獨淸古自爲韻顧疑有誤非也盧文弨云注雖字非誤即術 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獨其心知其所欲爲○先愼曰注獨字當作測 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先愼曰道由也注誤說詳上 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嬖美好之色 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盧文弨曰注由字衍 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賣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 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俳優能啁笑者侏儒短人也 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先愼曰乾道本注無應字今從趙本 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先愼曰乾道本之作比顧廣圻云今本比作之今據改 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姦臣旣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爲行非法觸化其主主旣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先愼曰乾道本注姦上有主字今從趙本 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先愼曰乾道本事下有學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學字今據刪 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

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 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大臣之心辭言爲作聲譽又更處置毀其言事於君其事旣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先愼曰乾道本注必作心依趙本改處約之言事謂平居約之言事也注謂又更處置非也 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故曰塞其主 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振故言談論議希也○先愼曰平日未聞言談論議偶有所說自然易動注振字誤趙作攝亦非 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麗者似若流通而可行 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浮虛之辭 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先愼曰乾道本人作臣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臣作人今據改 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

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 顧廣圻曰斂字未詳先愼曰詩桑扈孔疏斂者收攝之名爲臣者當強兵壓境則在內制攝其君以便己私下文使之恐懼正承上震攝而言 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 先愼曰六微篇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卽此義 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 俞樾曰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壅劫兩文相對讀者見篇首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誤以道成姦三字連讀故妄增入之不知所道成姦卽所由成姦也義與所以同此旣云所以卽不得復有道字矣 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 所以防初姦之同牀也 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 所以防二姦之在旁也 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 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盧文弨曰任謂保任舊注非先愼曰盧說亦非使字衍文廣雅釋詁任使也聽父兄大臣之言恐其妄舉故以罰使於後也此多一使字 不令妄舉。 防三姦之父兄 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 謂知其所從來○先愼曰之當作知注不誤 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 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王渭曰擅退二字當衍七字爲一句舊注誤先愼曰案當作不使擅進擅退羣臣虞其意今重不使二字注所據本不重不使二字故云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明以不使貫下三項也張榜本無擅進不使擅退六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刪之不可從 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 穡粟於倉若墳然 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 防五姦之民萌也 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 考實其能察詳其過 不使羣臣相爲語。 防六姦之流行 其於勇力之士也。 先愼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於字先愼案有於字是也此與上下文法一律皆有於字明此脫今據補 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鬭之勇無赦罪。 邑鬭勇者謂特力與邑人私鬭 不使羣臣行私財。 防七姦之威强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先愼曰財字衍文不使羣臣行私卽上文人臣彰威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也注依誤文釋之亦非 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 防八姦之四方 所謂亡君者。 先愼曰乾道本提行顧廣圻云當連前誤提行自此至卷末同先愼案張榜本

不提行今從之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己有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君必亡也○盧文弨曰為張本作而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盧文弨曰注傾國猶不足上張本有其字案其當作則故不聽。顧廣圻曰句絕羣臣知不聽。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羣臣誤凡此言不聽皆是不聽大國與上文云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相對舊注全誤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攀結今君既不聽則交之外必息矣○先愼曰拾補外下有市字盧文弨云脫一本有先愼案外下脫交字注云臣不外交是注所據本有交字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王渭曰之不聽當作知不聽先愼曰王說是注末謂臣之乾道本作之臣顧廣圻云今本之臣作臣之今據乙

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先愼曰舊提行今連上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先愼曰論上當有不字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勞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先愼曰諸侯所重君遂用之舊注非聽左右之謁。顧廣圻曰乾道本誤提行先愼曰趙本不提行是也今從之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先愼曰謂不考其功勞也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隳毀也或本為墮也○先愼曰注末也字趙本無

韓非子集解卷三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先愼曰音下下文有不已二字 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先愼曰喜下文作好 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先愼曰羣書治要引無而字 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先愼曰削國下文作國削 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飮。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盧文弨曰穀陽呂氏權勳篇淮南人閒訓俱作陽穀顧廣圻曰左傳作穀陽先愼曰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三百八十九四百九十七引作穀陽豎 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飮之。先愼曰乾道本無穀陽曰非酒也六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本穀上又有豎字按本書飾邪篇有此句而無酒字先愼案呂氏春秋有豎穀陽曰非酒也七字此脫今據藏本增御覽二百八十九引作豎曰非也四字說苑敬愼篇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下有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二句 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先愼曰飾邪篇有而謀事三字此脫 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

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先愼曰乾道本恤作言顧廣圻云亡當作忘飾邪篇同藏本無言字今本作恤先愼案作恤是今據改說苑作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先愼曰乾道本無與字盧文弨云脫藏本有呂氏淮南皆有後飾邪篇亦有先愼案上文共王欲復戰召子反而謀是欲與子反謀復戰也不當少與字今據藏本補說苑與作以義同　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與兵伐虞。又剋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還作而還謀反字當在與字上讀下屬公羊傳云還四年反取虞何休注還復往故言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幷伐虢之年數之穀梁傳云五年不合本書喩老篇云還反滅虞亦可證俞樾曰伐虢下脫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

伐虞又克之是其證先愼曰淮南人閒訓與呂同此之上脫克字道用賢本改之爲而屬下爲句非是反字當依顧移與字上與呂覽淮南合　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王先謙曰穀梁傳作荀息語　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盧文弨曰虞藏本作虞　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會。先愼曰乾道本會作命拾補命作會盧文弨云命字譌今依拾補　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之也　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顧廣圻曰本書說林上下篇皆有中射之士射他書又作謝呂氏春秋去宥篇云中謝細人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云蓋侍御之官此與左昭四年傳言椒舉不同孫詒讓曰呂覽高注云中謝官名也謝與射通字當以射爲正蓋卽周禮夏官之射人也（楚策亦有中射之士鮑彪注云射人之在中者鮑不引周禮則似謂能射之人在中者與余說不同）中射者射人之給事宮內者猶涓人之在內者謂之中涓庶子之在內者謂之中庶子矣周禮射人與大僕並掌朝位又大喪與僕人遷尸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鄭注云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是射人與僕人爲官聯故後世合二官以爲侍御近臣之名曰僕射史記韓信傳連敖集解如淳云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亦合二官爲名之證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此義尙與古合李賢刊誤引孔衍則云僕射小官扶掖左右者也此因後世僕射字音夜而爲之說不足據也先愼曰孫說是舊注謂官有上中下誤　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盧文弨曰戎左昭四年傳作仍黎丘史記楚世家作黎山左但云黎戎狄左傳史記俱作東夷顧廣圻曰蒐下當依左傳史記補而東夷叛之幽王爲太室之盟二句此上下兩事各脫其半也　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先愼曰下君字涉上文而誤衍　遂行其意。居未期年。盧文弨曰靈王死乾谿在昭十三年顧廣圻曰句有誤左傳云不過十年　靈王南遊。君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谿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

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我聽而寫之。先愼曰各本無我字史記樂書論衡紀妖篇御覽五百七十九引有我字今據補 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先愼曰初學記十五引琴作瑟 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盧文弨曰施夷即左傳所云虒祁之宮顧廣圻曰史記夷作惠正義曰一本虒祁之堂先愼曰御覽引此作虒祁之臺事類賦十一引虒祈二字倒 酒酣靈公起曰 王念孫曰舊本曰上衍公字今據論衡刪顧廣圻曰起下有脫字先愼曰史記無起公二字彼刪起字此衍公字雖論衡不誤顧氏不知公字衍文故疑有脫字今依王刪 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先愼曰拾補鼓下旁注撫字盧文弨云撫藏本作鼓先愼案趙本鼓作撫案撫字涉下而誤史記論衡均作鼓御覽藝文類聚四十一引此亦作鼓 未終。師曠撫止之。先愼曰史記論衡止上有而字 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王先謙曰遂竟也謂終曲 平公曰。此道奚出。王念孫曰此道奚出本作此奚道出道者由也言此聲何由出也史記作是何道出（舊本脫是字今據御覽地部所引補）論衡作此何道出皆其明證矣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晉昭公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季子曰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義並與此同今作此道奚出者後人不知道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盧文弨曰也字藏本無 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先愼曰乾道本曠作涓顧廣圻云今本涓作曠先愼案上下文均作曠藝文類聚九十引正作曠今據改 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先愼曰藝文類聚引聽上有得字 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

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盧文弨曰試黃本作示先愼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並同黃本試作示誤又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一十六引作得試之乎亦非元文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先愼曰事類賦十一引脫八字藝文類聚與此同道道從也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垝端也○盧文弨曰郎廊同垝與禮記喪大記中屋履危之危同顧廣圻曰垝他書又作危先愼曰藝文類聚九十作道南方來集於郭門之扈事類賦引道作自郎作郭垝作邑御覽五百七十九引垝作邑又九百一十六引作廟門之扈論衡作郭門之上危案郭爲郎之誤廟爲廊之誤邑扈並危之誤本書作垝疑本是上危二字校者誤改併爲一字史記魏世家逕因上屋騎危在上故日上危卽後世所謂屋山俗稱屋脊再奏之。而列。盧文弨曰而下風俗通聲音篇有成字先愼曰御覽九百十六引作再奏成行而列五百七十九引作成列無而字藝文類聚引作再奏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先愼曰乾道本無坐字盧文弨云坐字脫藏本淩本皆有顧廣圻云有坐字是也史記有先愼案論衡亦有今從藏淩本增音莫悲於淸徵乎。師曠曰。不如淸角。平公曰。淸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上。盧文弨曰黃藏本張本作皇文選褚白馬賦注引亦作皇古通用先愼曰舊本無西字論衡藝文類聚御覽七十九又九百一十五九九百三十三引泰山上有西字今據補又御覽五百七十九及事類賦引作西山無泰字脫也有小泰山稱東泰山故泰山爲西泰山淩人妄刪西字耳駕象車而六蛟龍。先愼曰論衡事類賦並無而字畢方神名也竝鎋。蒲末切○先愼日論衡鎋作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顧廣圻日進當作迅先愼曰論衡御覽引並作進無作迅者顧說非事類賦引作淸塗疑後人改之非韓子元文也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盧文弨曰騰藏本作螣先愼曰事類賦螣作蛇鳳皇覆上。先愼曰論衡鳳皇作白雲大合鬼神。作爲淸角。今主君德薄。顧廣圻曰主當作吾先愼曰論衡御覽五百七十九引作主不足聽之。先愼曰藝文類聚一百事類賦引足下並有以字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盧文弨曰而藏本作之先愼曰玄雲樂書作白雲論衡藝文類聚四十一又一百事類賦御覽一百八十五又五百七十九八百七十九引無玄字北堂書鈔一百九引有再奏

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先愼曰隳類書作飛）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閒。（先愼曰室類書作屋）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先愼曰事類賦三年作千里）平公之身遂癃病。（先愼曰乾道本癃作瘙盧文弨云瘙癃字之譌宋本作癃顧廣圻曰癃正字作㾬說文罷病也先愼案論衡藝文類聚一百引作癃今據改）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智伯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驁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驁作鷙誤戰國策作鷙吳師道引此亦作鷙）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顧廣圻曰宣上當從策更有魏字）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先愼曰必矣下趙本有不知予之四字是也策有）宣子諾。（先愼曰宣子下當有曰字上康子曰諾文法正同此脫策有曰字）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邑名）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顧廣圻曰規當從策作親）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于。（先愼曰難言篇閼作安說詳彼）

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屬大夫○先愼曰循遵也謂尹鐸治晉陽仍遵董安于之治也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則安于死尹鐸繼之非尹鐸爲安于屬大夫也策鐸作繹誤國語作鐸 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顧廣圻曰生策誤作王 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盧文弨曰軍字衍顧廣圻曰策無 君因從之。君至。先愼曰至上疊衍君字策無 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顧廣圻曰臣當作民 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閒人奇音羈○盧文弨曰有上藏本無遺字顧廣圻曰遺下有脫文藏本刪遺字非也 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先愼曰無積當作不容 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顧廣圻曰句絕蒿讀爲藁荻策作狄楛策作苦皆同字先愼曰牆事類賦十三御覽三百五十引並作廧並注云音牆 其高至于丈。先愼曰各本其作有楛二字顧廣圻云有楛二字當衍策無今俗本策反依此增入誤甚先愼案顧說是御覽引有楛二字作其今據改 君發而用之。有餘箭矣。先愼曰乾道本無此四字策同案下文有餘金矣文法正同疑此後人據策文刪之事類賦御覽引有有餘箭矣四字今據補 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先愼曰各本幹作簵拾補菌作箘簵作幹旁注簬字盧文弨云菌字譌簬藏本凌本俱作幹顧廣圻云簵作幹是也今本作簵者誤以策作簬而改耳菌策作箘同字先愼案藝文類聚六十御覽引並作幹今據改 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

陽也。先愼曰乾道本脫之字依上文當有據藝文類聚御覽引增 公宮公舍之堂。先愼曰乾道本公舍作令舍案令當爲公之誤御覽引正作公今據改 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先愼曰乾道本無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策有今據補 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先愼曰御覽三百二十又七百五十七引無居而二字 懸釜而炊。先愼曰御覽三百二十有易子食析骨炊是也此脫史記趙世家趙襄子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是趙襄子守晉陽固有其事 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盧文弨曰失策作釋先愼曰失當爲釋之誤者字衍策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 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中而少親。顧廣圻曰麤策作麄按當讀爲怚史記王翦傳夫秦王怚而不信人徐廣曰怚一作粗即此字 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盧文弨曰臣下藏本張本皆無之字顧廣圻曰莫之知藏本作莫知之策同 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先愼曰三當作二軍指韓魏之軍趙既被圍不待約也 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盧文弨曰二君三本俱作三軍先愼曰趙本此下有於襄子三字 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顧廣圻曰以讀爲已策脫去二君以約遣五字遂誤屬張孟談於下句當依此訂 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先愼曰說苑貴德篇作智果古今人表作智過顏注卽智果 智過怪其色。

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曰。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先慎曰意行二字互誤策作其志矜其行高是也本書志多作意張榜本趙本其上無曰字 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盧文弨曰侵當作我先慎曰策作必不欺也 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盧文弨曰嚮饗通 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先慎曰宣字康字皆後人所加智過言時不應有也 君與其二君約。先慎曰與其二字誤倒策作君其與二子約是也 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盧文弨曰知伯之軍藏本作知氏之軍 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盧文弨曰王宋本作主下同先慎曰秦本紀作王 穆公問之

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顧廣圻曰說苑反質篇作嘗何以也下文常以儉得之常亦作嘗 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顧廣圻曰說苑禪作禪下文亦云舜禪天下 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顧廣圻曰說苑財作裁同字先愼曰御覽七百五十六引作材財裁材三字並同 削鋸脩其迹。磨其斧迹○顧廣圻曰說苑作消鋸鐵脩其刃猶鋸墨之按此文削鋸是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無所錯其剞劂削鋸高注削兩刃句刀也讀綃頭之綃其下未詳說苑即出於此而傳寫互有誤仍各依本書先愼曰各本其作之案之當作其注云磨其斧迹是注所據本尚未誤御覽七百五十六引正作其今據改 旒漆墨其上。流布也 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漆其外。先愼曰各本漆作染王念孫云染當為漆謂黑漆其外也俗書漆字作桼因譌而為染御覽四百九十三引此正作漆說苑亦作漆先愼按王說是御覽又七百五十六引同今據改 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顧廣圻曰說苑縵作縉 蔣席蔣草名 頗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頗作額誤頗緣謂其緣邪翌之說苑無此一句有褥字連茵字讀當有誤仍各依本書 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顧廣圻曰說苑作三十有二下文亦作五十有二先愼曰御覽四百九十三引作三十二與說苑合 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路。而建九旒。先愼曰御覽引路作輅字通 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顧廣圻曰四當作白白壁與堊墀對文也說苑作四壁四帷 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先愼曰趙本服作亡誤 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顧廣圻曰他書皆同韓詩外傳作內史王繆繆廖同字王蓋雖也先愼曰顧說是說苑尊賢篇作王子廖 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

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顧廣圻曰道當依說苑作遼 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先愼曰乾道本期作其顧廣圻云後當依說苑作厚乾道本藏本期作其誤說苑作期先愼案趙本作期不誤今據改 以疏其諫。顧廣圻曰諫說苑作間史記秦本紀亦作間皆當讀間爲諫 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顧廣圻曰史上當有內字二八說苑作三九韓詩外傳作二列史記與此同先愼曰藝文類聚五十九引作三人誤 因爲由余請期。先愼曰請告也期歸期也既告之期又留由余不遣以失其期使君臣有間此秦先告以歸期之計也 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先愼曰亡上當有則字上文有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先愼曰說苑正諫篇作齊景公案說林上篇有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事當即此 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先愼曰涿聚說苑作燭趨晏子春秋外篇作燭鄒古今人表作燭雛（一本或作燭鄒）集韻類篇雛音聚案涿與燭燭聚與鄒趨雛形聲相近古本通用左哀二十三年傳又作顏庚 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盧文弨曰藏本臣作人 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先愼曰趙本成子作子成下同皆誤 田成子所

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先愼曰上文則上有而忽於諫士句此脫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卽不幸而不起。先愼曰乾道本起下有此病二字盧文弨云淩本無今據刪 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盧文弨曰總上脫夫字各本皆有悍藏本作捍下同先愼曰蒼頡篇悍桀也荀子大略篇注悍兇戾也捍爲捍禦之字非此義藏本誤 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盧文弨曰懼藏本張本作具先愼曰懼字是言下不爲用而不畏也 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獖閹勢也 以爲治內。先愼曰爲字衍二柄篇難一篇並無 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先愼曰乾道本則下無衛字如下有曰字盧文弨云衛字脫各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衛字是也乾道本如下衍曰字先愼案盧顧說是今據補衛字刪曰字 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閒。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先愼曰故字疑衍欲字當在之字下難一篇作適君之欲是其證此因欲字誤倒在上後人遂於之下加故字耳 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先愼曰以上下文例之又字下當有安字 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先愼曰子首趙本作首子誤說見前二柄篇 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

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治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先愼曰二柄篇難一篇戶作尸誤　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顧廣圻曰國策作秦韓戰於濁澤史記韓世家同在宣惠王十六年　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顧廣圻曰朋策誤作明當依此訂他書又作馮　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　公曰。善。乃警警飭戒也　〇先愼曰警策作儆字同　公仲之行。先愼曰連上爲一句　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一作而屬下誤當句絕策作今又得韓之名都一史記同上文皆作以一名都　驅其練甲。先愼曰史記國策作而具甲　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也　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

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顧廣圻曰策同姚校云告一作困今案告當作苦形近之誤史記作伐 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王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言而輕實禍則輕下不得有誣字誣即輕之譌韓策及史記韓世家俱無誣字是其證也今作輕誣強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誣而後人誤合之耳凡從巠從巫之字傳寫往往譌溷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喜之而觀其不誣下 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顧廣圻曰策作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在十九年其拔宜陽在襄王之五年後此凡七年也不同 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顧廣圻曰叔瞻與左傳及本書喻老篇皆不合 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當連我也 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乃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先慎曰乾道本無乃字拾補有盧文弨云

乃字脫餐當作飧下同今依拾補增　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闕上有其字　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拔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　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先愼曰薄迫也　吾知子不違也。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先愼曰謂知不背吾也注說非　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閒。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涖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集解卷四

孤憤第十一（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先愼曰廣雅釋詁矯直也莊子天下篇以繩墨自矯荀子性惡篇以矯飾人之性情而正之其義並同）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先愼曰重人非此之謂）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已況其餘乎此為重人也言其貴戮國人所共重之也○王渭云為當作謂舊注未譌先愼曰為謂古通不必改作）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削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讎不可兩存所存以相仇也○盧文弨曰注所下衍存字）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先愼曰外指敵國下文諸侯不因是也百官左右學士皆屬內注誤）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敵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寃○先愼曰訟說也說見下此謂敵國之人稱譽其重人如燕噲為秦使燕而為子之之類注謂重人有事敵國為訟寃非）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談者謂為重人延譽○先愼曰養祿二字當衍其一）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

助而獨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　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顧廣圻曰弊讀爲蔽下文比周以弊主又是以弊主上皆同先愼曰本書蔽多作弊姦劫弒臣篇云爲姦利之弊主又云非不弊之術也難一篇云賞罰不弊於後是也　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旣久乃慣習故舊也　若夫卽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乎字誤先愼曰卽就也就主心之好惡者而好惡之也自進謂己之進身也其所以自進則與主信愛習故同好惡三者而已注訓自進爲己自進舉之人誤　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訟卽說也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國爲之訟寃則君無德而譽之○先愼曰注訟卽說是也又以訟寃釋之非衆上脫又字無德當作無得　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先愼曰乾道本勢作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世作勢先愼案作勢是此對官爵貴重言不當作世今據改　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先愼曰近字衍文愛信當作信愛疏遠信愛相對成文不當有近字上文希不信愛非有所信愛之親皆作信愛此承上言明愛信二字誤倒注亦作近愛信則其誤舊矣　其數不勝也。數理也　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王愼曰好下當有惡字　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爲朋黨　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顧廣圻曰又當作猶舊注未誤　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旣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寃○先愼曰案依注所據本說作訟故云獨訟而稱寃此解非也訟古通誦誦猶說也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攻之漢書作誦言索隱云誦說也此謂當塗之人獨常與君言說而法術之士見且猶不得亟況得與言乎此旦暮獨訟於前反對法術之士言舊注誤　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旣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先愼曰王氏念孫俞氏樾並訓此道字爲由案奚道得進猶言何時得進也士無時得進則人主無時得悟語正相當奚道得進卽蒙上以歲數而又不得見言則道爲時字變文尤其明證不得以他處道有由義以例此也人主當正作奚時得進　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

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旣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先愼曰乾道本注又下無與字今據趙本增 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爲罪而誅之○先愼曰乾道本公上無以字依下文當有今據張榜本增 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 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先愼曰乾道本僇作繆顧廣圻云今本繆作僇先愼案僇與戮通繆字誤改從今本 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爲己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 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逝權令者威重之○先愼曰顧廣圻於其下添不字云藏本同今本無不字誤乾道本名作明誤先愼案名字是今據改借字當在名字下其可以美名借者與其可以功伐借者句法一律上不當有不字借藉古通莊子應帝王篇釋文引翟注藉繫也其人可以功伐維繫者則貴以官爵可以美名維繫者則重以外權二事平說舊注誤 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也 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眞僞卽行誅戮 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 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爲異國卽敵國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雖下有國字先愼曰注以越國連文是所見本雖字卽國之誤夫越雖國富兵彊句絕中國視越國最遠故取以爲況外儲說上篇越人雖善游亦借越爲喻是其證注訓異國非 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卽己國還爲越國故曰是國爲越也 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己國卽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己國類於越國故也○先愼曰拾補不智作不知盧文弨云知各本俱作智案智與知通此上智字義亦當爲知顧廣圻云兩類字當作纇纇刺也步下不察其類者也句而誤今本智作知誤二智字皆讀爲知本書屢見先愼案旣讀爲知則今本之作知不得爲誤類似也知己之國不似越之不得制究不能自制其國是不知國之不似己之國也顧改類爲纇非 人主所以謂

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孫詒讓曰主字衍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今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先愼曰此書作於韓秦王見之始伐韓得非非在秦時作也今字泛言當時諸侯注誤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先愼曰人主篇因上有入字下同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先愼曰智者之策決於愚人賢士之行程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先愼曰拾補絜下旁注潔字盧文弨云潔藏本張本俱作絜下同先愼案乾道本此作絜下二絜字皆作潔潔絜字通用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既修身故不以貨事人也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爲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顧廣圻曰其修士修下當脫智之二字精潔當作精辯下文云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即謂貨賂不聽請謁即謂枉法文相承也下文又云則精辯之功息弁言精辯與弁言修潔同例舊注智士不重說似有脫文誤俞樾曰其修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此云不能以貨賂事人則總蒙修士智士爲文言其皆不能也恃其精潔當作恃其精潔治辯因衍其修士二字則此文專屬修士遂删去治辯二字耳舊注謂不重知士似有闕文是其所據本已誤先愼曰俞說是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修智之士不肯甕從也○先愼曰謂不以財貨賂左右不能枉法從請謁注說非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修士精潔也辯謂智士辯辯也治亂之功。

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顧廣圻曰亂當作辯舊注誤先愼曰張榜本亂作辯 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旣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先愼曰乾道本而作則顧廣圻云今本則作而今據改 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 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參比驗也伍偶會也 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旣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汙之人亦旣親愛必用之在廷擧之處官矣

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先愼曰注說非公訓爲共荀子解蔽篇此心術之公患也語句正同楊注公共也是其證又案注當患應作爲患 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顧廣圻曰與當在相字下 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 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其臣 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之剖符也○先愼曰趙本注授誤投 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詐也設詐謀以詐誤於主也○先愼曰乾道本注詐作誰誤改從趙本 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詐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王先謙曰主勢變謂國君相續之時也注誤先愼曰注有二三當作有一二涉正文而誤 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先愼曰拾補人下旁注臣字盧文弨云臣藏本張本俱作人 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爲必不軌故智士恐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爲徒屬者必汙愚之人也○先愼曰乾道本注與字上有上字

污愚作惡愚并誤改從趙本大臣挾愚污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先愼曰侵漁朋黨當作朋黨侵漁與下比周相與對文比周相與。阿黨爲比忠信爲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爲忠信與親也○先愼曰注乾道本忠作心改從趙本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顧廣圻曰史記列傳有索隱云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頗省小不同今按各依本書者不悉著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顧廣圻曰當依史記不重之字按此文首三句三吾字皆吾說者也與下文所說相對言在吾者之非難所以起下文在所說者之難也在吾者必先知之有以說然後辯之能明吾意又然後敢橫佚而能盡三者相承舊注全誤史記正義所解亦未諦今正之此句之義與下文云則非知之難也同先愼曰舊注固失顧說亦未爲得也凡說之難四字總挈一篇非吾三句又別說難本意再以凡說之難引起正文此言知其事理則能說其是非此非吾所難也又案注吾知之之當作其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如此者萬不失一有所以則爲難也○盧文弨曰辯之下史記韓非傳有難字衍注所以則爲難也則當作明先愼曰此言辯論能令吾意明晰又非所難也書舊注非趙本注脫失字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橫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盧文弨曰史記索隱云韓子橫失作橫佚此作橫失疑後人依史記改之顧廣圻曰失當依索隱引此作佚史記作失案佚失同字故史記以失爲佚劉伯莊說及正義讀矣知字又於橫失斷句者非當十二字爲一句下文云然後極騁智辯焉卽此句之義也舊注亦誤先愼曰張榜本橫失作橫佚據索隱改也橫失二字顧讀極騁智辯是索隱云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尙非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旣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盧文弨曰注唱字誤從口旁先愼曰張榜本知誤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

所說出於厚利者說之彼則爲已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殘之必棄遺而疏遠矣○盧文弨曰注爲已當作謂已先愼曰爲謂字同此如李克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之類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爲已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知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盧文弨曰注爲已當作謂已先愼曰此商鞅說秦孝公以帝王故怒而不用是也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爲厚利外陽爲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棄其身以飾其名高也○盧文弨曰注私用其言上有則字脫先愼曰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如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之類陰用其言顯棄其身如晉文公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之類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盧文弨曰語史作而先愼曰御覽四百六十二引語作亦敗作禍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先愼曰注謀此謂有其心而未發說者及之故其身危卽下鄭大夫關其思對武公言胡可伐之類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槃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爲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已之心○盧文弨曰彼顯有所出事下史作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此注既所出入知所爲當作既知所出又知所爲先愼曰盧說是隰斯彌使人伐樹數創而止之日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卽其意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爲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以爲不密而加誅也○先愼曰規異事而當句知者揣之外而得之句當謂當其主之心也知讀爲智當音丹狼反注以當知連文誤此如漢夏侯勝傳云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王夏侯勝諫王謂有臣下謀上者吏白光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泄之類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先愼曰語極知謂說已盡其智能也史記正義謂說事當理非說行而有功。則德忘。盧文弨曰忘史作亡索隱引此作見忘并云勝於德亡先愼曰據索隱云云則唐人所見之本作見忘不作德忘此作德忘者後人依史記而改也（注云猶忘其德則宋時已改矣）亡忘古字通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已周給之澤未有偓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疑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盧文弨曰

注盇始生盇疑妒之誤若袁紹之於田豐是也先愼曰盧說非此卽下鄰父以牆壞有盜因疑鄰父之類注盇字卽疑字之誤又案注行說當作說行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挑謂發揚也○先愼曰乾道本此下脫者字盧文弨云淩本有先愼按依上下文當有史記亦有者字今據補　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強不已而止必以不許而與怒故危也○先愼曰乾道本已作以據趙本改強其所不能爲若項羽欲東歸而說者言關中之類止其所不能已若景帝欲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彊欲止之之類注不許一本作不討盧文弨云不討或是不忖之誤有謂當是不許猶言失計也此皆未見作不許之本耳　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矣。閒代也謂大人必說以道德宏曠彼則以爲薦大人以代之也○先愼曰此篇皆謂人君而言斷無薦大人代君之理蓋人君行事大臣與焉論其臣而卽疑其論己史記正義云說彼大人之短以爲窺己之事情乃爲刺譏閒之是也此大人指位言注以閒己爲代己誤閒讀爲諫　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細人必說以器斗筲彼則以爲短人而賣重也○先愼曰賣重史記作鬻權案賣鬻義同和氏篇大臣貪重又云近習不敢賣重重卽權也索隱云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如賣我之權是也注謂斗筲之人誤　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謂爲藉君之所愛以爲己資　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也。嘗試也謂君所憎則謂爲試己也含怒之深淺○先愼曰乾道本憎作增注同顧廣圻云今本增作憎史記作憎今據改盧文弨云注試己下衍也字　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徑直○盧文弨曰史作則不知而屈之智本與知通此加以爲二字疑非　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米鹽之爲物積聚萃以成斛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已多合而猥交之也○盧文弨曰史作氾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顧廣圻曰正義云時乃承久人主疲倦今按交久二文皆誤當作史本書難言篇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先愼曰顧說是張榜本交作久依史記改也　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已怯懦而有所畏懼不敢具言○盧文弨曰略史作順先愼曰注所字趙本脫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爲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倨慢也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知此則順旨而不忤○盧文弨曰注順旨張本作順指　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

其不爲也。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爲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拔睢下意從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爲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爲少有以激彼存公也 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志以公義高而其材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儞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爲多所以成其高○俞樾曰此兩文相對言其意雖甚卑下而有所不能已則說者必爲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爲病矣其意雖甚高尙而有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以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不能及之不足爲恥矣不能已者若犬馬聲色之好是也爲之飾其美若管子以是數者爲不害霸是也不能及者若堯舜之道仁義之說是也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若陳賈謂仁知周公未能盡是也舊注所說皆未了且此與上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本不相蒙舊注必牽合爲說宜其不可通矣 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有欲作有所誤 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爲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爲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顧廣圻曰內讀爲納舊注誤 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欲爲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爲之顯言又微毀誹當爲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 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譽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汙則大文飾之言此汙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爲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已爲會補過而崇重之也○先愼曰史記脫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九字乾道本注其異人之行行上有計字據趙本刪 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譽之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 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爲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先愼曰乾道本其斷作之斷拾補作其斷盧文弨云無藏本作毋謫史作敵顧廣圻云之斷當依史記作其斷先愼案張榜本作其斷與上下文合今據改謫敵古通注云罪謫非 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爲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凡此皆所以護其短而養其銳者說可以無傷也○先愼曰趙本注因作困誤 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意無拂忤

辭無繫縻。其智辯得以極騁。○盧文弨曰意史作忠史辯辭互易案悟與忤通索隱正義所見史記尙不倒繫縻各本作擊摩注同史作擊排顧廣圻曰忠字非悟藏本今本作忤正義云拂悟當作咈忤古字假借耳繫縻藏本作擊摩擊摩是也索隱引正作擊摩先愼曰御覽四百六十二引意作怒悟作忤繫縻作擊排案大怒謂盛怒也意忠幷誤說文啎逆也啎爲正字悟忤並通叚字大怒之時說尤爲難無所愕悟者若觸讋之諫齊太后是也繫縻擊摩古字相通說文繫繛也縻牛轡也引申爲羈束字易蒙釋文擊本作繫中孚釋文靡本又作縻陸作𢃼京作劘禮記學記釋文摩又作靡一切經音義十摩古文𢫬𢫬二形同本書作繫縻者謂無繛束也史記作擊排索隱謂說諫之詞本無別有所擊射排擯也案辭言恐有所擊排即多瞻顧繛束而不敢言則必如欒子之告季子語必可與爾太宰三坐是也 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然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顧廣圻曰此道所得親近不疑句有誤盡下當依索隱引此有之字史記作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俞樾曰上得字衍文也道所當作所道此所道親近不疑猶曰此所由親近不疑古書每以道爲由說已見前矣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所道即所以也讀者不解道字而誤倒之又妄增入得字遂至不可通矣 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也 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先愼曰乾道本如上有加字盧文弨云加字各本無顧廣圻云藏本無加字以道加史記作而涉世先愼按加即如字誤而複衍今據刪 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先愼曰說文振舉救也 此非能仕之所恥也。盧文弨曰仕與士通索隱云韓子作士先愼曰今作仕者後人依史記改之也 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彌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先愼曰乾道本彌作猶注同既作未據張榜本改史記同索隱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 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斷割○顧廣圻曰割史記作計 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 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愼曰正義引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 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先愼曰外儲說下篇宋作鄭 天雨

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多盜至故大亡也
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先愼曰當音當復反下同厚者爲戮薄
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爲已同憂也 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其思
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先愼曰乾道本處之作處知據張榜本改注云處之難也亦作之未諳其作知者依史記改也 故繞朝之言當
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謗取士會於秦繞朝謂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
爲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盧文弨曰繞朝謂士會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則朝當已言於秦君留士會不韙而秦君不用其謀故云然注乃云後秦竟以言戮之此不知出何書殆因非之言傳
會耳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先愼曰治要刖作朗下同 彌子瑕
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先愼曰乾道本聞有作聞往盧文弨云李善注文選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引作人聞無往字史作人聞往先愼按往治要作有是唐人所見本自作
有李注無有字脫也此謂人聞其母病有夜來告者形彌子得傳聞之言而歸已顯衛君之稱爲孝文相照應今據二唐本改藝文類聚三十三引人聞有作其人有 彌子矯駕君車以
出。先愼曰治要出作歸藝文類聚亦作出 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先愼曰各本無犯字盧文弨云選注
引作犯朗罪朗古刖字案此書外儲說左下朗危生子皋作朗字此與上文罪刖亦當本作朗後人改之史作而犯刖罪先愼按治要藝文類聚引作犯刖罪是唐人所見皆有犯字今據補 異日與君
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先愼曰張榜本不盡作而盡屬下爲句治要藝文類聚八十六白孔六帖九十九御覽八百二十四九百
六十七事類賦二十六意林引啗並作啖下同按說文啖焦啖也啗食也讀與含同自食爲啖食人爲啗二字義別此作啗是也 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
寡人。先愼曰治要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引以作而 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
又嘗啗我以餘桃。先愼曰史記啗我作食我 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先愼曰治要變作移 而以前之所
以見賢而後獲罪者。盧文弨曰史作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此多脫字先愼曰治要無上以字之字及下而字 愛憎之變也。先愼曰治要愛上有人主二字

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先愼曰治要無見罪二字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盧文弨曰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柔上有擾字史無柔字有擾字在下句可字之下徑尺選注作徑寸之處非顧廣圻曰柔擾同字先愼曰史記虫作蟲正義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爲蟲御覽九百二十九引虫作蟲無柔字其字事類賦二十八引亦無柔字其字　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觸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先愼曰索隱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也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先愼曰藝文類聚七白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和氏作卞和楚上有於字藝文類聚白孔六帖無璞字　奉而獻之厲王。盧文弨曰孫詒穀云楚世家無厲王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作武王文王成王是也疑今本誤顧廣圻曰新序云荊厲王武王共王亦不同先愼曰後漢書注引是御覽三百七十二六百四十八引作武王文王成王是其證　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盧文弨曰後漢注引誑而作謾已先愼曰御覽六百四十八八百五事類賦引並作謾無而字　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先愼曰楚山當作荊山涉上文得玉於楚山而誤藝文類聚荊山下引正作荊山白孔六帖同　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先愼曰乾道本泣作泪今本作淚盧文弨云張藏本作泣後漢注引同先愼案藝文類聚事類賦注御覽並引作泣今據改　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先愼曰事類賦寶下有玉字　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

爲王之害也。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先愼曰乾道本王作主盧文弨云藏本主作王王先謙云依注當作王今據改顧廣圻云害字趙藏本脫 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爲卞和之忠苟無卞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亂也○先愼曰此下當有脫文注急忠二字乾道本互譌今據趙本改亂字亦誤未詳所當作 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帝王之璞卽法術也有道之士所以不見僇者則以未獻法術也○先愼曰乾道本特作持顧廣圻云今本持作特新序云直白玉之璞未獻耳先愼案特卽直也持當爲特殘缺字改從今本 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先愼曰無執業者有禁故流民急於耕農 而游士危於戰陳。先愼曰故游說之士以其言責其功不敢言戰陳 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先愼曰周當爲用之誤道言謂法術之言也下同 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先愼曰珠玉人主之所急然兩足斷而始論法術不如和璧之急故至死亡而不論 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先愼曰乾道本貧作貪按貪卽貧字形近而誤拾補改作貧今從之 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先愼曰喩老篇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則三世而收爵祿不起於吳起蓋楚法廢弛故吳起云然 絕滅百吏之祿秩。盧文弨曰絕滅二字疑當作減顧廣圻曰絕滅當作纔減纔裁同字先愼曰顧說是纔絕偏旁同故誤 損不急之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宂 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先愼曰矣字依下文不當有 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有告者則幷坐其什伍故曰告坐 燔詩書而明法令。先愼曰困學紀聞云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無異也 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不得其功賞 禁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 而顯耕戰

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先愼曰國策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史記商君相秦十年索隱云國策蓋違其未作相之年說也案此作八年與史記國策皆不合疑八上奪十字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廢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細民安亂。先愼曰游宦之民因請謁而得祿甚於秦楚之俗。此篇非未入秦時爲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爲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先愼曰也字衍文此世所亂無霸王也。顧廣圻曰今本所下有以字

姦劫弒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先愼曰各本信作親今據治要改下正作信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先愼曰治要合下有同字疑合卽舍字之誤而衍者合當作同蒙上此之謂同取此之謂同舍而言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先愼曰各本無取字依下文當有據治要增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也。先愼曰各本非作所今據治要改下文正作非非參驗以審之也。先愼曰依上文非下脫有字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先愼曰各本蔽作欺孤憤篇云故人主愈蔽而大臣

愈重語意正同是蔽當爲蔽之誤今據治要改 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先愼曰治要法作令功作力 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主。先愼曰弊讀爲蔽 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先愼曰利字涉上文而衍下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知詐僞之不可以得安也並無利字卽其證 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先愼曰解老篇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此情字當作色 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先愼曰化疑術之誤事上二字當在行正理上若以道術事上與上我以忠信事上相對 是猶聾而欲審淸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王渭曰句絕 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顧廣圻曰道藏本脫止不字按此乃乾道本之第七八兩葉也藏本出於乾道本可知矣 必曰我以淸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先愼曰也當作矣 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顧廣圻曰人上當有我安二字 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盧文弨曰人藏本作臣 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

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弒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俞樾曰得字衍文此論有術者之爲人臣其道如此非論得不得也蓋涉下文度數之言得效於前而衍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先愼曰苟當作狥形近而誤　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先愼曰依下文而字當衍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顚。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先愼曰依上文當有也字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弊作蔽　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俞樾曰不得不愛我當作不得不爲我涉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不可不爲卽不得不爲也又曰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此使人不得不爲我之義也可據以訂正先愼曰俞說是　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先愼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弨云藏本有張本倒作爲愛譌今據藏本增　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先愼曰利當作安下云不可以得安正反對得安而言卽其證　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

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衺。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不任其數。先愼曰、各本不上有目必二字、盧文弨云、目必二字疑衍、先愼案、治要無、今據删。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先愼曰、治要弊作蔽、二字本書通用。不因其勢。先愼曰、各道本不上有耳必二字、因作固、盧文弨云、藏本張本皆無耳必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固作因、先愼案、政要亦無耳必二字、固作因、今據删改。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先愼曰、各本無下使字、據治要增。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先愼曰、治要無而字。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先愼曰、史記衛鞅傳、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困末作而利本事。先愼曰、末作、工商也、本事、耕織也、衛鞅傳、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故末作困而本事利。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顧廣圻曰、衆字衍、先愼曰、衆當作罪、涉上文而誤。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顧廣圻曰、私下當有告字、先愼曰、商君之法、賞告姦、則告姦非私也、私卽告之誤。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

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先愼曰情實也讘䛟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先愼曰說文讘多言也䛟妄語也此䛟字當作䛟言愚學窮於所聞妄談治亂誦說先古之書使人主聞之不敢變法而理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愼曰穽井當作井穽韓詩外傳五云兩瞽相扶不陷井穽則其幸也作井穽是其證禮記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避也即智慮不足以避陷穽義又妄非有術之士。先愼曰乾道本無非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非字今據補聽其言者危。先愼曰狃於故書語犯新法用其計者亂。先愼曰法古循禮不敢變更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先愼曰與讀若爲禮記內則小切之與稻末周禮醢人注作小切之爲稻米是其證此言世之愚學與法術之士皆名爲有術之士而其實不同也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先愼曰乾道本相作於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於作相今據改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蟻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先愼曰趙本係作繫盧文弨云藏本張本繫作係案二字古通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先愼曰依下文治下當有者字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顧廣圻曰國者當作者固者句絕固下屬藏本聖上有故字非也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

羇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顧廣圻曰幾當在難字下 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盧文弨曰藏本無而字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顧廣圻曰與楚世家春申君列傳皆不合 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先愼曰視當作示以示君謂以身受傷之處示君也與下自裂其親身之衷以示君同義下正作示明此視爲示之譌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先愼曰以當作不謂不賜妾死也 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毀而害也。先愼曰乾道本以下無毀字藏本父上有夫字盧文弨云毀字脫淩本有俞樾云以字衍文可而卽可以也此文本云父之愛子也猶可而害也後人不達古語於而上又增入以字則不可通矣先愼按淩本作猶可以毀而害也是也下文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卽蒙此句明各本脫毀字俞氏據誤本勢不得不刪字以就已說今據淩本補

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先愼曰韓名車裂曰轘轘散也肢體分散也是二子皆受轘死各國名刑不同韓非亦因而稱之耳枝當作支 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

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下有臣字先慎曰人下當有主字爲音于僞反 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衺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盧文弨云與字脫一本有先慎按有與字是也下有與字即其證今依拾補增 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顧廣圻曰當衍有字 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顧廣圻曰不外當作外不 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嚴下有刑字先慎按嚴刑重罰相對明此脫今據補 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衺。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盧文弨曰藏本無欲字 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

馬之上。顧廣圻曰犀字未詳。俞樾曰顧氏偶失考耳。漢書馮奉世傳注引晉灼云犀堅也。然則犀車良馬。卽堅車良馬。吳子應變篇云車堅馬良。是其義也。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先愼曰趙本水誤汞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盧文弨曰處淩本作功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先愼曰乾道本無臣字。盧文弨云臣字脫。淩本有。先愼按有臣字是。下所謂忠臣也。卽承此。今據補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先愼曰乾道本人字在使字下。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人字在主字上。今據改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盧文弨曰黔藏本張本作黥。本當作黥。顧廣圻曰當作黥。先愼曰顧說是。書呂刑爰始淫爲劓刵椓黥。黥刑在面。卽策所謂自刑以變其容也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爲人主之名。先愼曰刑當作形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

先愼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弨云淩本有者字今據補 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提行今本連前誤戰國策以此至末可也皆作孫子爲書謝春申君韓詩外傳同 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先愼曰謂讀爲弑策作弑 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先愼曰乾道本無主字盧文弨云主字脫淩本有先愼按楚策韓詩外傳皆有今據補 雖長年而美材。盧文弨曰美材藏本張本作材美 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先愼曰父兄謂偪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見八姦篇豪傑之士卽上所云有術之士 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盧文弨曰弑外傳作拾顧廣圻曰藏本的作適是也策外傳皆作適 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先愼曰事見左昭元年傳 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先愼曰左襄二十五年傳作臺 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先愼曰北策外傳作外 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盧文弨曰之外傳作世 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先愼曰事互見喩老篇 卓齒之用齊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卓作淖策外傳皆作淖今按卓淖同字乾道本未嘗誤改者非也古今人表淖齒師古曰淖或作卓先愼曰御覽三百七十五引作淖 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先愼曰湣策外傳作閔御覽引亦作閔 宿昔而死。先愼曰宿昔策作宿夕 故厲雖癰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先愼曰乾道本無射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股上有射字策外傳有今據增 下

比於近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近世作近臣誤未至餓死擢筋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至下有於字餓作餧策作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外傳無而字餓同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先愼曰乾道本無於字盧文弨云於字脫藏本張本有外傳同先愼按策有於字今據補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集解卷五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先愼曰乾道本內困作右仗盧文弨云右仗淩本作內困今據改 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顧廣圻曰句絕器下當有脫字 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先愼曰露當作路羸也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潞 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以衆言參驗。先愼曰乾道本不以衆言四字作以待二字盧文弨云一本作不以衆言顧廣圻云今本下以字作不先愼案謂聽以爵之尊卑不參驗衆言得失今據盧校改 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先愼曰八姦篇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此亡國之風也卽此意 緩心而無成。先愼曰乾道本而無作無而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而作而無今據乙 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先愼曰乾道本無刑字盧文弨云淩本淫下有刑字顧廣圻云淫淫辭也見本書存韓篇又呂氏春秋審應覽有淫辭義同皆可證也別本於此淫下妄加刑字乃誤之甚者凡別本異同大率類此故略不復載先愼案訓淫爲淫辭已嫌添設且與下言辯說無別顧說非也喜淫刑與下好辯說對文不當少一字今依淩本增 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盧文弨曰很藏本作佷 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

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閒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上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也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羣臣易慮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盧文弨曰謂字衍凌本無顧廣圻曰知有謂可四字爲一句出君在外。而國更置。先愼曰乾道本無更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國下有更字今據補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顧廣圻曰民當作人逆當作近按此言近刑人也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先愼曰習字疑誤未詳所當作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眾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襍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作私誤按簡行而貴公者韓子之家法也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盧文弨曰無地一本倒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先愼曰楚語臣

能自壽也注壽保也主數即世。先愼曰數音色各反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先愼曰拾補變作偏盧文弨云一作孿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變作偏誤按當作孿形相近兪樾云變當讀爲辯說文心部辯一曰急也是與褊同義作變者聲近叚借也易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辯荀作變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云辯本作變皆其例矣輕疾而易動發。顧廣圻曰六字爲一句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顧廣圻曰心當作必先愼曰訾量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先愼曰乾道本教上有欲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欲字今據刪貴臣相妒。盧文弨曰臣各本皆作人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先愼曰八姦篇云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是側室即君之父兄行也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先愼曰乾道本怒作怨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怨作怒今據改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世下有紲字按世下脫字未詳其所當作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

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先愼曰親讀爲新 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先愼曰張榜本趙本太作大字同 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慠其鄰者。可亡也。先愼曰趙本慠作傲說文傲倨也从人敖聲古本作敖通作傲釋文禮記樂記傲僻字又作敖左襄二十年傳大夫敖本又作傲是其證盧文弨拾補傲下旁注慠字云藏本作慠下張本多同 亡徵者。非曰必亡。盧文弨曰一本有也字 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先愼曰下其字疑衍 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塗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王先謙曰舉臣猶言衆臣若後世言舉朝之比 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先愼曰能人解見有度篇 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先愼曰是守之不完者一也 愛人

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先愼曰是守之不完者又其一也 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用事。先愼曰乾道本用事作之變顧廣圻云今本之變作用事今據改 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先愼曰是又其守之不完也 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先愼曰乾道本羣臣下有直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直字按直當作且先愼案無直字是今據刪 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先愼曰壹乾道本作一 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顧廣圻曰主謂爲主言也與初見秦篇主謀義同 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先愼曰拾補止塞下旁注者止二字盧文弨云張本止塞別本多同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止塞作者止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

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先愼曰恩疑親之誤上下文並作骨肉之親卽其證 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死字按以下句例之此字當作疑下又云而擅萬乘不疑相承也先愼曰顧說是也 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扼昧謂暗中絞縊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顧廣圻曰藏本桃作挑案皆未詳俞樾曰左疑兀字之誤桃兀蓋卽檮兀之異文楚之檮兀亦有春秋之名楚語申叔時所謂教之春秋是也故謂之檮兀春秋矣 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先愼曰御覽七百二十四初學記二十引傷作腸 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先愼曰御覽初學記引利下有之字 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

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顧廣圻曰國策趙四有此下四句暈圍作暉諛當依此訂 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盧文弨曰王藏本作主 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先愼曰拾補內外作外內盧文弨云倒今從張本淩本先愼案乾道本未誤・ 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先愼曰拾補參下旁注三字盧文弨云三淩本作參顧廣圻云今本作三 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事之端皆相參而觀之○盧文弨曰注張本作皆相觀而參之舊脫皆字之字先愼曰趙本無皆之二字 士無幸賞。顧廣圻曰句絕 無踰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重賞字誤按本書南面篇云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即此無踰行之意 殺必當罪不赦。盧文弨曰當字下淩本有罪有二字 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先愼曰乾道本無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私下有矣字今按此與徭役多不相接私字下當有脫文先愼案矣字當有今據補 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趙用賢曰謂權勢之人得爲民復除重役也先愼曰趙說非也重字承權勢而言下云下無重權即其證復除徭役則苦民歸心故其權勢重也 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借也 人臣。先愼曰下云假借其權勢即此義 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閒之。盧文弨曰鬵張本作鬲下同 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先愼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明下有於字今據補 然守法之臣。爲釜鬵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

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先愼曰乾道本而上有然字盧文弨云然字衍張凌本無今據刪　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顧廣圻曰此十一字乃舊注誤入正文乾道本以末也字作旁注是其迹之未盡泯者先愼曰疑權勢下有脫文校者因旁注也字以完此句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顧廣圻曰當衍任下在字　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先愼曰衛嗣君貴薄疑以敵如耳是也見七術篇　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先愼曰是恐爲任者所制而反制於不任者故聽不任者之言以綴前之所任者　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顧廣圻曰當衍而字以十二字爲一句　無道得小人之信矣。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作臣　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先愼曰意林非作誹下同　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先愼曰意林無亂字　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僞爲忠信然後不禁　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王先謙曰不以無心之過爲解而不加罪　此之謂明法。

人主有誘於事者。先愼曰舊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　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顧廣圻曰句絕　少索資。以事誣主。顧廣圻曰少索資延以事誣主句藏本同今本少作必誤俞樾曰誣字無義疑誘字之誤下云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即承此而言蓋先少索資而以事誘其主主既爲其所誘乃因而多之也王先謙曰少索資猶爲廉讓廣雅釋詁誣欺也俞說非下乃言誘也　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王先謙曰多之猶言賢之　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顧廣圻曰誘下當有於事二字　誘於事者困於患。王先謙曰言如此者必爲憂患所困　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王先謙曰下云出大費而成小功也如此者謂之進言不信　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盧文弨曰不上脫夫字淩本有有上事字衍淩本無顧廣圻曰事有功者必賞當作事雖有功不賞先愼曰顧說是下云事雖有功必伏其罪即其證淩本不審而妄改不可從　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惽主。主道者。先愼曰謂爲主之道　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先愼曰人主之患在於任臣然以言責事以事責功不專任一臣凡下之人皆得而任之故謂之任下　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王先謙曰二勢者主拒諫臣緘默兩有必然之勢　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有必言之責。先愼曰乾道本有必作必有盧文弨云必有張本作有必淩本作知有先愼案張本是今據改　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先愼曰依上下文端下當有末字　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責作資誤　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王先謙曰明其欲者羣下之意同曉然於

心主有爲之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下有意字誤 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先愼曰舊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 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先愼曰郭偃墨子所染篇作高偃高與郭一聲之轉左傳作卜偃韋杜注晉掌卜大夫 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顧廣圻曰逗 立其治。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心作必按拂於民心與上適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爲未誤先愼曰乾道本脫必字藏本趙本脫心字耳當作拂於民心必立其治顧氏知拂民心與適民心相對而不知必立其治與嚴必行之又相承也 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先愼曰管仲下當有之字與上句相對 是以愚贛窳墮之民。盧文弨曰以下多不可曉疑有脫誤 苦小費而忘大利也。先愼曰乾道本愚作遇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贛作戇墮作惰按贛或省字也乾道本愚作遇譌今據改 顧廣圻曰逗 故夤虎受阿謗。顧廣圻曰句 而輾小變而失長便。顧廣圻曰逗按輾字有誤未詳所當作 故鄒賈非載旅。顧廣圻曰句 狎習於

亂而容於治。顧廣圻曰逗 故鄭人不能歸。顧廣圻曰句絕按此皆未詳自上文說在商君云云以下句 / 例全與本書內儲說七術六微外儲說左右四篇之經相同必韓子此下尚有其說亦如四篇之說者而今佚之耳先愼曰顧說是外儲說 / 左下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當即鄭人不能歸佚文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顧廣圻曰史記趙世家悼襄王三年龐煖 / 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即其事詳見燕世家 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顧廣圻 / 曰未詳 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先愼曰乾道本後下無 / 得字王渭云當衍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後下有得字今據補 / 按趙世家四年移攻齊取饒安即其事也 國亂節高。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節作飾誤十過篇其 / 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即此節高之義 自以爲與秦提衡。先愼曰世家悼襄王四年龐煖將 / 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不拔 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先愼曰 / 攻出二字互 / 誤 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顧廣圻曰世家九年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 / 攻鄴拔之又年表云秦拔我閼與鄴取九城即其事 / 也 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盧文弨曰龐援即龐煖亦作龐涓顧廣圻曰援讀爲煖史記燕趙 / 世家漢書人表藝文志皆作煖援煖同字耳南者兵自燕返也 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有名。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不重有 / 字王渭曰上有字讀爲又 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先愼曰乾道本地作剤盧文 / 弨云淩本剤作地今據改 主不得意而死。先愼曰趙世家 / 悼襄王九年卒 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衞。先愼曰魏安釐 / 王事見有度篇 數年西鄉以失其國。先愼曰魏景湣王 / 事見史表世家 此非豐隆五行太一先愼曰張趙本一作乙字 / 同漢書天文志作泰一 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先愼 / 曰天

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數上不當有非字承上此非言下非數年在東也非字亦衍　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先愼曰天文志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還止息迺爲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地以戰不勝　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下治強者王句同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先愼曰乾道本吳作吾顧廣圻云今本吾作吳按吾吳二字他書亦有相亂者先愼案下均作吳似應一律今據改　身臣入宦於吳。顧廣圻曰臣字當衍先愼曰趙本宦作官案作官者蓋以越語與范蠡入宦於吳越絕書請糴內傳外傳記地傳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傳改也本書自作宦喻老篇句踐入宦於吳又云越王之闕也不病宦是其證　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荊而宋滅曹。荊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荊。顧廣圻曰二荊字皆當作邢　許恃荊而不聽魏。荊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荊而韓滅鄭。先愼曰乾道本魏攻作攻魏今據藏本今本改王渭云蒙國策二作魏攻蔡而鄭亡蔡荊吳同未詳孰是顧廣圻云今按魏策四又云伐榆關而韓氏亡鄭皆即其事蔡入楚者也榆關詳見吳師道補正　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顧廣圻曰當補不字於聽秦上此與上諸不聽相承爲文也先愼曰顧說非也此正言韓聽秦之弊玩下文自知不當以上文爲說　魏恃齊荊爲用。而小國愈亡。顧廣圻曰魏上當有脫文此複說上文邢鄭曹許之恃吳魏恃齊荊爲用也故曰而小國愈亡　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荊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㠯存鄭。顧廣圻曰以上皆有脫誤此荊攻魏削魏當爲不足㠯存許言之齊攻任扈當爲不足㠯存曹言之其不足以存鄭當言魏攻也　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

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顧廣圻曰則國雖小逗富句絕下文民雖寡逗彊句絕國雖大逗兵句絕其句例同先愼曰國雖大兵句讀誤 賞罰敬信。民雖寡。彊。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顧廣圻曰弱者二字逗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九字爲一句與上文民雖寡彊相對自則國雖小至此今皆失其讀也兪樾曰此言賞罰無紀則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義本甚分明顧氏讀國雖大逗兵句讀與上文國雖小富民雖寡彊一律則兵之一字殊不成義而弱者二字屬下讀於義亦未安矣先愼曰兪說是也 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彊。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先愼曰乾道本明上無以字古作君盧文弨云淩本有以字君作古今據改 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先愼曰乾道本主以作以主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主作主以先愼案主以是過予臣以此徒取相對成文乾道本誤倒耳今據改 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偸幸。先愼曰乾道本臣作人盧文弨云人張本作臣今據改 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先愼曰望怨也 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荊恭王與晉厲公戰鄢陵。荊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顧廣圻曰十過篇無其友二字先愼曰他書無以穀陽豎爲子反友者呂覽權勳篇淮南人間訓高誘注豎小使也左傳成十六年杜注穀陽反內豎正義云鄭元云豎未冠之名故杜以爲內豎也友字當爲衍文 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

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顧廣圻曰十過篇無與字先愼曰與字當有說見十過篇 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端故也 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先愼曰乾道本不重赦罪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赦罪今據補 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顧廣圻曰逗 從憲令行之時。顧廣圻曰當衍行字按下文當趙之方明國律逗從大軍之時句當燕之方明奉法逗審官斷之時句其句例同又下文云故曰明法者強承此三句之三明字也 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顧廣圻曰及法慢三字爲一句妄予二字爲一句 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顧廣圻曰三字爲一句 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先愼曰乾道本無下字盧文弨云張凌本皆有下字顧廣圻云藏本臣下有下字是也先愼案意林臣下有下字今據補 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

（盧文弨曰之君二字淩本無）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先作必按此字有誤未詳王先謙曰首以違令爲貴故曰先貴如令說亦可通）故鏡執淸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王先謙曰單盡也言雖智能竭盡而無徵不能爲後人法守故云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王渭曰於下當有法知二字顧廣圻曰按法句絕知下屬）故佚而有功。（先愼曰乾道本無故字有作則顧廣圻云今本佚上更有故字則作有藏本有故字是也先愼案下故勞而無功與此句相承今本是今據改）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先愼曰乾道本於作將顧廣圻云今本將作於今據改）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先愼曰賞讀爲償）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先愼曰流行也）而巧說者用。（先愼曰謂請謁也）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來作求）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先愼曰此下疑脫而見用三字與下而見殺對文）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顧廣圻曰疾下當有

脫字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王先謙曰能用伊尹管仲是賢明之主殺子胥比干是暴亂之主凡此稱說古人皆以劫制其君使下易於干進上難於行罰然伊尹管仲不世出進諫者非必比干子胥故曰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先愼曰乾道本無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是下有者字按有者字是也四字爲句屬上今據補君之立法。顧廣圻曰句絕以爲是也。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今人臣多立其私智。顧廣圻曰逗此與上君之立法句相對以法爲非者是邪。盧文弨曰者字衍顧廣圻曰以法爲非者五字句與上以爲是也句對先愼曰顧讀誤當於下是耶句此立私智之臣動與法違故以法爲非是也上言是此言非是語意相承者字不當有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先愼曰乾道本注臣下二字作官公作功盧文弨云皆從淩本改過法立智。兪樾曰上邪字衍文是以智過法立智七字爲句言自以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不說邪字疑其所據本作是以智過法立智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顧氏於前後文句讀一一訂正而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衍耳淩本作以邪爲智與舊注不合非是先愼曰兪說非邪語辭屬上爲句以智過法立智當作以知過法立智古文知智同用知字後人於知之讀爲智者並加日字於下此涉上下文而誤舊注云以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是其所見本尙作知字不誤如是者禁。顧廣圻曰句絕主之道也。顧廣圻曰四字爲句禁主之道。盧文弨曰禁淩本作明顧廣圻曰禁字衍主之道三字逗屬下自若是者禁至此今皆失其讀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先愼曰正字衍文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害國而利臣。君不爲也。先愼曰乾道本害作富爲作行案意林富作害行作爲今據改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之下有也

字王先謙曰上爲字于僞反　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集解卷六

解老第二十盧文弨曰此及下篇當依老子各章分段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先愼曰謂得得者兩得字各本作德案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正承上得者言之御覽七百二十引正作得明作德誤今據正

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王先謙曰舍止也無舍言不能安其止　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先愼曰生有德承上不全無功兩者言疑無功上脫不全二字乾道本有作於淩本無則字顧廣圻云今本於作有誤先愼案作生有德者是也本無而致有之之謂生老子云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有以爲即所謂生有德也改從今本　德則無德。王先謙曰德非病也德則無德文不成義德上當有生有二字　不德則有德。先愼曰乾道本作不得則在有德盧文弨云在字疑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得作德先愼案作德是今據改在字衍張榜本無今據刪　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先愼曰舊連上今提行　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先愼曰說文故使爲之也靈臺淸靜自然而虛若無道術之人有意爲虛所謂故也　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盧文弨曰所無疑倒　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先愼曰德經河上公王弼本不作以葉夢得不作非傅奕本無無字各本無末也字按此篇及喻老每條末也字矣字多非老子文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先愼曰今德經無也字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盧文弨曰淩本事作禮先愼曰御覽四百二十一引亦作禮 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先愼曰乾道本脫下宜字顧廣圻云此下當有宜字先愼按拾補有宜字今依增 子事父宜。賤敬貴宜。先愼曰乾道本賤作衆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衆作賤今本無宜字誤藏本有先愼按衆字亦誤此承上父子貴賤言明字當作賤依藏本今本改 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先愼曰九字爲句謂知交朋友宜相助也今本宜字屬下爲句非友朋依上當作朋友 親者內而疏者外宜。顧廣圻曰今本無宜字藏本有 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先愼曰乾道本貌情作情貌下同盧文弨云情貌倒從張本作貌情先愼案盧說是作情貌者涉下條禮爲情貌也而誤貌與飾同義荀子大略篇文貌情用相爲表裏文貌即文飾也禮記月令疏引定本飾謂容飾也容飾即容貌也下文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內指情言飾即貌也御覽五百四十二引作禮者所以飾貌情也貌上更有飾字蓋校者旁注飾字以釋貌義刊書者失删亦見飾貌二字古通而作情貌者誤今據乙 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先愼曰乾道本故作其以作而誤下文故好言繁辭以信之與此正相對顧廣圻云今本其作故先愼案御覽引其作故而作以今據改 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先愼曰乾道本飾誤作節盧文弨云淩本節作飾今據改 故曰。禮以貌情也。顧廣圻曰當衍曰字案此及喻老凡故曰之下例必引老子文其不然者即有誤也今皆正之 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先愼曰乾道本下之字作以顧廣圻云今本上以字作之先愼案作之者是也以字涉下文而誤上文衆之爲禮與此君子之爲禮相對明此不當作以改從今本 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

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君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之字誤案此以十四字爲一句 故曰。攘臂而仍之。顧廣圻曰經典釋文仍作扔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仍先愼曰仍王弼作扔說文仍因也扔亦因也仍扔字異義同 道有積而德有功。顧廣圻曰德當作積 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盧文弨曰凡而後下俱不當有失字顧廣圻曰傳本及德經無下失字

禮爲情貌者也。先愼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云當提行此爲情貌與前文自別先愼案盧說是今從拾補提行 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先愼曰御覽八百三八百六引隋並作隨八百六引銀黃作黃金 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閒。其禮樸而不明。先愼曰乾道本無樸字顧廣圻云今本禮下有樸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愼案樸而不明即下文實厚者貌薄之意無樸字則文不成義改從今本 故曰。禮薄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愼曰顧氏謂曰下必引老子文故疑誤不知此即本老子夫禮者忠信之薄也所以亦用故曰以明之非必盡引老子成文而不節也下文是謂深其根固其柢本書無是謂二字盒踐者不拔本書僅云故曰拔之類是也又有增多其字以足義者是謂道紀本書作道理之者也喻老篇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而老子元文作子孫祭祀不輟是也此旣云禮薄也下又申明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正與下文故曰道之華也又申之以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故曰迷又申之以故曰人之迷其日故以久矣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故曰無不克又申之以故曰重積德又申之以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之類同例 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王先謙曰禮繁者實衰與實衰者貌薄對文心字不當有此緣下文樸心而衍 然則爲

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王先謙曰通人謂衆人緣衆人之實心而形之於事則爲禮之貌故曰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 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顧廣圻曰歡當作勸上文云時勸時衰 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先愼曰依下文是以曰愚之首也文例此當脫是以曰亂之首也一句 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下道之華也同 而亂之首乎。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乎字傳本作也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王先謙曰與物來順應異 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先愼曰忘與妄通左傳哀二十七年注言公之多忘釋文忘本又作妄莊子盜跖篇故推正不忘耶釋文忘或作妄此忘妄古通之證無緣而忘意度謂無所因而妄以意忖度之也用人篇去規矩而妄意度是其證 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先愼曰乾道本無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有字先愼案御覽八百九十九事類賦二十二引並有今據補 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題。先愼曰乾道本無在其二字案下文而白在其角文法一律明乾道本脫在其二字今據御覽事類賦引補題御覽事類賦作號 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先愼曰御覽引無是字角作頭誤下仍作角可證 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先愼曰竭其聰明勞其智力使衆人之心爲之營惑如華之末庶幾近之 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顧廣圻曰句有誤當衍以曰二字先愼曰是以二字不誤與故字同用上文故曰道之華也此言是以曰愚之首也語正相同皆本老子文變故言是以者避下故曰以成文也 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先愼曰也字德經諸本皆無 而愚之首也。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也字傳本有與此合首皆作始 所謂大文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顧廣圻曰今德經下處字作居非傳本與此合下不處其華同 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先愼曰徑絕卽妄意度也徑絕

與經絕同義解見下文 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 顧廣圻曰去下當有禮字 而取緣理好情實也。顧廣圻曰當衍好字 故曰。去彼取此。先愼曰以上見三十八章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先愼曰乾道本富下無貴字盧文弨云脫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貴者是也先愼案依上文應有今據補 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先愼曰老子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倚因也 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先愼曰乾道本至下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有則字是也先愼案御覽四百七十二引亦有則字今據補 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先愼曰乾道本無行字顧廣圻云今本則下有行字依下文當補先愼案御覽引有行字今據補理下御覽有也字 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王先謙曰上禍本於有禍與此對文不當更有生字此緣上生字而誤衍 故曰。福兮禍之所伏。先愼曰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伏匿也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先愼曰乾道本下上有天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天字卜祝未詳先愼案天字衍今依顧校删卜祝疑爲十倍之誤 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先愼曰此變文而言與是以曰愚之首也同例 人莫不欲富

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先愼曰與失路等下故曰拔與此句例同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盧文弨曰于字張本無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盧文弨曰日字淩本無顧廣圻曰今德經人作民無也字矣字傅本與此合故皆作固皆無以字先愼曰王弼作人與此同陸希聲道藏本作民迷其日固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盧文弨曰內外二字淩本倒言行相稱也。先愼曰稱副也昌證反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先愼曰謂能死節輕恬資財也。先愼曰恬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先愼曰乾道本心上有公字顧廣圻云今本公作立當衍此字盧文弨云下立字淩本無此字先愼案顧說是今依淩本刪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盧文弨曰誹張本作非先愼曰論語子貢方人釋文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墮當作隋禮記曲禮上言不隋注隋不正之言順從自不言人之過惡忠信則無不正之言然已雖信順自持不以信順責人則世之謗隋者吾不誹之窮之所謂方而不割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義作異誤端正也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王先愼曰習當作能見下文顧廣圻曰案下文二能字或本皆作習而後人改之耳知如字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王先愼曰適讀爲謫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先愼曰數音索角反今舉動而與天下爲讎。先愼曰乾道本下下有之

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之字今據刪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愼曰行謂己之所行軌節卽方廉直光舉之謂以此正衆人也呂覽自知所以舉過也注舉猶正也是其證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先愼曰乾道本劌作穢顧廣圻云藏本穢作劌今德經作害傳本作劌經典釋文云劌河上作害淮南子道應訓引亦作劌今案藏本乃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穢上文云不以傷罷羞貪卽不穢之義先愼案王弼注劌傷也不以清廉劌傷於物也卽死節輕財不以傷罷羞貪之義劌穢聲近而誤非韓子本作穢也今據藏本改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先愼曰說文無耀字河上公作曜傳本作耀李約本作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廉而不劌與各本全異誤倒以上見五十八章

聰明叡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先愼曰分當依下文作色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王先謙曰言非獨夜迷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閒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先愼曰書謂德經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如皆作若經典釋文作如同此先愼曰趙孟頫本亦作如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盧文弨曰謂張本作爲先愼曰爲謂古通俗人妄改夫能嗇也。是從於

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先愼曰離罹也 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盧文弨曰禍患二字張凌本倒 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盧文弨曰張本謂作惟以作謂凌本服作復上下句皆同王弼本作復釋文復音服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謂皆作惟今德經以作謂傳本與此合先愼曰凌本作復者用老子誤本改也上文從於道而服於理又云不服從道理又云虛無服從道理卽解老子蚤服之義服從之服字當作服更無疑義知韓子所見德經本作服不作復也困學紀聞卷十引老子服作復並引司馬公朱文公說云不遠而復謂王弼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常作復據此則王弼本仍作復與本書合宋儒據釋文爲訓未檢韓子也凌氏依誤本老子改本書非是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先愼曰故上當有則字故舊也 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顧廣圻曰今德經及傳本是謂皆作謂之先愼曰河上公作是謂與此合 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先愼曰河上公作剋下同 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先愼曰下末字乾道本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端下有末字今據增 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

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盧文弨曰夫張本作天顧廣圻曰能上當有體道二字先愼曰顧說是）不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先愼曰乾道本見下脫其字爲下脫能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增）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盧文弨曰複莫知其極四字疑衍顧廣圻曰今德經及傳本皆無則字）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顧廣圻曰今德經柢作蔕傳本作柢與此合經典釋文云柢亦作蔕今案蔕字非此之用兪樾曰根上當有直字上云有曼根有直根此云直根者下云曼根者蓋承上而分釋之韓子之意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柢者根即曼根柢是直根也今奪直字失其旨矣）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先愼曰乾道本持上脫以字顧廣圻云今本所下有以字依下文當補先愼案上文亦有以字明乾道本脫改從今本）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兩其字也字深上有是謂二字先愼曰是謂二字本韓子節去彼以是謂承上文此以故曰二字代之顧說非以上見五十九章）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先愼曰治要無矣字）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先愼曰治要無矣字）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先愼曰乾道本提行顧廣圻云藏本連上自工人數變業至若烹小鮮止通爲一條是也先愼案治要亦連上爲一條今據改易音亦益切）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

之變業。先愼曰各本無下民字謂之作之謂據治要改 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先愼曰各本宰作澤案澤字誤當作宰割烹宰夫之職當烹時而頻數撓亂則宰夫不能盡其烹飪之功是謂賊害其宰宰與澤隸形相似因譌爲澤後人不審妄加水旁作澤耳治要引作宰明唐本韓子不誤今據改 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先愼曰各本無虛字而作不案不字誤重猶難也貴虛靜而難變法文曲而有致作不則率然矣治要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六百三十八引靜上並有虛字據補治要藝文類聚不作而據改 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先愼曰治要有者字

人處疾則貴醫。先愼曰舊連上今提行 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先愼曰乾道本不重舉動理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舉動理按當重血氣治而舉動理七字先愼案顧說是今據藏本今本增三字 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顧廣圻曰痔當作疛說文疛小腹病也小徐本云讀若紂詩小弁釋文云擣韓詩作疛集韻四十九宥疛𤸬云或從壽先愼曰痔字不誤此皆指身可見之病而言說文痤小腫也疽癰也癉勞病也謂勞倦痔後病也急就篇癉熱瘻痔眵𥌨眼癉痔古本連文無庸改疛 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先愼曰恬安也相安不以爲怪也荀子富國篇輕非譽而恬失民輕恬對文是輕恬義近 故曰。以道蒞天下。顧廣圻曰傳本此下有者字與各本全異先愼曰治要引老子亦有者字蓋唐人所見老子本有者字 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弨云傷下脫人字張凌本皆有顧廣圻云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上下兩也字藏本傷下有人字是也傳本及今德經皆有今據補 鬼祟也疾人王渭曰也字衍鬼祟疾人四字作一句讀與下文民犯法令同又按人逐除之上刑戮民句例皆同 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

民皆作人按韓子自作民先愼曰上當有非其神不傷人句惟趙孟頫本無疑刊本書者從誤本老子删之也河上公王弼傳本並有 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先愼曰乾道本下則字作而盧文弨云淩本而作則今據改 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則皆作故先愼曰兩上並有夫字 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先愼曰以上見六十章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顧廣圻曰外字當衍八字爲一句 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先愼曰人當作民下文治民事務本卽承此而言 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遥淫物。先愼曰乾道本遥淫作淫遥顧廣圻云今本作遥淫誤先愼案顧說非禮王制疏淫謂過奢侈是淫物奢侈之物謂不以馬遠致奢侈之物也若作遠淫遥物則不辭矣下文得於好惡怵於淫物淫物連文是其證改從今本 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先愼曰乾道本無積力於田疇五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本於仍作唯今據藏本補 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顧廣圻曰傳本糞作播與各本全異又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按喻老無先愼曰糞播古通

人君者無道。先愼曰乾道本無者字道下更有道字盧文弨云張俊本君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君下有者字乾道本重道字譌先愼按乾道本脫者字空格於下淺人妄增道字以補之今據盧顧校改　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顧廣圻曰將當作牸形近之誤鹽鐵論未通云當此之時卻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牸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卽本於此也他書又作字史記平準書云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下文於將馬近臣誤同　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先愼曰將馬近臣非軍中之用今因乏殆故並及之　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矣字喻老無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先愼曰而字依上下文當作則　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盧文弨曰二經字張本作徑顧廣圻曰藏本二經字皆作輕按經當作徑上文必緣理不徑絕也陸行不緣理爲徑周禮云禁徑踰者是也水行不緣理爲絕爾雅云正絕流曰亂是也藏本所改失之先愼曰經徑二字義同易上經釋文廣雅釋言經徑也釋名經徑也言人之所經由也二字疊訓左僖二十五年傳趙衰以壺飧從徑釋文徑讀爲經是經徑古通用　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王先謙曰可欲之類非善人不能退之既退之後更思闚伺中傷故令有禍也　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先愼曰依下文民人當作人民　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顧廣圻曰禍當作罪罪與上文大罪也相承喻老不誤傳本及今德經皆作罪據經與釋文王弼老子無此句非是　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先愼曰舊連上今提行　不衣則不犯寒。俞樾曰犯寒上當有足以二字下文故聖人衣足以犯寒是其證先愼曰俞說非此與下文不食則不能活句例正同不當有足以二字

犯腸也 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王先謙曰有字當在罪字下罪有時活與終身不解文義相對 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故欲利甚於憂。先愼曰舊連上今提行 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先愼曰乾道本重痛禍薄外四字苦下有痛雜於腸胃之間七字盧文弨云張本不複痛禍薄外四字苦下痛雜於腸胃之間七字衍顧廣圻云痛禍薄外四字藏本不重按此疾嬰內則痛爲一句禍薄外則苦爲一句下多複衍先愼按盧顧說是據藏本張本刪四字依拾補刪七字 苦痛雜於腸胃之間。顧廣圻曰八字爲句腸胃當作外內 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顧廣圻曰今德經憯作大非傳本與此合傳本及德經利皆作得按當作得上文云欲利猶欲得也又云其欲得之憂不除也仍作得可證喻老不誤先愼曰李約本憯作甚說文憯痛也古音甚憯同利當作得顧說是以上見四十六章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先愼曰然可也 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顧廣圻曰句有誤按自上文道者萬物之所然也以下不見所解何文辞老子第十四章有云是謂道紀此當解彼也紀理也先愼曰顧說是也道字疑紀理義同故道經作紀韓子改爲理 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王先謙曰薄迫也 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王先謙曰制上之字衍 萬物各異理而道盡。先愼曰乾道本萬下五字不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 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王先謙曰稽合萬物之理不變則不遍 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王先

謂曰言不甚一　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先愼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得下有之字按依上下文當補先愼案顧說是依今本補莊子大宗師篇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並有之字是其證　日月得之以恆其光。先愼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得下有之字今據補　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孫詒讓曰統疑當作終言壽與天地同長也終統二字篆文形相近而誤　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先愼曰乾道本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光上有其字今據補　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先愼曰乾道本事作物案物字緣上文而誤依拾補改　道譬諸若水。先愼曰意林諸作之　溺者多飲之卽死。渴者適飲之卽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先愼曰故下當有曰字得之以死四句老子各本無蓋佚文也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先愼曰今人不聞道見一聖人則執其顯見之功以處見其形也　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先愼曰趙孟頫本物作象以上見十四章

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先愼曰乾道本無物字盧

文弨云張淩本有今據補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先愼曰乾道本地上有與字俱作具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與字今本具作俱誤先愼案與字衍今據刪俱字是今據改 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先愼曰乾道本下者字在謂常下盧文弨云謂常下者字衍張淩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者字在而常下是也謂常二字句絕屬上而常者三字連屬下今本兩常下各有者字誤先愼案顧盧說是據改無攸易謂無所變易也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先愼曰乾道本常下有所字盧文弨云所字衍張淩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無所字王渭云常字句絕先愼案盧顧說是今據刪 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顧廣圻曰傳本第二十五章云故強字之曰道與此合今道經無故強二字非也然而可論。王先謙曰惟有名故可言 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盧文弨曰道下之字淩本無顧廣圻曰傳本及今道經無之字也字先愼曰見第一章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先愼曰者字緣下而衍 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盧文弨曰徒下也字一本無三下者字衍顧廣圻曰德經無也字者字按本書之例當作故曰生之徒十有三也先愼曰也者二字皆衍 至其死也。先愼曰乾道本至下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其字今據補 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先愼曰有十三字誤倒 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先愼曰據此明上有也字者字皆非元文 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盧文弨曰下死字衍淩本不重先愼曰盧說誤見下 故曰。民之生生而動。顧廣圻曰當於此句 動皆之死地。顧廣圻曰當於此句 亦

十有三。先愼曰乾道本亦作之拾補作亦顧廣圻云傳本之作亦餘盡與此合今德經作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非也按上文云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又云皆爲死死地也生生與死死相對所以解此文之生生也可見韓子自如此先愼案王弼本之作亦今據拾補改 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先愼曰乾道本風露作虎兕誤顧廣圻云今本兕虎作風露今據改 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鬬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痤疽之爪角害之。先愼曰乾道本痤上衍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虛字今據刪 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皆提行今本誤連先愼曰上節解陸行不遇兕虎三句不當提行改從今本 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先愼曰乾道本不重無害人之心句顧廣圻云藏本重是也今據補 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先愼曰河上王弼本兕虎作虎兕傳本趙本與此合 入山不恃備以救害。顧廣圻曰山當作世 故曰。入軍不備甲兵。盧文弨曰張凌本備作被顧廣圻曰藏本作被德經作避傳本作被經典釋文云被皮彼反案藏本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備先愼曰備被義同廣雅釋詁備具也史記絳侯世家集解引張揖注被具也故本書作備王弼本作被甲兵以在已者言明作備作被二字並通河上本作避聲之誤也注謂不好戰以殺人則依文立訓非是 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先愼曰乾道本容作害顧廣圻云今本作容德經亦作容先愼案釋名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害乃容字形近之誤改從今本 不設備而

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顧廣圻曰今德經無焉字傳本有與此合] 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先愼曰德經無矣字以上見五十章]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先愼曰乾道本四字不重盧文弨云張凌本皆重顧廣圻云藏本重務致其福是也今據補] 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先愼曰乾道本不重見必行之道五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 則其從事亦不疑。[先愼曰乾道本其上有明字今據張榜本刪] 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先愼曰傳本慈上有夫字]

周公曰。[先愼曰舊連上今提行] 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顧廣圻曰之下當有脫文先愼曰此與上故謂之善攝生矣句同一律皆變文也顧說非]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先愼曰大小當依上文作小大] 理定而物易割也。

故議於大庭而後言。王先謙曰後言者集議而後斷之　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先愼曰有權謀者能決議於大庭　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王先謙曰爲字衍謂爲一也謂下不當更有爲字　是以故曰。顧廣圻曰以下當有脫文先愼曰顧說非也此當衍故字或衍是以字上文或作是以曰或作故曰是其證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爲字事皆作器經典釋文作器韓子自作事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於皆作以傳本戰作陣與各本全異先愼曰傳本勝作正案王注相憋而不避於難故勝也是晉時本作勝傳本誤於當作以慈字逕老子慈上有夫字　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顧廣圻曰德經六十七章云天將救之此解彼也當是韓子所引有不同今未詳　生心也。王先謙曰有善心故天救而生之　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王先謙曰盡下之字訓爲往天下之道皆往生於其心是以慈衛之也　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先愼曰河上王弼本吾作我寶之作保之陸希聲趙孟頫作保而持之傳本與此合以上見六十七章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顧廣圻曰解第五十三章行於大道也先愼曰各本連上今依拾補分段　所謂貌施也者。顧廣圻曰德經作唯施是畏此未詳先愼曰貌飾也下文所謂飾巧詐也施讀爲迆迆邪也（說詳老子集解）　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先愼曰德經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河上公云徑邪不平正也此大字衍　佳麗也。先愼曰謂服文采　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

獄訟繁則田荒。顧廣圻曰德經作田甚蕪經典釋文蕪音無 田荒則府倉虛。顧廣圻曰德經作倉甚虛 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先愼曰王弼河上公本采作綵傳本與此合 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先愼曰國之受傷猶身受利劍之刺 故曰帶利劍。先愼曰此下未解厭飲食疑有脫文 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顧廣圻曰十一字爲一句 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盧文弨曰資老子作財顧廣圻曰資貨下文作貨資傳本作貨財今德經作財貨非 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先愼曰乾道本作下無則字顧廣圻云今本有改從今本 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先愼曰鐘古通用鍾 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顧廣圻曰故下當有曰字德經無而者之矣四字竽作夸今按韓子自作竽先愼曰乾道本資貨作貨資據道藏本拾補校張凌本乙上文正作資貨不誤夸字無義當依此訂正以上見五十三章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先愼曰此與上故曰迷同例 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先愼曰德經善建者不拔 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先愼曰德經善袌者不脫 爲

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宗廟按此不當重傳本及德經絕皆作輟經典釋文不輟張劣反喻老篇作輟先愼曰此亦當作輟　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顧廣圻曰今德經之下有於字非傳本無與此合下四句同按淮南子道應訓引此句亦無於字先愼曰趙寫本無於字　眞者。愼之固也。治家者。先愼曰者字依拾補引馮校增　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盧文弨曰有老子作乃當據改與上下一例顧廣圻曰有當作乃涉上下文而誤　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顧廣圻曰今德經邦作國非傳本作邦與此合先愼曰作國者漢人避諱改也邦與豐均　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顧廣圻曰傳本普作溥按普溥同字也　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先愼曰用此程法譯觀動止自無不知者　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顧廣圻曰藏本有此句德經亦有先愼曰乾道本脫以鄉觀鄉四字據藏本補　以邦觀邦。先愼曰王弼河上本邦作國　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顧廣圻曰今德經奚作何非傳本作奚與此合也皆作哉先愼曰王弼本無知字以上見五十三章

韓非子集解卷七

喻老第二十一 盧文弨曰藏本連六卷中上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顧廣圻曰日當作曰 遽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先愼曰解老有也字說詳

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胄生蟣蝨。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先愼曰解老有矣字 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先愼曰乾道本以城上有則字盧文弨云今本以城上無則字誤按則讀爲即藏本並上句亦無則字非也先愼案藏本張凌本即沿乾道本下則字而誤增以城與地爲罪承夫治國者言之亦不當有則字顧說非今並依今本刪 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盧文弨曰凌本梁作粱 遂卒被分。先愼曰十過篇云國分爲三 漆其首以爲溲器。先愼曰說苑建本篇作酒器說文溲浸沃也浸沃若今人之溲麪土虞禮明齊溲酒鄭注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溲器即釀酒之器淮南道應訓作飲器飲器亦酒器也左傳行人說擅承飲造於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飲器韋注辨擅也皆訓酒器後人不識溲字本義遂以晉語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韋注少溲小便言其易也）之溲釋之 故曰

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先愼曰乾道本無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霸下有王字先愼案此與富貴其可也相對成文不當少一字今據補有國者不務廣土先圖自立邦基旣定故可霸王 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先愼曰不求於外先修其內身體無急故可富貴 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顧廣圻曰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此合皆作知足之足常足先愼

曰。德經句上有故字。本書當依德經於之下補足字。爲當作常。人無欲必則能常守其眞根。故曰知足之足常足。以上見四十六章

楚莊王既勝。先愼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云。淩本提行。今據改。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閒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先愼曰。呂氏春秋孟冬紀。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荊楚閒有寢邱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姤谷。後有戾邱。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邱不奪也。獨在。藝文類聚五十一引作獨存。存在義同。言唯孫叔敖所請之地不收也。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顧廣圻曰。邦讀爲封。故九世而祀不絕。先愼曰。史記優孟傳九世作十世。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顧廣圻曰。德經兩不上皆有者字。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顧廣圻曰。德經無以其世世四字。先愼曰。王弼有以字。孫叔敖之謂也。先愼曰。見五十三章

制在己曰重。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王先謙曰。重可御輕。靜可鎭躁。使之謂也。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顧廣圻曰。今道經君子作聖人。非。傳本作君子。與此合。下也字皆無。先愼曰。此與上二句道經連文。不應有故曰二字。故曰當爲是以之譌。道經作是以。即其證。傳趙本離下有其字。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先愼曰。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七年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自號爲主父。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先愼曰。惠文王四年。公子成李兌圍主父宮。三月餘而餓死沙邱宮。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顧廣圻曰。臣當作本。傳本作本。經典釋文云。本河上作臣。按上文云重爲輕根。本。根也。河上非是。主父之謂也。先愼曰。以上見二十六章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閒。先愼曰。君於臣不當以閒言。閒疑上之誤。失則不可復得也。先愼曰。失其勢重則不得爲君。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

魚不可脫於深淵。顧廣圻曰道經無深字先愼曰深字衍唐諱淵改深後人回改兼存深字耳上人君之淵亦無深字卽其證 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先愼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依上句當有今據補 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先愼曰六微篇邦作國河上王弼並作國莊子引作國後漢翟酺傳亦作國說苑作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唯傳本作邦案國爲邦字避改說見上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觀作勸按觀示也勸字非 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强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先愼曰越語吳越戰於五湖韋注五湖今太湖初學記七引揚州記曰太湖一名笠澤左哀十七年傳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 故曰。將欲翕之。顧廣圻曰傳本作翕與此合經典釋文翕河上本作噏先愼曰古無翕噏二字梁簡文作歙說文歙縮鼻也歙有縮義故與張爲對翕乃歙之省文 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先愼曰河上本欲或作使非 必固强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先愼曰將下當有欲字 遺之以廣車。先愼曰西周策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高注廣大車也 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顧廣圻曰道經取作奪 起事於無形。盧文弨曰當分段先愼曰盧說至弱勝强也合上爲一章 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顧廣圻曰是上當有故曰二字 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强也。顧廣圻曰當作而重自卑損之謂弱勝强也損句絕傳本云柔之勝剛弱之勝强今道經云柔弱勝剛强傳本與此爲近之先愼曰顧說是以上見三十六章

有形之類。先愼曰舊連上今提行 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先愼曰族衆也 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先愼曰河上王弼本均無兩之字傳本有 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先愼曰是以下有脫文此當承上兩句言乃與下引老子合 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盧文弨曰張本難下大下

並有乎字顧廣圻曰藏本有乎字傳本有無也字今德經乎字也字皆無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王引之曰突隙之烟不能焚室烟當爲熛熛誤爲煙又轉寫爲烟耳舊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此正作熛（陳焉讀本删去）說文熛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云熛迸火也呂氏春秋愼小篇云巨防容螻而熛邑殺人突泄一熛而焚宮燒積（今本熛字亦誤作煙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熛）淮南人閒訓曰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熛焚（今本亦誤作煙御覽蟲豸部四引此正作熛）語意並與此同世人多見煙少見熛故諸書中熛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顧廣圻曰日字當衍先愼曰日卽白字之誤而復者丈人之愼火也。塗其隙。先愼曰易師丈人吉鄭注丈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是以丈人爲位尊者之稱襄九年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積土塗以備火之乘隙而入也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先愼曰初學記二十五引難患互易此皆愼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

扁鵲見蔡桓公。顧廣圻曰史記列傳新序作齊桓公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先愼曰各本無疾字盧文弨云無下脫疾字新序史記扁鵲傳皆有疾字今依拾補增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先愼曰乾道本無出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出字先愼案史記亦有今據補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先愼曰還走反走也桓侯故使人問之。先愼曰張榜本無故字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也字依下二句當有先愼案史記亦有今據補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盧文弨曰火齊新序作大劑先愼曰火齊湯治腸胃病倉公傳齊郞中令循不得前後溲三日飲以火齊湯而疾愈又齊王太后病難於大小溲溺飲火齊湯而病已新序作大劑者齊劑古通大乃火字之誤當依此訂正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盧文弨曰屬字新序無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

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顧廣圻曰日字當衍新序云故聖人早從事矣其明證也先愼曰以上見德經六十三章

昔晉公子重耳出亡。先愼曰各本連上盧文弨曰當分段今從之 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盧文弨曰張淩本無待之二字 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先愼曰公當作君 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先愼曰虞虢之所以相救者非彼此見德緣虢亡虞隨之耳 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先愼曰張榜本已作以 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顧廣圻曰德經皆無兩也字先愼曰見六十四章

昔者紂爲象箸。先愼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云當分段今從之 而箕子怖。盧文弨曰怖史記淮南作唏淩本同此自作怖後同顧廣圻曰怖當作悕下文及說林上同先愼曰顧說非說文悑惶也怖或从布聲唏笑也一曰哀痛不泣曰唏按下文吾懼其卒故怖其始卒言懼則始當言懼不得於始即哀痛也史記淮南作唏誤當依此訂正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七百五十九引作怖 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先愼曰乾道本無則字盧文弨云必上脫則字張淩本有今據補顧廣圻云旄讀爲芼先愼按顧讀誤呂氏春秋本味篇肉之美者旄象之約高注旄旄牛也旄象二字藝文類聚御覽均作薦字誤說林上篇亦作旄象 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短作裋誤按本書說林上亦作短王念孫思有短

褐之襲文選注云章昭以短為裋裋褐也短丁管切依此短褐自有所出不必改為裋矣 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先愼曰則下當有必字說林上有是其證 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俞樾曰段氏玉裁謂炮烙本作炮格史記索隱引鄒誕云烙一音閣楊倞注荀子議兵篇云烙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為亦相似段氏此說洵足訂正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刳比干囚箕子為炮格刑楊注引列女傳曰炮格為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此則炮格為淫刑以逞之事是一義也若此文云紂為肉圃設炮格登糟邱臨酒池則似為飲食奢侈之事別為一義蓋為銅格布火其下欲飲者於肉圃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知此說方與肉圃糟邱酒池一類且因為象箸而至此正見其由小而大箕子所以畏其卒而怖其始也若是炮格之刑則不特與肉圃諸事不類且與上文為象箸事亦絕不相干矣呂氏春秋過理篇云糟邱酒池肉圃為格格即炮格不言炮格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銅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夫糟邱酒池肉圃皆是飲食之地何故即於其地炮炙人乎蓋古書說炮格者本有二義當各依本書說之學者但知有前一義不知有後一義古事之失傳久矣先愼曰本書亦有二義知難一篇炮烙連斮涉者之脛言難二篇兩言請解炮烙之刑難勢篇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是皆以炮烙為淫刑此炮烙與肉圃糟邱酒池並言則指飲食奢侈之事俞氏知古義之有二而不知本書之義亦有二故詳說之 登糟邱。先愼曰張榜本糟作曹 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顧廣圻曰今德經曰作日傳本與此合先愼曰王弼作日淮南同下同見五十二章

句踐入宦於吳。先愼曰舊連上今提行 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顧廣圻曰洗他書又作先先愼曰洗先古通前馬而走越語其身親為夫差前馬是也古本職役至漢始以此名官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屬官有先馬如淳云前驅也先或作洗彼籍傳作洗馬是其證 故能殺夫差於姑蘇。先愼曰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引於作破 文王見詈於王門。盧文弨曰王即古玉字顧廣圻曰戰國策云而武王羈於玉門又呂氏春秋云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高注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玉門相女童武王以此為恥而不忘也王即玉字高所說見淮南道應訓彼注玉門以玉飾門可證也武王不當有羈事策羈當即詈之誤 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先愼曰宦舊本作官誤 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之字傳本有與此合皆無也字以其不病傳本及德經皆作以其病病按

韓子自作不病是以無病也傳本作是以不病皆無也字先愼曰此謂不以爲病故能除病以上見七十一章

宋之鄙人。盧文弨曰下二條皆當連 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先愼曰見左襄十五年傳二柄篇有子罕當別一人 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而字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而字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顧廣圻曰周字句絕讀依淮南道應訓塗字淮南作徐此文上徐下塗未詳孰是先愼曰依淮南作徐是也徐爲徐字形近之誤後人又加土於其下耳 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王渭曰知當作時先愼曰王說是道應訓時上有知字乃誤衍當依此訂正 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顧廣圻曰淮南子無不字先愼曰淮南脫不字知讀曰智 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先愼曰高誘注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 故知者不以言談敎。而慧者不以藏書篋。王先謙曰書字當在藏字上 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先愼曰河上公注復之者使反本也 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顧廣圻曰傳本及德經無歸字也字又傳本復上有以字與各本全異先愼曰王弼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過歸字疑衍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顧廣圻曰有誤未詳先愼曰顧說非也下因字徵逗其義甚明物有定形乘其機以引導之不待雕琢而聽其自然以成形 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王先謙曰靜則心有常主動則物來順應 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顧廣圻曰象列子說符篇作玉 三年而成。豐殺莖柯。顧廣圻曰豐列子作鋒先愼曰作豐是豐殺謂肥瘦也殺音所拜反 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先愼曰列子同白孔六帖八十三引亂作雜別作辨 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

邦。顧廣圻曰功列子作巧先愼曰功當作巧列子下文云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張湛注此明用巧能不足以贍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卽承此巧字言之功巧形近而誤 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先愼曰白孔六帖引天地作造化寡作鮮 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先愼曰乾道本智上無之字趙本有依上文當有改從趙本 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俞樾曰羨當作美字之誤也下文云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美與惡相對 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顧廣圻曰恃字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以輔下也字今德經無傳本有與此合先愼曰治要引老子也作焉以上見六十四章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先愼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云當分段今從拾補 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顧廣圻曰兩可以二字今德經無傳本有與此合皆無於字下知字今德經作見傳本作知與此合淮南道應訓引有以字無於字下知字亦作見先愼曰闚河上公及傳本作規畢沅考異云說文窺小視也闚閃也閃闚頭門中也方言凡相竊視南楚謂之闚蓋穴中竊視曰窺門中竊視曰闚老子楚人用楚語作窺韓子自作闚 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顧廣圻曰期上當有於字下文及本書外儲說右下皆同先愼曰顧說是古於字作于與子形近淺人以爲複衍而妄刪之下已改于爲於故得存其眞耳盧本反據此以改下文於字爲子誤 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先愼曰趙本主作王誤 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先愼曰誘道誘馬於道也 而先後心在於臣。上何以調於馬。顧廣圻曰今本上作尙先愼曰上尙古通張榜

本何作可誤　此君之所以後也。先愼曰此當連下爲一條

白公勝慮亂。先愼曰秦策高注慮謀也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頣。顧廣圻曰淮南子道應訓列子說符篇作罷朝而立倒杖策鋏上貫頤按頣即頤字之別體也玉藻鄭注頤或爲頣可借證矣先愼曰御覽三百六十八引無而字頣作頤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頣之忘。將何爲忘哉。顧廣圻曰爲淮南子列子作不先愼曰作不是爲字誤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少傳本作尠與各本異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王先謙曰思遠則忽近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明皆作名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先愼曰趙孟頫本不作無以上見四十七章

楚莊王莅政三年。先愼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云當分段凌本提行今據改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座。盧文弨曰張凌本座作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顧廣圻曰史記楚世家新序無不翅餘亦各不同呂氏春秋重言篇不翅作不動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先愼曰乾道本長上有觀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觀字今據刪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先愼曰則法也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顧廣圻曰史記年表威王七年盟齊於徐州楚世家同或此莊王謂威王也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王先謙曰害字不當有蓋與善形近誤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顧廣圻曰傳本希作稀按希稀同字也先愼曰傳本音作言與各本全異見四十一章

楚莊王欲伐越。盧文弨曰連下爲一條顧廣圻曰荀子楊倞注引無莊字按莊王與莊蹻不同時或此莊王亦謂威王也古今人表下有嚴蹻與威王相接　莊子諫曰。先愼曰乾道本莊作杜顧廣圻云楊注引此杜作莊先愼案杜乃莊之誤御覽三百六十六引作莊下同今據改　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先愼曰乾道本臣下有患字智之作之智盧文弨云患字衍張淩本無之智當作智之舊倒誤王渭云患下有脫字先愼案盧說是下此智之如目也卽承此句王渭不知之智二字之倒故疑有脫文御覽引正作臣患知之如目也今據刪　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先愼曰御覽引無自字疑作皆　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爲盜於境內。先愼曰乾道本蹻上有暴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暴字按暴字當衍荀子議兵篇莊蹻起楚分爲三四楊倞注引此無暴字史記西南夷列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又云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楚莊王弟爲盜者當是據此耳呂氏春秋介立篇云莊蹻之暴郢高誘注莊蹻楚威王之大盜威當作成又異用篇云跖與企足高誘注企足莊蹻也皆大盜人名蹻誤作暴校者旁改遂致兩有先愼按顧說是今據刪　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先愼曰乾道本欲上脫而字盧文弨云張淩本有先愼案御覽引亦有今據補　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顧廣圻曰傳本及今道經之謂二字作者傳本末有也字下句同先愼曰自見老子作自知此文上言臣患智之如目也又言此智之如目也卽以莊王事喩老子自知之謂明句道經自知卽承知人者智也而言無作見之本此見字卽緣上兩見字而誤非韓子所見本有不同也當依老子作知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先愼曰御覽三百七十八引無也字　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先愼曰以上見三十三章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

仲無道也。（先愼曰事類賦九引無而字）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先愼曰知讀爲智趙本大作太誤）是謂要妙。（顧廣圻曰傳本是作此與各本全異先愼曰河上公注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見二十七章）

說林上第二十二（盧文弨曰藏本卷七起先愼曰索隱云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

湯以伐桀。（先愼曰以已同）而恐天下言已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先愼曰言湯欲嫁名於務光故讓務光以天下受湯之天下是並弒君之名而受之）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兪樾曰事字衍文下文曰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僕與行爲官名言佩僕之璽而爲行之事也讀者誤以行事連讀遂於此文亦增事字矣）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先愼曰長音直良切）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先愼曰言雖受僕之職而行之事猶使公）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先愼曰各本謂作請緣上文請字而誤御覽九百五十一引作謂今據正）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蝨也。（先愼曰乾道本重孔子二字趙本視子作視之盧文弨云已張凌本作君凌本不重孔子藏本凌本之作子顧廣圻云今本下子字作之誤按孔子二字不當更有先愼案趙本君亦作已誤御覽不重孔子二字今據刪）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臼里之盟。（顧廣圻曰臼戰國策作九）將復立於天子。（先愼曰立於二字當衍策無）彭喜謂鄭君

曰。顧廣圻曰彭策作房鄭君策作韓王按房當是旁之誤彭旁同字也鄭即韓也韓策有謂鄭王曰章本書七術篇魏王謂鄭王曰又因梁鄭六微篇公叔因內齊軍於鄭皆可證也 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先愼曰惡烏路反 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先愼曰策大小下並有國字

晉人伐邢。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先愼曰齊當爲其之誤下其名實美此言其實利明不當作齊 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王渭曰實字衍 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顧廣圻曰燕策云張丑先愼曰吳越春秋作伍子胥與此同 邊候得之。先愼曰候吏也吳越春秋作關吏欲執之 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先愼曰藝文類聚八十四引候上有邊字因字作憂而二字誤吳越春秋作關吏因舍焉正作因字

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顧廣圻曰左傳云奔吳先愼曰舊連上今提行 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顧廣圻曰宣策作桓說苑權謀篇作宣先愼曰十過篇作宣與此同 魏宣子弗予。任章曰。顧廣圻曰說苑權謀篇作任增按魏策與此同古今人表中中有任章先愼曰淮南人間訓作任登登增聲近本書外儲說左上篇作王登王即壬之誤任壬古通章登蓋一人而二名耳 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先愼曰請當爲索上下文並作索策亦作索 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

厲。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盧文弨曰伯張凌本作氏先愼曰策亦作氏 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先愼曰王應麟疑此爲蘇秦所讀周書陰符之類 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先愼曰質的也存韓篇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義正同 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先愼曰策自作遂說苑亦作遂

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荊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荊人輟行。先愼曰輟一本作輒非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荊。顧廣圻曰宋衛策無孫字 荊大說。許救之。甚歡。顧廣圻曰歡當從策作勸高注勸力也 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荊王說。先愼曰策說下有甚字 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荊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荊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顧廣圻曰刻趙策作利 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

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而大歡。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許之策有數當從策作勸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顧廣圻曰墨子非儒篇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即其事也說苑臣術篇陳成子謂鴟夷子皮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先愼曰各本作涸澤誤倒藝文類聚九十六御覽九百三十三事類賦二十八引作澤涸今據乙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者。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先愼曰各本脫子者二字文不成句藝文類聚御覽引有子字無者字亦誤今依事類賦引補子者二字人必以我爲神君也。先愼曰乾道本無必字盧文弨云人下脫必字先愼案藝文類聚御覽事類賦引有必字今據補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先愼曰乾道本無而行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道下有而行二字先愼案而行二字不當省藝文類聚御覽事類賦引亦有今據補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顧廣圻曰句絕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顧廣圻曰周策無問之曰客四字耶作即非姚校一本同問其巷而不知也。先愼曰各本巷下衍人字周策作問其巷而不知也無人字此涉上文而誤御覽六百四十二引此無人字今據刪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先愼曰詩小雅北山之篇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樛留曰。顧廣圻曰樛韓策作摎案樛摎同字本書難一篇作摎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先愼曰難一篇犀首張儀作樓翟餘亦不同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顧廣圻曰此樹上脫內字策有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顧廣圻曰有策作或按或有同字以驕主內。顧廣圻曰此衍內字策無先愼曰此內字即上文樹下內字錯移在此有外為交以削地。王念孫曰削地當為列地列古裂字（艮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曰割列襄蹇管子五輔篇曰博帶梨大袂列荀子哀公篇曰兩驂列兩服入廄）裂分也言借外權以分地也韓策作或外為交以裂其地是其明證列字本作𠛱形與削相似因誤為削說文𠛱分解也從刀𡿪聲𡿪繒餘也從衣𠛱聲今九經中分列之字多作裂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列字若不誤為削則後人亦必改為裂矣則王之國危矣。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先愼曰御覽四百九十七引績作繢無寐字宋君曰。先愼曰御覽引宋作梁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盧文弨曰而字孫云衍先愼曰今在酒誥中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是漢時已無酒誥而康誥亦有佚文後人纂輯酒誥並康誥佚句亦併錯入當據此訂正彝酒者。常酒也。盧文弨曰者字舊誤在上彝酒下孫移正先愼曰孫移是今從之常酒謂常飲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先愼曰各本桓上有於字伐上有而字意林及御覽四百九十事類賦三十引並無於字而字今據刪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先愼曰各本寸上有一字而下有仞字意林及御覽卷三十七又九百四十七事類賦引無一字仞字今據刪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先愼曰乾道本

聖人上無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愼案此謂管仲隰朋之聖智侑師老馬與蟻之所知而今人不知已之愚以師聖人之智是謂過矣師老馬與蟻與師聖人之智相比成文聖人上不當無師字今據藏本今本補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 先愼曰楚策三重謁者二字是也此脫 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先愼曰謁者復云可食故食者不任罪 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眣其一目。奚如。先愼曰眣御覽三百六十六引作瞸下同注云大叶切閉目也蓋卽韓子舊注玉篇瞸閉一目也本此爲訓眣爲目旁毛義稍隔 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眣。君奚爲不殺。先愼曰藝文類聚十七引作瞽眣兩目君奚弗殺 君曰。不能勿眣。惠子曰。田駟東欺齊侯。先愼曰各本欺作慢顧廣圻云慢讀爲謾先愼案藝文類聚御覽引慢並作欺是也下駟之欺人正承此欺字言明不當作謾今據改 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先愼曰瞽以閉目爲常駟以欺人爲常習與性成又何尤焉 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先愼曰欲結援晉楚故使公子宦焉乾道本上宦字作官據趙本改 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盧文弨曰周君二字當重 患之。馮沮曰。顧廣圻曰卽周策之馮且也沮且同字 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顧廣圻曰與本書六微篇及韓策不同 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公自問張譴曰。〔先愼曰各本無公字拾補自改君顧廣圻云居當作君月當作日先愼案居一月與下孟孫條及六微篇居三月文法正同盧顧二家不知自上脫公字故改上下文以就其義皆非也御覽八百十引有公字今據補〕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先愼曰御覽引無重字〕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先愼曰治要御覽六百四十五初學記十七引無而字中山策亦無說苑貴德篇而作以〕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先愼曰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初學記引啜並作饗淮南人間訓作啜三杯〕文侯謂堵師贊曰。〔顧廣圻曰堵魏策作覩姚校云後語作堵〕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先愼曰吳語韋注罷歸也謂樂羊歸自中山也〕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先愼曰各本孟下提行治要連上自樂羊爲將至秦西巴以有罪益信爲一條是也今據改〕使秦西巴持之歸。〔先愼曰各本持之歸作載之持歸案載之持歸語重複蓋一本作載之歸一本作持之歸校者誤合爲一又誤乙持字於之字下耳治要藝文類聚六十六御覽八百二十二引無載字說苑亦無今據改淮南子作持歸烹之〕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先愼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之字作其母二字〕孟孫適至而求麑。〔先愼曰各本適作歸案歸至二字複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引改淮南子作孟孫歸求麑安在〕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先愼曰淮南子說苑居三月作居一年〕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先愼曰各本西巴作巴西案上兩云西巴此誤治要正作西巴今據改藝文類聚引並上亦誤作巴西〕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衞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

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衞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衞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先愼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逐下有之字今據補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先愼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弨云張凌本有先愼案御覽七百六十引有而字喩老亦有今據補 以爲象箸必不盛羹於土鉶。先愼曰乾道本不上無必字鉶作簋盧文弨云淩本有必字先愼案喩老亦有必字簋作鉶御覽七百五十九引同今據改 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先愼曰喩老篇作而食於茅屋之下 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顧廣圻曰萌當作明 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先愼曰知不滿其欲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江聲曰商蓋商奄也 辛公甲曰。先愼曰卽辛甲周太史見左襄四年傳一曰辛尹晉語所謂文王詢於辛尹者也 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顧廣圻曰懼當作懽 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先愼曰御覽四百九十七引徒作從 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先愼曰禮王制正義云生絹曰縞 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先愼曰說文屨履也履足所依也是屨爲足踐之通稱 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

也。先愼曰禮王制鄭注殷尙白而縞衣裳是周以前衣裳皆用縞玉藻縞冠素紕旣祥之冠也則周人惟冠用縞耳 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於魏王。顧廣圻曰魏策云田需按田陳同字軫當依策所需 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卽生。倒樹之卽生。先愼曰策卽作則二字通 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矣。先愼曰乾道本無矣字盧文弨云淩本則作卽楊下有矣字先愼案策亦有今據補 至以十人之衆。盧文弨曰淩本至作夫先愼曰策作故 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先愼曰乾道本衄上無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愼案上下文當有而字今據補衄乃衄之俗字廣雅釋言衄縮也又朒之假借說文朒下云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朒衄朒並音女六反義相近故通用此言人血盡則皮肉皆縮 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爲者矣。先愼曰言不能爲祟也趙本及作反誤 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先愼曰見人表第五 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王先謙曰家之二字誤倒 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先愼曰離割也見儀禮士冠禮注數音所矩反言斧割其樹創未多也 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先愼曰數急也 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盧文弨曰大事二字張作事事大三字 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先愼曰莊子山木篇楊作陽釋文司馬云陽朱也案楊陽二字古通本書自作楊下楊朱之弟及此皆作楊東之當依莊子作宿於下重逆旅字 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先愼曰莊子作逆旅小子對曰 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先愼曰行音下孟反去音起呂反

衞人嫁其子而敎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先愼曰書益稷鄭注成猶終也國語周語成德之終也終與同室未可必也 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盧文弨曰反上脫自字張凌本有先愼曰御覽五百四十一引此正同張凌本涉下文而衍自字耳 其父不自罪於敎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顧廣圻曰知讀爲智 令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先愼曰人主令臣聚斂附益傷損國體與敎其嫁子無異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不反舍。先愼曰各本不上有而字御覽八百十引無今據刪 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先愼曰乾道本及作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反作及先愼案及反形相近又涉上文而誤今據改御覽引及見二字作交 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先愼曰意林有者字 必以人言罪我。先愼曰意林有也字 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閒。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荊。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先愼曰以下當有好士之三字此謂其好士則同其所以好士之爲則異下文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與此語句一律明此脫好士之三字淮南時則訓注爲故也 公

孫友自刖而尊百里。盧文弨曰友當作支先愼曰盧說是左傳作枝枝支同字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先愼曰乾道本無以字盧文弨云所下脫以字張榜本有先愼案此與上下文法一律今據補慧子曰。盧文弨曰慧惠同狂者東走。先愼曰趙本狂作往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韓非子集解卷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顧廣圻曰藏本連前爲卷非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舉踶馬。其一人 顧廣圻曰今本無此六字按有者衍也先愼曰此六字當在下文自以爲失相上上衍此字其猶之也古人其之通用呂氏春秋音初篇注云之其也之可訓爲其其亦可訓爲之舉踶馬其一人卽謂舉踶馬之一人因傳寫誤衍此字又不知其之同義故移於上以爲疊句趙本知其誤而不知其所以誤遂删此六字耳蓋一人舉踶馬一人自後循揣而馬不踶故舉踶馬之一人自以爲失相而自後循揣之一人解之曰子非失相也文字極爲從順一經譌誤遂不可讀 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先愼曰乾道本無日字顧廣圻云今本人下有日字今據補 此其爲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腫膝。顧廣圻曰乾道本任下有在腫膝而不任拙於八字按有者衍也俞樾曰乾道本錯誤不可讀各本皆作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腫膝顧氏識誤從之然上文云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是任膝者馬也非相馬者也安得云巧於相踶馬拙於任腫膝乎疑韓子原文本作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在腫膝在者察也蓋徒知其爲踶馬而不能察知其腫膝之不可任是巧於相踶馬而拙於在腫膝也乾道本在腫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有任字則是因任與在形似又涉上下文諸任字而誤衍耳其下又有而不任拙於腫膝七字全無意義則卽上句之複文傳寫又錯誤當删去無疑乃各本皆作而拙於任腫膝則徒知乾道本之誤而以意删改之仍無當也先愼曰趙本任下無在字是誤以在字爲衍文而不知衍任字也又無而不任拙於腫膝七字與俞說合今據删 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 先愼曰語意不完疑有脫文 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先愼曰意林柙中二字作檻 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衞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見於奧。先愼曰各本無見字御覽一百八十八引

身下有是字今據補說文奧宛也室之西南隅謂奧室之尊處也己處於尊客坐於卑故文子以爲倨而不敬也 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鳥有翢翢者。盧文弨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周周銜羽李善注引此亦作周周顧廣圻曰翢周同字集韻又云翢翢羽者卽此 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趙用賢曰疑有脫文

鱣似蛇。先愼曰鱣卽鱓叚字 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先愼曰事類賦二十九引持作取下七術篇作捉 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先愼曰事類賦賁諸作賁育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愼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並有以字有字今據增 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孫詒讓曰此所引蓋逸周書佚文淮南子氾論訓云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高注用可否相濟也常謂君常也權謂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兩文同出一原而意指皆不甚明晰以高說推之似謂上言而下用之者爲事之常下言而上用之者則爲權時暫用權與常相對爲文故文子道德篇亦云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卽隱襲淮南書說皆有得其指此云下言而上用者惑也惑古字與或通用或亦不常用之言與淮南子文子言[illegible]略同韓子引之者以況千里馬時一其利緩猶下言上用之不可爲常耳

桓赫曰。顧廣圻曰桓赫未詳或桓當是桓也 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後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先愼曰乾道本後作不盧文弨云不字衍先愼按張榜本不作後今從之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先愼曰書大傳一注適得也 而不見武王

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先愼曰二人窺見紂心之喜怒而不明國事廢興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先愼曰二人能料國事之成敗而不知己之生死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顧廣圻曰三讀爲參高誘注戰國策云參三人並也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顧廣圻曰主當作生呂氏春秋有貴生即其義宋君貴重其生輕賤其國則太宰長擅宋故參坐而無惡於太宰矣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王引之曰鞅爲馬頸靼非射所用鞅當爲決決譌爲鞅後人因改爲鞅耳決謂韘也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也扞謂韝也或謂之拾或謂之遂著於左臂所以扞弦也故曰執決持扞操弓關機衛風芄蘭篇童子佩韘毛傳曰韘玦也小雅車攻篇決拾既佽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周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鄭注引鄭司農云抉謂引弦彄也拾謂韝扞也鄉射禮袒決遂鄭注曰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內則曰右佩玦捍賈子春秋篇曰丈夫釋玦靬抉玦並與決同捍靬並與扞同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王引之曰扞弓當作扜弓扜字從于不從干扜弓引弓也說文弙滿弓有所鄉也字或作扜大荒南經有人方扜弓射黃蛇郭注曰扜挽也音紆呂氏春秋壅塞篇扜弓而射之高注曰扜引也淮南原道篇射者扜烏號之弓高注曰扜張也弱子扜弓則矢必妄發故慈母入室閉戶若作扞禦之扞則義不可通（今本呂覽淮南扜字皆譌扞惟山海經不誤則賴有郭音也）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先愼曰說文厓下云山邊也又崖高邊也皆有邊義新附云涯水邊也水至於邊則無水矣是涯爲水之止境許書收韓子而無涯字疑脫文

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先愼曰乾道本富上有以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上以字今據刪 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先愼曰亡讀爲忘謂欲富無厭故忘其涯也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先愼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無玉字 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孫詒讓曰負其百金者謂償其值百金負猶倍也（韓詩外傳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魏書刑法志云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通鑑宋紀胡三省注云備陪償今人多云陪備負陪聲近字通陪俗作賠古無此字 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顧廣圻曰今本溢作鎰誤先愼曰御覽引作得十鎰焉 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荊王者。衆騶妒之。因曰臣能撽鹿。盧文弨曰撽音竅旁擊也 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妒之。

荊令公子將伐陳。先愼曰左哀十六年傳楚公孫朝帥師伐陳杜注子西子此言公子當即公孫朝 丈人送之曰。晉強。不可不愼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先愼曰公子方伐陳丈人即爲廬於南門之外較公子所說爲更易矣 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蝨食彘。相與訟。先愼曰各本無食彘二字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有今據補 一蝨過之。先愼曰御覽引過作遇 曰。訟者奚說。三蝨曰。爭肥饒之地。一蝨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先愼曰說文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詩

汝墳釋文楚人名火曰燥耳讀爲耶言若不患臘祭之日至而人之燥以茅耶 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嘬其身而食之。先愼曰各本身作毋御覽引作身是今據改 彘臞。人乃弗殺。顧廣圻曰卷首至此藏本脫

蟲有螝者。或作蚘 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先愼曰乾道本螝作蚘爭下無食字齕下有也字遂相殺下無也字有因自殺三字張道本螝作蚘遂相殺下有食自殺三字盧文弨云蚘虮皆非據顏氏家訓勉學篇改正作螝爭下脫食字顏有張本同齕下也字衍遂相下食因自三字衍俱依顏改下蚘字當併改顧廣圻云古今字詁螝亦古之虺字舊注當云或作虺藏本今本皆作蚘王渭云洪興祖楚辭注引及柳子厚天對亦作螝也藏本爭下有食字先愼案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正作螝字爭下有也字是也今據改 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螝類也。先愼曰乾道本螝作蚘說見上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爲亂。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依趙本提行 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矣。先愼曰乾道本滿下有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盧文弨云下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八字從淩本刪先愼案八字涉下文而複衍顧廣圻謂也當作矣是也御覽一百八十引無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今據刪 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先愼曰乾道本脫之字盧文弨云之字張淩本有先愼案御覽引有之字今據補 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

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爲曲。直爲直。（先愼曰數句當是子西對子貢言孔子二字疑子西之誤子貢尊其鉤名子西曰寬哉不被於利何必鉤名絜哉民性有恆謂我有恆性無庸尊也恆性若何曲者則爲曲直者則爲直此其恆性也皆子西對子貢之言下直於行者曲於欲即指子西曲爲曲直爲直之語此孔子聞之而知其不免也今誤子西爲孔子義不可通）孔子曰。（先愼曰各本同孫星衍孔子集語引此云宋本提行誤）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先愼曰孟子趙注振揚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趮（顧廣圻曰趮魏策作肖按又作霄皆同字）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先愼曰策作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顧廣圻曰有齊當作齊有策云以齊有魏也可證）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先愼曰乾道本先作相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上相字作先先愼案作先者是今據改）

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先愼曰乾道本秦上有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養字按未詳先愼案養字涉上下文善字而誤衍此與上巫咸雖善祝對文不當有養字今據各本刪 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先愼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虜作傭裘作衣

荊王伐吳。吳使沮衞蹷融犒於荊師。顧廣圻曰未詳左傳云蹷由餘多不同先愼曰御覽三百三十八引作吳使沮衞蹷融犒於荊師 荊將軍曰。先愼曰乾道本荊作而顧廣圻云今本而作荊今據改 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先愼曰乾道本無乎曰吉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乎曰吉三字今據補 荊人曰。今荊將以女釁鼓。其何也。先愼曰乾道本以作欲盧文弨云欲張凌本作以今據改 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盧文弨曰人凌本作臣怒字衍 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荊人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厹由注或作仇首史記樗里子傳作仇猶首者會之誤本書說林上篇作仇由同此吳師道引此由作繇呂氏春秋權勳篇作夙繇高誘注或作仇會夙厹之誤也當互正說文云臨淮有厹猶縣漢書地理志同 而道難不通。先愼曰呂氏春秋作而無道也此難不二字疑衍其一 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顧廣圻曰曼呂氏春秋作蔓先愼曰枝御覽五百七十五引作之下同 不可。

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先愼曰乾道本必作以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作必呂氏春秋作必先愼案御覽引正作必今據改 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斲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顧廣圻曰月當作日呂氏春秋云至衞七日先愼曰御覽引作十月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作以誤盧文弨曰以張凌本作與 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顧廣圻曰說苑權謀篇云途取東國以賂之。

荆伐陳。先愼曰說苑指武篇云楚莊王案倚相子期與莊王不同時 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顧廣圻曰說苑指武篇云雨十日十夜晴按星正字作夝說文雨而夜除星見也集韻有夝晴暒三文先愼曰夝星曐韻古文本通用星毛詩星言夙駕韓詩云星者精也精今晴字漢書天文志孟康注暒精明也郭璞爾雅釋天注暒雨止無雲也是暒夝精皆今之晴字而詩作星與本書同明古文通用星字 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先愼曰御覽十引陳作有戒 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爲難。韓子索兵於魏。王渭曰子字衍縈無孫詒讓曰存韓篇亦云書言韓子之未可舉則子字似非衍先愼曰子字不當有存韓篇亦誤孫說非 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

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一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己。乃皆朝魏。顧廣圻曰搆策作講按搆講同字

齊伐魯。索讒鼎。顧廣圻曰呂氏春秋審己篇新序節士篇云岑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顧廣圻曰呂氏春秋新序云柳下季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先愼曰各本之下有信字俞樾云信字衍文君曰我愛之之者指鼎而言君固愛鼎不愛信也涉下句而衍信字則義不可通先愼案俞說是御覽四百三十引正無信字今據刪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先愼曰效致也咎為韓君以兵車為其弟之戒否則咎為韓賊則以兵車致賊於韓也

靖郭君將城薛。先愼曰乾道本君下有曰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曰字齊策無新序雜事同將作欲先愼案無曰字是御覽一百九十二引正無曰字今據刪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盧文弨曰城上不字衍齊策無顧廣圻曰新序作罷民弗城薛也先愼曰此當各依本書輟乃輒之譌本書輟輒多互亂御覽一百九十二引乃不城薛蓋不審輟為輒之誤而誤刪之也

荊王弟在秦。先愼曰說苑權謀篇云楚公子午 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先愼曰御覽八百十引射作尉 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先愼曰乾道本壺作壼今據趙本改下同說苑正作壺左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注瓠丘晉地河東東垣東南有壺丘 平公曰。何也。對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先愼曰御覽無也字 是秦惡荊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荊。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荊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顧廣圻曰藏本鍊作諫鎰作謚按作謚是也諫當作鍊鍊諫同字也先愼曰御覽同藏本誤不可從淮南子云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以百鎰鍊金遺晉語自可通毋庸改字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逆者。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逆作溺按所改誤也逆當作途形近之誤十過篇云不可途又云子其使途之 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先愼曰說難篇鄭作宋 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先愼曰以上當有其家二字說難篇作其家甚智其子 以巷人告者爲盜。

觀行第二十四 盧文弨曰藏本卷八起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

之罪。先愼曰各本鏡上有故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七十御覽七百十七初學記二十五引並無故字今據刪 道無明過之惡。先愼曰各本惡作怨藝文類聚御覽初學記引作惡今據改 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先愼曰各本自緩作緩己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三百七十六引緩己作自緩己案自字是佩韋以自緩與佩弦以自急文法正同己字誤衍御覽四百五十九意林引並作自緩無己字今據改 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先愼曰治要安作閼說見難言篇意林心作性是 故以有餘補不足。先愼曰張榜本無有字盧文弨云脫張淩本有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先愼案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以上有能字是類聚御覽並有有字 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先愼曰乾道本勢作世盧文弨云世淩本作勢先愼案治要正作勢今據改 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先愼曰治要朱作婁下同 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先愼曰此言因其可得之勢求其易行之道也即承上勢不便道不可而言 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盧文弨曰賢聖舊倒今從張淩本撲作樸 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先愼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弨云獲下脫之字張淩本有今據補 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先愼曰非讀爲誹）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法之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斲作斷按此有誤未詳先愼曰法疑作繩大體篇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孤憤篇必在繩之外矣是其證先愼曰乾道本之作於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於作之今據改）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盧文弨曰淩本無不重死則令不行也八字）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盧文弨曰常張淩本作長）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盧文弨曰饑當作飢下同）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盧文弨曰淩本寄下有治字先愼曰治字衍文理治也）其道順。故後世服。（先愼曰句絕）今使人饑寒去衣食。（先愼曰乾道本作令使人去饑寒盧文弨云從淩本增改作今使人饑寒去衣食先愼案盧校是今依改顧廣圻謂作今者誤以今字屬上讀非）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雖誤先愼曰盧文

召云張凌本亦作則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先愼曰旣盡而猶索之故下以實對無有則輕法。先愼曰乾道本無無有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按當重下對無有四字先愼案顧說是也今據藏本今本補二字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

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先愼曰其字當爲甚之殘闕字甚病與危國相對爲文明其爲甚之誤下云甚病之人利在忍痛作甚字卽其證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先愼曰忠言也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先愼曰謂以拂耳之言爲福也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顧廣圻曰七字爲一句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先愼曰盧文弨拾補改身爲臣顧廣圻云此二句以其力與其身相對言人主當權其臣之力使不得爲田成不當責其臣之身使爲比干也或謂此有誤字非先愼案顧說是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顧廣圻曰乾道本此下重以無功御不樂生七字藏本今本無先愼曰道藏本今本是今據删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盧文弨曰齊下脫故字張凌本有先愼曰齊下不當有故字張凌本誤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

主。先愼曰此指田成而言 桀。天子也。盧文弨曰淩本作以成其篡弑也顧廣圻曰故臣得奪主句絕殺當作桀形近之誤桀字逗天子也句與上文故齊萬乘也句例同戰國策新序皆言宋康王剖傴之背史記云於是諸侯皆曰桀宋下文使傴以天性剖背是其證矣先愼曰顧說是淩本不得其義而改之耳 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傴以天性剖背。以詐僞爲是。先愼曰乾道本無爲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僞下有爲字先愼案詐僞爲是天性爲非相對成文有爲字者是今據補 天性爲非。小得勝大。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大下有矣字誤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先愼曰乾道本而作正盧文弨云淩本正作而顧廣圻云正字當衍先愼案顧說是今依淩本改趙用賢云近失正國之理也是據誤本而爲之辭不可從 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先愼曰乾道本作遺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遺作道先愼案下能立道於往古卽指道行而言明遺字形近而誤今據改 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先愼曰御覽七百六十四引有民心二字 能立道於往古。先愼曰乾道本往下有名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名字今據刪 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盧文弨曰其備足以必完句淩本無必字非法字疑衍 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 先愼曰此當有脫字 而願爲賁育。守

道者皆懷金石之心。先愼曰趙本皆作出是 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中爲金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中作守先愼曰中字是中爲金石卽心懷金石也此指上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而言 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先愼曰乾道本不重赴谿而掇金五字據道藏本趙本補 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先愼曰已不能禁賁育得而勝之已不能守盜跖得而取之 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先愼曰乾道本貞下有平字按平字涉下文而衍今從趙本刪 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先愼曰乾道本禍作耳顧廣圻云今本耳作禍誤按不字衍耳當作身形相近也與上句對先愼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故危有高義文選七命注引論語鄭注莊子盜跖篇釋文引李注並云危高也此言人主雖於伯夷不妄取之高離法失人不能禁止臣下終有田常盜跖之禍顧說謬甚趙本耳作禍是也今依改 何也。先愼曰乾道本何作可今據趙本改 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先愼曰不失發乾道本作失廢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於下有不字乾道本發作廢誤今據改 故千金不亡。邪

人不壽（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壽作售誤按上文云惡之死如秋此其義也）而盜跖止。（王先謙曰句絕）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王先謙曰此宰予謂齊簡公臣與田成爭權而死者詳周世有二説或云闞止或即以爲孔子弟子宰我也六卿晉臣言無爭奪亡滅之禍故圖書不得而載著）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先愼曰拾補瞋作瞑盧文弨云瞑張凌本作瞋先愼案作瞋者是莊子說劍篇瞋目而語難）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先愼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今本拱下有於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而無扼腕聚脣嗟唶之禍。（盧文弨曰搤腕同）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避作備按備字涉上句誤）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使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下有使字先愼案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特比干之死節。（先愼曰乾道本不下有獨字盧文弨云凌本無獨字今據刪）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盧文弨曰恃凌本作特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怯下有士字誤按依上文當有弱字）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先愼曰如字衍）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盧文弨曰賞凌本作法）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通下有於字誤）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王渭曰惑字有誤）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

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先愼曰不兼官也 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盧文弨曰馬淩本作觸王先謙曰淩本非也馬服謂趙括 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先愼曰乾道本爭下有訟字盧文弨云訟字秦本無顧廣圻云訟字衍此涉下句而誤先愼案飭令篇亦無訟字今據秦本刪 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任心治。先愼曰各本無任字御覽八百三十引心上有任字是下去規矩而妄意度妄意度與任心治相對爲文明此脫任字今據補 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先愼曰御覽引妄作委治要無度字均誤解老篇妄作忘說詳彼 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王先謙曰王爾巧工淮南子王爾無所錯其剞劂先愼曰中音丁仲反 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先愼曰各本執作守治要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引並作執 則萬不失矣。先愼曰藝文類聚引矣作一 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先愼曰治要守上有而字 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先愼曰此宋康王事安危篇云誅於無罪使傴以天性剖背是也 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顧廣圻曰鼓當作敎下文其敎易知故言用承此 以法敎心。顧廣圻曰此敎字誤未詳所當作 君人者。

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先愼曰乾道本行下有之字知之下無心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上之字下之字下有心字按依上文當删補今據改 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先愼曰安危篇云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繩之外是也 因攢而縫。俞樾曰攢字無義當作簪荀子賦篇簪以爲父楊倞注簪形似箴而大是簪亦箴類故曰因簪而縫也說文金部鐕可以綴著物者簪卽鐕之叚字亦或作撍周易豫九四朋盍簪京作撍是也古本韓子當亦作撍傳寫因誤爲攢矣 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居按君字誤 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而役也 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偸取一時之快也 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 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生。先愼曰乾道本生作立顧廣圻云今本立作生按立字誤今據改 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

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先愼曰乾道本不提行今依趙本 則燕不用而魯不附。燕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見上有民字按當作燕字 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小作而誤 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先愼曰蔽當作被 德極萬世矣。

夫人主 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 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先愼曰見說林上魯穆公條 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

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先愼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弨云則下脫不字凌本有先愼案治要有不字今據補 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名成。先愼曰各本進上有推字案推卽進字誤而衍者治要無今據刪 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谿。先愼曰乾道本下作則千作十盧文弨云則字凌本作而下二字十張凌本作千先愼案意林則作下十作千今據改 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先愼曰白孔六帖十一引兩船字並作舟 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先愼曰乾道本鈞作金無而字盧文弨云金藏本作鈞先愼案上文作鈞明鈞者是而字脫據藝文類聚七十一白孔六帖御覽七百六十八引改補 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盧文弨曰尊主下舊校添以尊二字持張本作待王渭曰當衍一主字先愼曰王說是持字御覽三百七十引作須 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先愼曰御覽三百七十引右左互易 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便於事。先愼曰乾道本無便字顧廣圻云易字當衍今本巧下有便字誤藏本無先愼案有便字是此二文相對顧氏以上易字爲衍故下不應有便字改從今本 立功者不足

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盧文弨曰張淩本無者字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先愼曰乾道本名作明顧廣圻云藏本明作名王渭云文選解嘲注引此作名名字是此皆以功名對言今據改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名作功誤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盧文弨曰孫詒穀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古之人君大體者先愼曰治要御覽四百二十九引與本書同選注誤不可從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先愼曰御覽引智作欲不以私累己。先愼曰治要私作心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先愼曰用人篇云隨繩而斲是也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先愼曰乾道本至上有致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致字先愼案致即至字誤而複者改從今本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先愼曰乾道本樸作撲今從趙本改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

禍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鉤作鈎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盧文弨曰少凌本作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可作治誤〕

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先愼曰乾道本畢作必今據治要改作畢〕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先愼曰治要歷作措〕上無忿怒之毒。〔先愼曰治要毒作志注云志作毒〕下無伏怨之患。〔先愼曰治要注怨舊作惌改之〕上下交順。〔先愼曰乾道本順作撲盧文弨云撲凌本作順今據改〕以道爲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集解卷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先愼曰即內儲說下】七術：一曰，衆端參觀。【端直也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觀也○先愼曰注誤方言十䌁末紀緖也南楚或曰端引申之則凡末紀緖皆謂之端禮記中庸執其兩端詩載馳序箋故猶端也疏竝云端謂頭緖也此謂頭緖衆多則必參觀否則誠不得聞而爲臣壅塞矣若訓爲直則與下文不合】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先愼曰責下謂責臣下專司之事下云責下則人臣不參是也注未明晰】五曰，疑詔詭使。【疑危而制之譎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先愼曰乾道本注詭而下衍詞字今從趙本刪】六曰，挾知而問。【先愼曰下文知作智字同】七曰，倒言反事。【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信聽一人則誠者莫告○先愼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云本提行今據改】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聽有所從若門戶然則爲臣所塞○先愼曰拾補壅改擁盧文弨云後凡擁字皆本作壅先愼按趙本注其作各】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侏信夢竈言竈有一人煬則後人不見此譏靈公信聽子瑕○先愼曰乾道本無在字顧廣圻云今本說下有在字按依句例當補改從今本】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亂是一國爲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詐以大魚爲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稱不疑則言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盧文弨注半疑下衍有半二字】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豎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而江乙之說荊俗也。【荊俗不言人惡故白公得以爲亂○先愼曰乾道本乙作乞下同顧廣圻云藏本乞作乙是也先愼案策正作乙今據改】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之術也】故使有敵。【恐其所貴臣妾擁己故更貴臣妾以敵之彼得敵適足以成其朋黨爲擁更甚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爲室盡以備矢則體不傷積疑爲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人言市有虎猶未可信況三人乎○先愼曰乾道本注虎上衍之字今從趙本刪】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 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法火以嚴斷〇先愼曰趙本注火誤作吏 故仲尼說隕霜。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 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〇盧文弨曰注將行一本有官名二字 而公孫鞅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尙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 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〇先愼曰守當作止注不誤 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 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〇盧文弨曰成歡後作讙荀子解蔽篇作戴讙顧廣圻曰說歡作驩驩歡同字先愼曰歡驩讙三字古通用禮記樂記鼓鼙之聲讙注或爲歡驩爲馬名本字孟子驩如荀子大略篇夫婦不得不驩皆以驩爲歡樂字驩歡讙音義並同故通用春秋文公六年晉侯驩公羊作讙史記作歡是其證荀子楊注引成作戴誤說見下 卜皮以慈惠亡魏王。卜皮以魏王慈惠知其必亡其身也〇盧文弨曰注上其字一本無先愼曰乾道本注脫知字今從趙本 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知治國當嚴禁人之厚葬不用命者戮其尸 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謾欺也〇先愼曰乾道本用下有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也字先愼案無也字是也下不用與下輕死句法一律不當有也字今據刪 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 故越王焚宮室。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救火以驗人之用命 而吳起倚車轅。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 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射故其斷訟與善射者理也 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毀死者也 句踐知之。故式怒鼃。句踐知勸賞可以詔人故式怒鼃以求勇〇先愼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知下有之字先愼案有者是也今據補注趙本詔作招 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先愼曰弊今本作蔽誤 厚賞之使人爲

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拾蠶握鱣而不惱者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俞樾曰是以效之當作以是效之效者明也是即指婦人漁者而言謂厚賞之下可使人人為賁諸以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明之也下文云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孟賁是其義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楊注曰效明也與此文句法正同今誤作是以效之舊注謂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失其解矣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 責下則人臣不參。下之材能一一責之則人臣不得參雜 其說在索鄭 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 與吹竽。混兩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雜○盧文弨曰注混兩當是混同 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申子為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盧文弨曰注申子為下脫趙字先慎曰趙紹韓沓國策作趙卓韓鼂 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以搆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徼君行令○盧文弨曰注韓王欲下脫割字 而應侯謀弛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先慎曰注謀下脫弛字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然不敢為姦如鹿之散○顧廣圻曰姦則鹿散四字為一句 使人問他則不鬻私。謂使此雖知其所為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 是以龐敬還公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為姦故還大夫而譬之 而戴讙詔視轀車。戴讙欲知奉筍者更使視轀車 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求神明之譽也 商太宰論牛矢。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趙用賢曰言挾己之智而問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反得以用其欺是不若傑知一物則智

有所積而衆隱皆變爲顯也乃與下事相合注非顧廣圻曰智讀爲知下同探智一物。衆隱皆變。於一物智之能探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先愼曰乾道本注於下有伏字今從趙本删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佯亡以驗左右之誠故必南門而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必下有審字誤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私得曲杖羣臣聳懼卜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史使得彼陰懼也○盧文弨曰注陰情譌陰懼先愼曰事當作使下文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史陰情正作使字注作使庶子是也謂愛御史亦誤卜皮使庶子佯愛御史之愛妾非愛御史也下說注同誤西門豹詳遺轄。詳遺其轄欲取清明之稱也○盧文弨曰注詳譌作謀顧廣圻曰說詳作佯詳佯同字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爲其事以試其所疑也故陽山謾樛豎。僞謾樛豎知君疑也○先愼曰乾道本樛作摎顧廣圻云陽山當倒詳後藏本今本摎作樛先愼案樛字是下文亦作樛此誤今據改淖齒爲秦使。詐爲秦使知君惡已齊人欲爲亂。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子産離訟者。分辯訟者使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關市。知過者之饋金使得聽察之稱○先愼曰注聽字當作明下文而以嗣公爲明察是其證

倒言七右經

一盧文弨曰淩本作傳一下倣此衞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衞國。先愼曰難四篇無專字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先愼曰乾道本踐作賤盧文弨云賤淩本作踐先愼案作踐是今據改難四篇作淺亦誤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先愼曰乾道本國下有人字盧文弨云淩本無下人字先愼案人字涉下文而衍難四篇無人字是其證今據删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顧廣圻曰擁當作壅故將見人者夢見日。夫竈。

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先愼曰注之煬當作煬之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譏彌子瑕專擅蔽君之明也○先愼曰乾道本注也作乎盧文弨云一本無上者字注乎字譌本作也今據改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何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故下有何字今據補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舉國既化爲一則不得論其是非也○先愼曰趙本注不作安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爲一故問之無益○先愼曰乾道本猶下有之人二字顧廣圻云藏本無人字今本無之人二字先愼案之人二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一曰。顧廣圻曰按一曰者劉向敘錄時所下校語也謂一見於晏子春秋其所曰者知此凡本書一曰皆同例晏嬰子聘魯。盧文弨曰藏本無嬰字哀公問曰。王渭曰晏子春秋哀作昭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先愼曰注知字衍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先愼曰謂衆口同聲也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先愼曰御覽八百八十二引大作水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先愼曰乾道本乃作遇拾補作乃盧文弨云乃字脫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遇作乃今本無俞樾云上遇字當作與上文云王何不試與之遇乎故此云臣請使王與之遇乾道本作遇之遇傳寫誤耳道藏本改下遇字爲乃字屬下讀趙本並刪乃字均非其舊先愼案下遇字爲乃字之譌乃與迺同爾雅迺乃也俗作廼與遇字形相近乾道本因譌作遇趙本從而刪之惟道藏本張本不誤讀當於之字絕句廼字屬下讀請使王遇之使字即有與之意既言使不得復言與且下文爲壇場大水之上上無廼字則文氣不接俞說非也御覽引正作乃今據改而與

王立之焉。有閒。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以齊荊爲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愼曰言字不當有涉下文而衍先生毋言矣。攻齊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利。先愼曰乾道本不下有可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可字今據刪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咸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先愼曰乾道本篡上有言字今依趙本刪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先愼曰乾道本壬上無豎牛曰三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豎牛曰三字今依補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妒而欲殺之。叔孫

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先愼曰乾道本已爲二字作以字顧廣圻云藏本以上有爲字今本作已爲先愼案此與上文吾已爲爾請之矣句法一律作已爲者是也御覽五百七十五引正作已爲今據改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先愼曰乾道本無因字死作殺盧文弨云殺一本作死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上有因字今據增改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先愼曰事見左昭四年傳彼言仲壬奔齊此謂孟丙左氏記當時事韓子傳聞故不相符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參之患也。

江乙爲魏王使荊。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謂荊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庶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庶字趙策云得無危乎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衞嗣君。先愼曰君當作公嗣公衞平侯之子秦貶其號爲君非此書未入秦作必不從秦所貶爲稱且上經嗣公欲治不知不作君是君當爲公之誤荀子王道篇注引此正作公重如耳。愛世姬。顧廣圻曰荀子注引世作泄按世泄同字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先愼曰荀子注引壅作雍古字通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先愼曰乾道本敵下有之字盧文弨云之字衍張榜本無先愼案張榜本無荀子注引亦無之字今據刪尊魏姬以耦世姬。先愼曰荀子注魏姬作魏妃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

也○先愼曰此謂賤不得譽議貴者也舊注誤 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盧文弨曰淩本作下偪上但注不如此先愼曰必字衍文賤議貴下坐上均承上夫不使來坐卽兩君告坐之法不使下坐上者不使下與上告坐也八說篇明君之道賤得議貴下必坐上不待勢重之鈞也此與八說相反故云不使賤議貴下坐上淩本不知必字之誤而改必坐爲偪得其意而失其眞矣注不可讀盧氏據之亦非

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議 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其謀爲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盧文弨曰注兩愛共謀愛誤受 嗣君之壅乃始。先愼曰言乃自此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 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卽甲之不全者也 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 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姦絕也○先愼曰趙本注所下有以字盧文弨云注以字衍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顧廣圻曰魏策恭作葱姚校云孫作恭按恭字是新序亦作恭下文有龐撥縣令也當是一人先愼曰事類賦二十引恭作共古字通用 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先愼曰御覽一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七八百九十一事類賦二十引不信二字並作不下同 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先愼曰事類賦引見作入

二董閼于爲趙上地守。先愼曰藝文類聚九又五十四御覽卷六十九又六百三十八引閼作安案二字古通說見難言篇 行石邑山中。見深澗。峭如牆。先愼曰各本見深澗作澗深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引改 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先愼曰藝文類聚御覽引無旁字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盲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先愼曰各本盲作瞔今據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改藝文類聚御覽引盲作狂亦誤 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先愼曰藝文類聚引牛上

重有字。㝠有當爲曰之譌。此蹤上文。正有曰字。卽其證。藝文類聚上曰字亦作有　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先愼曰。拾補太作大　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先愼曰。乾道本法作治。盧文弨云。治張凌本作法。顧廣圻云。藏本治作法。王渭云。文選注引作吾法無赦也。先愼案。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法。今據改　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先愼曰。各本句末有之字。盧文弨云。文選注引句上有又字無之字。先愼案。藝文類聚引亦無之字。今據刪

子產相鄭。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蒞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先愼曰。乾道本無故字。盧文弨云。故字脫。藏本有。先愼案。此與上文句法一例。有故字是。今據增　子必嚴子之刑。先愼曰。乾道本刑作形。顧廣圻云。今本形作刑。案當作刑。下同。今據改　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盧文弨曰。故字衍　游吉不忍行嚴刑。先愼曰。乾道本作游吉不肯嚴形。盧文弨云。張凌本作游吉不忍行嚴刑。今據改　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雚澤。盧文弨曰。今左傳作萑苻之澤。唐石經初刻萑作雚。李義山詩直是巖雚蒲。萑乃雚之省文。先愼曰。詩小弁萑葦淠淠。韓詩外傳作雚。是雚爲今文。萑爲古文也　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王先謙曰。此所謂不修春秋也　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顧廣圻曰。春秋經僖公三十三年菽作草。先愼曰。菽當作草。下云草木猶犯干之。承此而言。明菽爲草之譌。周之十二月。卽今之十月。不應有菽。且菽亦不得言可以殺也。前經注引正作草。明注所據之本尙未誤　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顧廣圻曰。藏本桃作梅。按春秋經云李梅實　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人君失道。人臣陵之者宜○盧文弨曰。藏本人君作君人。倒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先愼曰。初學記二十引刑字在者字下　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

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灰塵播揚善掩翳人也○先愼曰初學記引掩作燔）掩人。人必怒。怒則鬬。鬬必三族相殘也。（因鬬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先愼曰行之所易即去其所易也行猶去也之猶其也下公孫鞅章正作去其所易離讀爲罹）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酷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先愼曰不關所惡謂不入斷手之法也書大傳羅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注關猶入也）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將行。（將主行道之人以爲行位○先愼曰乾道本能下有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有字今據刪）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先愼曰依上文智下脫能字）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之字誤依下句此當衍人字）而利足以勸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誤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得作能誤）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先愼曰乾道本無重罪二字顧廣圻云今本者上有重罪二字先愼案重罪二字與下小過相對今本有是也今依增）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一曰。

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〇俞樾曰不至當作不生言犯輕罪者不得生也商子說民篇曰輕者不生是其證是謂以刑去刑。以輕刑去重刑

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〇顧廣圻曰離讀爲籬俞樾曰此言辜磔其人而棄尸於水之中流爲積尸壅遏遂至分流是謂壅離其水極言辜磔者之多也據下文云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又曰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並無設禁遮擁令人離水之義且設禁遮擁令人離水而猶竊金不止則是設禁之未善與下文不必得人知必死之意不相應矣顧氏讀離爲籬此亦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先愼曰俞說是采金之禁句得謂獲其人也而輒辜磔於市而猶則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盧文弨曰淩本則字作雖予之二字疑以意改王先謙曰不必得三字當在也字下文誤倒耳天下上奪有字以文義繹之如此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先愼曰乾道本趣作覲火下有者字俞樾云覲當作趣者字衍文上文云魯人燒積澤所謂火田也哀公實親在其間及火南倚將燒國故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也趣誤作覲蓋以形似之故又因下文三言救火者而亦衍者字於是其義愈晦並輒字之誤莫之能正矣先愼案趙本輒作趣藝文類聚八十御覽八百六十九初學記二十引並作趣無者字今據改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先愼曰事急不及以賞謂事急不及與賞也詩江有汜孽鼓桑柔儀禮鄉射禮大射儀箋注並云以猶與也藝文類聚御覽引賞作罰是不知以有與義而妄改下云請徒行罰則此何得謂事急不及以罰乎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

人。請徒行罰。先愼曰乾道本罰作賞顧廣圻云賞當依馮氏舒校改作罰先愼案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請徒行罰今據改 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先愼曰趙本令下未遍作令未下遍藝文類聚初學記引正作令下未遍

成驩謂齊王曰。顧廣圻曰荀子解蔽篇楊注引此成作蓋一云蓋爲唐鞅所逐奔之齊也今按此非一人楊說附會失之也 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王渭曰安下當有所字 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先愼曰此謂齊王不裁抑薛公則大臣得無重乎無猶得無也古書多叚是士喪禮筮宅辭曰無有後艱鄭注得無後將有艱難乎又卜葬日辭曰無有近悔鄭注得無近於咎悔乎是其證韓子一書皆不欲大臣重於君故孤憤一篇則曰人主愈卑大臣愈重再則曰人主壅蔽子臣專權權卽重也（說見說難篇）又曰萬乘之患大臣太重此卽其義注謂威不得重失其旨矣下文云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者卽八姦篇所謂爲人臣者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則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之意 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先愼曰趙本內作外誤 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盧文弨曰藏本作問 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先愼曰上兩卜字今局本均作

說十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幣。[先愼曰各本幣作蔽御覽五百五十五又六百四十一八百二十引並作幣今據改] 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衞嗣君之時。[先愼曰君當從經作公說見上] 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顧廣圻曰未詳宋衞策無此句錄亦多不同] 衞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 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先愼曰乾道本胥靡上無一字盧文弨云藏本有先愼案策作贖一胥靡是有一字是今據增] 王曰。[顧廣圻曰王當從宋衞策作君] 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 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 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不取都金○先愼曰乾道本注獸下有雖字今據趙本刪]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先愼曰若如同義如字涉上文而衍] 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先愼曰乾道本種上有文字盧文弨云淩本無文字先愼案藝文類聚五十四又八十御覽六百二十八引無文字今據刪 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先愼曰乾道本無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欲下有知字先愼案藝文類聚御覽引有知字今據補 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先愼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人作民下同之作火 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先愼曰者死當作死者 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先愼曰趙本降北作北降誤倒 人之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先愼曰各本無之字據藝文類聚引增盧文弨云走張淩本作赴先愼案御覽引亦作赴藝文類聚仍作走 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爲田者害政當去之○盧文弨曰注政或是故 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亭小故也○盧文弨曰甲兵藏本倒 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先愼曰事類賦十六引倚作徙 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先愼曰各本遂作還御覽二百九十六六百二十八引還作遂今據改 俄又置一石赤菽於東門之外。先愼曰各本無於字案與上文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文法一律此脫於字御覽引有今據補 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曰。先愼曰各本令下有大夫二字案此涉下文而衍御覽二百九十六及七百七十五八百四十二初學記二十七引並無此二字今據刪 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先愼曰各本宅上無上字案上文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句法一律此不當省御覽事類賦引並有上字今據補 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先愼曰藝文類聚五十引人作民下同 乃下令曰。人

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質○先愼曰藝文類聚引的作狗 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先愼曰疾讀爲亟 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射也。先愼曰各本射上有戰字顧廣圻云戰射當作射戰先愼案戰字涉上文而誤衍藝文類聚引無戰字今據刪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慮謀也○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 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先愼曰御覽九百四十九引氣作勇誤下文正作氣 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先愼曰趙本明年下無之字 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以頭獻○先愼曰乾道本譽作毀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毀作譽按當作敬形近之誤上文云奚敬於此先愼案顧說非也毀乃譽字之誤注不誤御覽四百二十七引正作譽今據改

一曰。先愼曰乾道本提行今依趙本 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先愼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弨云脫藏本有今據補 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割也○先愼曰此謂人有以自剄之頭獻者 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敎。先愼曰乾道本越作曰與作吾今依張榜本趙本改 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先愼曰民當作人注不誤 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盧文弨曰頭一本作頸 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爲哉其所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顧廣圻曰助當作勸盧文弨曰

注但下脫君字先愼曰注所下脫以字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必憂其不善亂其能善不安爲也 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嚬笑尚不妄爲況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 袴之與嚬笑。相去遠矣。先愼曰各本無相去二字今據御覽三百九十二六百二十三引補 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先愼曰各本故下有收字御覽無今據刪

鱣似蛇。盧文弨曰已見前說林下篇此重出先愼曰此條見之於經說林誤重 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先愼曰說林握作持 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賁諸。鱣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賁諸之勇○先愼曰乾道本賁諸作孟賁注同案經及說林下篇並作賁諸明孟賁爲賁諸之誤今依張榜本改御覽八百二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正作賁諸又案張榜本依說林刪則忘其所惡五字不可從

四魏王謂鄭王曰。先愼曰鄭卽韓也說見說林上 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先愼曰乾道本公上無鄭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公上有鄭字今據補 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先愼曰張榜本魏作梁 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先愼曰御覽五百八十一引廩食與三百人等北堂書鈔一百十引與此同 宣王死。湣王立。先愼曰御覽引湣作文誤北堂書鈔引與此同 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先愼曰御覽引嚴作巖 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也。爲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先愼曰乾道本疑上有欲字盧文弨云下欲字張本淩本皆無今據删 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故曰動貌 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旣爲之請若許其恩因固以成不許終以爲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

三國至韓。王謂樓緩曰。盧文弨曰此見秦策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云云下公子氾作公子他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此韓即函之譌又脫谷字耳下文亦當云三國入函谷王上當依策有秦字先愼曰顧說是張本自三國以下均脫 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先愼曰策高注講成也案春秋時人謂之成戰國時人謂之講其義一也春秋時多背成與戰國時多反復皆事後變計不可謂講字本有是義說文講和解也注說非 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氾而問焉。王召公子氾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爲送此悔之辭 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顧廣圻曰策云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 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國入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不獻三城之故也○盧文弨曰下王字衍注三國下脫人字悔曰下脫吾字淩本皆有顧廣圻曰王當作之先愼曰盧說是玩注說則所見之本尙無王字注入字趙本亦脫 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盧文弨曰策作鈞吾悔也 寧亡三城而悔。無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盧文弨曰無危舊倒譌先愼曰策作無爲咸陽而悔也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因梁鄭。先愼曰梁鄭即魏韓 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棄上黨棄一郡而已 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

陽則鄙鄢危如囗中風也○先愼曰囗卽圍之古文 王拱而朝天下。先愼曰拱拱手 後者以兵中之。中傷也 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 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顧廣圻曰易字當衍弛卽易也不容複出謂以地易上黨舊注全誤

五麓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爲市 立有閒。先愼曰乾道本有作以顧廣圻云今本以作有先愼案御覽八百二十七引亦作有今據改 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 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爲姦○盧文弨曰注復字藏本作反淩本作返先愼曰御覽引注復作彼是也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盧文弨曰荀子解蔽篇注引轀作轞下同伺作司古字 使人報曰。盧文弨曰荀注人作者 不見轀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閒。李史受笥。遣伺轀車故實奉笥本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閒。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不事於臣之事也○先愼曰乾道本知作之顧廣圻曰今本上之字作知按依下文當作知先愼案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七引正作知今據改 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太宰。顧廣圻曰上文云戴驩宋太宰六微篇同說林下篇宋太宰貴而主斷與此皆一人商宋也 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

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先愼曰屎經作矢是也御覽八百二十七引正作矢 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先愼曰悚懼其所卽悚懼其知也下文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卽悚懼其明察也所字卽承上爲義禮記哀公問今之君子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鄭注所猶道也孔疏言不以道而侵民求其所得必須稱已所欲不用其養民之道是句末所字承上文爲義之證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先愼曰御覽三百七十引握作除佯作陽 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先愼曰意林作左右而取備之元注與此同是馬氏所見本已有異者 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割爪不誠〇先愼曰乾道本以下無此字之下有臣字誠作割盧文弨云以下脫此字張本有臣藏本作誠不下誠字衍顧廣圻云藏本臣作誠是也今本割作誠按誠不句絕不否同字也割字當衍今本所改誤甚俞樾云割字涉注文而衍顧氏已訂正矣顧以誠不句絕非也誠不當作不誠注云割爪不誠則所見本未倒也下文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注云僞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正與此一律先愼案割字張榜本作誠是也上臣字藏本誤作誠耳臣字當衍盧顧誤從藏本故於下不誠二字未誤之張本而反譬之俞氏知止顧氏讀誠不之非而不審張本作不誠之是亦未見其能擇善而從也御覽引作以此察左右之不誠是其證今據刪改意林作以此察左右之虛實亦有此字虛實卽不誠也明爲馬氏所改

韓昭侯使騎於縣。先愼曰乾道本連上趙本提行昭下無侯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昭下有侯字今據改 使者報。昭侯問盧文弨曰藏本有字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先愼曰乾道本令下有入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入字先愼案入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固字藏本作同趙本作國並誤 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先慎曰白孔六帖十四引主作王 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先慎曰此當作吏乃以君爲神明皆悚懼其所文義乃順後人不明所字之義因移以君爲神明於所字下失之上文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又以韓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句法一例是其證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史作吏下文同按吏字誤也韓策云安邑之御史死 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史○盧文弨曰注下似當有之妾二字先慎曰上經注云使庶子愛御史亦無之妾二字是注本作愛御史也其誤已詳上經注下 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已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先慎曰此下疑有脫文上經注云欲取請明之稱也當本此下說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已也。乃僞謗樛豎以知之。樛豎王之所愛令僞謗之必讀而言王之疑已也○盧文弨曰注令當作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謂作衛按謂當作韓陽山當作山陽戰國韓策有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云云可爲證樛豎亦韓人本書說林上及難一篇皆云韓宣王謂樛留也今本輒改爲衛謬甚

淖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爲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盧文弨曰藏本齊下有文字或譌作攴而脫其旁先慎曰乾道本重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重也字先慎案也字不當重今據刪張榜本此接前下不提行誤

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此本作令王知之走字衍文也舊注於上經云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令君知卽令王知也可證舊本之無走字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爲亂也○俞樾曰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

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舊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顧廣圻曰藏本作誠信不按此當作誠不舊注誤先愼曰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語極明顯不當倒不字顧說非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盧文弨曰倒字後十一卷中作到乃古字此亦當同

衞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先愼曰意林作關吏乃呵之 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盧文弨曰與字衍意林作因以金與關吏乃尊藏成文吏荀子王制注引作市後亦同顧廣圻曰因事關市以金與句絕關吏乃舍之五字爲一句王先謙曰因事關市句以金與關吏句關市蓋關吏之從者與吏有別以情事詒苛難之事吏不便自爲之故知有別也此人僞事關市因緣得通關吏而與以金文自明顯後人失其讀耳先愼曰荀子注作賂之以金亦非元文 嗣公爲關吏曰。先愼曰拾補爲改爲謂顧廣圻云荀子注引爲作召先愼案爲謂古通作爲不誤御覽八百二十七引爲作謂吏作市 某時有客過而所。王渭曰句絕 與汝金而汝因遣之。盧文弨曰荀注因作回 關市乃大恐。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市作吏誤楊注引作市 而以嗣公爲明察。顧廣圻曰此下今本有右傳二字誤乾道本藏本皆無後各卷同此說也非傳

韓非子集解卷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先愼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爲用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增 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刷。先愼曰張榜本趙本刷作尉盧文弨云藏本作刷淩本同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云祇夜語之見疑寧懷尉之足恃夜語當亦本此今此作久語未定孰是刷本作尉則尉字爲誤明矣顧廣圻云以下當有故字主當作富見下文刷今本作尉誤說文刷本作㕞云拭也言巾帨之屬可用以拭者俞樾云按顏賦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古人朝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 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先愼曰乾道本諫作權顧廣圻云今本權作諫按此有誤未詳先愼按下文胥僮長魚矯諫曰又諫曰諫字兩見作諫者是改從今本 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先愼曰臣上故字衍 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衞人之夫妻禱祝也。先愼曰乾道本夫妻作妻夫盧文弨云夫妻舊倒今從張本與後文同先愼按張榜本亦作夫妻今據改 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先愼曰攻張榜本誤作公 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顧廣圻曰說黃作璜按黃璜同字 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

牛教申不害。盧文弨曰韓策史記趙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俱作大成午此牛字譌後同先愼曰成史作戊通志氏族略四謂大戊氏晉公子大戊之後或謂殷大戊後案徐廣史注云戊一作成與韓策及本書合則作戊者形近而誤也路史後紀十注又作郕古字通 司馬喜告趙王。先愼曰策喜作憙 呂倉規秦楚。先愼曰下作秦荆本書荆楚並用 宋石遺衞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先愼曰門人當作門者 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先愼曰乾道本無誅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誅字按脫一字未詳爰袁同字也先愼按下文司馬喜與季辛惡因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明此脫誅字今依補 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先愼曰忌下說作極左昭十五年傳作極史記侯表楚世家子胥傳呂覽愼行篇淮南人間訓吳越春秋作忌極忌聲近通用 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廥而中山罪。先愼曰下廥作廐 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先愼曰乾道本尸作市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市作尸按句有誤先愼案尸字不誤尸主也其尸主之謂其君主之也下云國害則省其利者即指君言今從藏本今本改 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不僖侯譙其次。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不字按依說當作昭 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愼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

夫人用毒藥。衞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公果遇賊。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先愼曰田常下說作田恆後人避諱改也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先愼曰淫亂也靡非也人主之察既亂則舉事皆非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先愼曰此言人主不明敵之所務則敵得以廢置我之人才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先愼曰乾道本宣下有王字無人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美下有人字今據補佯遺書而萇宏死。先愼曰趙本無宏字盧文弨云宏字脫張本有用雞猳而鄶桀盡。先愼曰桀一本作傑盧文弨云傑張本作桀後同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蓆。先愼曰說作席

廟攻。先愼曰趙本作廟攻七盧文弨云此承上參疑廢置爲言故不在六微中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先愼案經既明言六微則不應有七字此接上文而來並不應另標廟攻二字

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

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先愼曰老子云魚不可脫於淵賞罰者。先愼曰乾道本賞下提行盧文弨云淩本連上是今據改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先愼曰喻老篇國作邦此作國漢人改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故作故與誤先愼曰久當作夕下同說見上懷左右刷。則左右重。先愼曰張榜本趙本刷作尉誤下同說見上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顧廣圻曰此下當有取重二字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先愼曰一本不提行盧文弨云本提行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先愼曰事見左成十八年傳

州侯相荊。而貴主斷。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燕人惑易。故浴狗矢。先愼曰乾道本惑易作無惑案無惑則不浴矣下文公惑易也明無惑乃惑易之誤今據張榜本改此條舊連上今提行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因浴之以狗矢。一日。燕

人李季好遠出。先愼曰乾道本重好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重好字先愼案藝文類聚十七御覽三百九十五及四百九十九引不重好字今據刪 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先愼曰乾道本至作之顧廣圻云今本之作至按句有誤先愼按季好遠遊今不期而返出家室意計之外也作至字是改從今御覽四百九十九引作李季至三百九十五引作季忽歸藝文類聚作季至皆非元文不足據 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先愼曰藝文類聚引無中字其室婦曰作妾曰 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先愼曰御覽引公子作士下同佯作陽 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先愼曰乾道本無曰字趙本皆下有曰字藝文類聚御覽引並有曰字今據補 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一云屎○先愼曰乾道本牲作姓盧文弨云姓一作牲藏本作姓似牲之譌先愼案御覽引正作牲今據改左昭十一年傳杜注五牲牛羊豕犬雞也 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顧廣圻曰此亦劉向校語本卷上文云矢一云屎下文共立一云公子蘇皆同例與舊注相混而實非舊注也今山海經晏子春秋皆多如此云者韓子當不止三條殆經後人刪去之耳

一衞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顧廣圻曰句絕故與下文布韻 得百束布。先愼曰乾道本束上有來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此不當有先愼案來卽束字形近誤衍藝文類聚八十五御覽五百二十九八百二十引並無來字今據刪 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先愼曰藝文類聚引句末有妾字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顧廣圻曰二句荆王之言也上無曰字古書多此例 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顧廣圻曰此下當有一曰二字 魯三桓公偪。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公字按此不當有先愼曰魯三桓偪四字不成句公偪當作偪公公謂公室也乾道本藏本誤倒今本不審而刪之不可從 昭公攻季孫氏。

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盧文弨曰張淩本皆無者字先愼曰御者左昭二十五年傳作司馬鬷戾〕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先愼曰乾道本脫上季字趙本移季字於與下誤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下有季字今據補〕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先愼曰撞公圍也〕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先愼曰逐當爲逡之誤之下當有齊字事見左傳〕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攻作功按攻功皆當衍讀以有齊句絕俞樾曰爾雅釋詁攻善也有讀爲又相韓而有攻齊謂相韓而又善齊也下文云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改攻爲功失之〕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公叔因內齊軍於鄭。〔先愼曰鄭卽韓也說見說林上〕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盧文弨曰璜藏本作黃與前同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搆之。以自重也。〔先愼曰搆講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先愼曰今天當作今若〕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先愼曰殺請殺其使也吳當作吾文種自謂故後鄙之譖種種之見殺實基如此〕

大成午。先愼曰牛乃午之誤說見前 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先愼曰以上當有子字下白圭相魏王條子以韓輔我於魏語意正同此脫子字 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先愼曰拾補嘗改常是也

呂倉。先愼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云淩本別為條今據改 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荊。微諷秦荊。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 衞君。荊將也。兩國搆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衞君書曰。二軍相當。先愼曰乾道本軍作君顧廣圻云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上文宋石石當作軍也先愼案顧說謬君與軍音近又涉上文而譌當作軍今據改 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先愼曰乾道本魏下有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今據刪 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盧文弨曰此即左定二年邾莊公夷射姑事而傳譌耳 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先愼曰跪與危通足也說詳外儲說左下篇 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隸作瀝 夷射叱曰。去。先愼曰乾道本叱曰二字誤倒從張榜本改 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王先謙曰誅責也與下乃誅萇弘而殺之文句一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曰。先愼曰乾道本重濟陽君三字顧廣圻云今本不重濟陽君按此當衍今據刪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先謙曰言不足至此故殺爲疑詞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荊王先愼曰張榜本荊王以下至一日並脫趙用賢云此以下迺本俱脫失今從宋板校定所愛妾有鄭袖者。荊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顧廣圻曰王字下至乃誅蓋弘而殺之藏本脫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先愼曰爲當作若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先愼曰亟急同字王言美女前。王先謙曰此當再有美女二字近王甚。數掩口。王悖然怒曰。顧廣圻曰今本悖作勃誤按悖悖同字後又多作悖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先愼曰御下當有者字一曰。魏王遺荊王美人。荊王甚悅之。先愼曰藝文類聚十八引荊作楚美人作美女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先愼曰子下當有之字此與下句文法一例戰國楚策正有之字明此脫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妒也。因爲新人曰。先愼曰爲與謂古本通趙本及御覽三百六十七引作謂後人所改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

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盧文弨曰已字疑衍顧廣圻曰戰國策云妾知也先愼曰已卽人已之已不已知也言我不知也故王強問之正女子進讒常態無不字則與下文王強問之句不合策下作王曰雖惡必言之與此不同兩書不能強合當各依本書爲是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先愼曰張榜本惡聞王臭下用上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坐但掩口作掩鼻悖然作勃然末句御作御者 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先愼曰可當作亟 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荊令尹之近者也。先愼曰左傳留無及也（及卽極之誤）往往還近也陸氏釋文云近附近之近 郄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郄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盧文弨曰殆當作急吳越春秋作王急去之王謂平王先愼曰事見左昭二十七年傳時平王已死吳越春秋誤作王殆猶必也君殆去之謂君必去之也呂覽自知云座殆俞在於門往殆猶必也盧說非 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郄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先愼曰爲猶相也上文季辛與爰騫相怨句法正同 陳需新入。不善犀首。俞樾曰入字衍文上文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善犀首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 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顧廣圻曰張壽張旄也陳需田需也大致與戰國楚策所云張旄果令人要靳尙刺之爲一事傳之不同也王先謙曰上言犀首走此誅之疑逐之之誤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先愼曰請下當有於字 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顧廣

圻曰廣當依上文作膺 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顧廣圻曰今本無而字誤也 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先愼曰謂不察客固有私怨也 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先愼曰乾道本者作有今據趙本改顧廣圻云少上有字當作之非 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閒君之國。君殺之。王先謙曰殺之上當有不字無則義不可通 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先愼曰益字疑衍上文少庶子不見知欲入愛於君是濟陽君初不親少庶子也刺老儒君還親之則親上不當有益字還音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王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先愼曰解和也本書多用搆字

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甚。先愼曰各本甚有二字作甚據藝文類聚八十五引改謂民間甚有黍種也 昭侯令人覆廩。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先愼曰各本不重廩字據藝文類聚引補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廥窌者。顧廣圻曰窌當作[illegible] 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王先謙曰果燒下疑有者字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

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尙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尙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先愼曰意林而下有有字 文公召宰人而譙之。先愼曰藝文類聚十七引譙作誚下同 曰。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先愼曰各本無臣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補 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臠。先愼曰各本錐字作木而二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改刪 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肉盡赤紅。先愼曰各本肉作火今據藝文類聚意林引改 炙熟而髮不焦。先愼曰各本炙上有而字焦作燒今據藝文類聚刪改 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先愼曰乾道本得下有財無而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財字按句有誤王引之云無字後人所加得微卽得無也邶風式微傳云微無也晏子春秋雜篇云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莊子盜跖篇得微往見跖邪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矣先愼案王說是藝文類聚引作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今據刪疾嫉古通 公曰。善。乃召其下而譙之。先愼曰各本下上有堂字按堂字衍召其下謂召其次也藝文類聚引正無堂字今據刪 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先愼曰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死而作而死 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先愼曰御覽引無翳字蚤作枉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

能成也。顧廣圻曰不當作乃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先愼曰患當作惡 遂立奚齊爲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先愼曰句絕 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衞州吁重於衞。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顧廣圻云本書難三篇朝作宰史記周本紀云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郎其事索隱云名班與此不同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先愼曰此下當有以字 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先愼曰乾道本臣作人今據趙本改 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先愼曰爲謂字通 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芉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芉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兪樾曰爲字衍文能之諸侯乎言能適諸侯乎左傳作能行乎是其證也 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顧廣圻曰左傳云宮甲 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膰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廆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先愼曰卽聶政見韓策 韓廆走君而抱之。先愼曰策作韓傀走而抱哀公 遂刺韓廆而兼哀侯。顧廣圻曰說林上篇及韓策廆作傀同字哀公卽世家之列侯世本謂之武侯戰國策及此謂之哀侯各不同事在三年與世家之哀侯非一人也

田恆相齊。闞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恆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先愼曰喻老篇資費仲以玉版 令之諫紂而亂其心。盧文弨曰諫淩本作閒案顏氏家訓書辭篇穆天子傳音諫爲閒蓋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諫之下郭璞注也今本乃改正文作閒注作閒音諫殊誤此書亦是以諫爲閒淩本遽改作閒其誤亦同

荊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荊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荊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王先謙曰深知之猶言深結之先愼曰陰當作陽字之誤也陽與佯通 荊以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梨且謂景公曰。（盧文弨曰孫云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犂鉏顧廣圻曰上文作黎下文作犂犂是也今本皆作黎非史記孔子世家作犂鉏先愼曰御覽四百七十八引作黎鉏意林作黎且）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盧文弨曰哀字譌後漢書注引君何不遺魯君以女樂此在定公時云哀公皆誤王渭曰榮當作熒下文以榮其意同先愼曰哀公後漢注引同明此韓非子傳聞偶誤非字譌也後漢注上作定下作哀不足爲據）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盧文弨曰後漢書注引有而不褻三字）景公曰。善。乃令犂且以女樂二八遺哀公。（先愼曰各本二八字作六字盧文弨云意林亦作六疑皆二八兩字之譌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家語作好女子二八今家語作八十疑後人以史記之文改之八十人太多六人太少鄭非二八亦是八人方成舞列下晉遺虞亦同先愼案六字乃二八二字之誤御覽四百七十八引正作二八今據改）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先愼曰後漢注作遂去之三字御覽引作去而之齊）

楚王謂干象曰。（顧廣圻曰史記甘茂傳作范蜎徐廣云一作蠉索隱云戰國策一作蠉字今楚策作環先愼曰汲古閣文選過秦論李注引干象作于象干于字形相近而誤吳鼒云宋槧一卷中前作于後作干查姓氏急就篇注楚有干象不誤）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先愼曰賢上相字衍）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顧廣圻曰徐廣云滑一作涓策無邵字先愼曰史記甘茂傳作召滑賈誼新書亦作召秦本紀作昭楚策作卓趙策作淖召昭卓淖皆一聲之轉李善文選過秦論注引此亦作召召邵古通）五年而能亡越。（先愼曰文選注引亡越作滅之）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王先謙曰日字疑昔脫其半）今忘之秦。不亦太亟忘乎。（先愼曰乾道本兩忘字作亡顧廣圻曰當依策作忘先愼按張榜本作忘今據改）王

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俞樾曰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玉衣給云珍裘妾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玉食言玉食衣言玉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環本同作王後人不解而臆改耳 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蒜○顧廣圻曰策作公孫赫史記云向壽不同也

吳攻荊。先愼曰乾道本攻作政今從趙本改 子胥使人宣言於荊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荊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先愼曰乾道本違上今從趙本提行 欲伐虞虢。先愼曰乾道本無欲字盧文弨云一本作欲伐虞案經是虞虢先愼案乾道本脫欲字一本脫虢字耳御覽三百五又四百七十八五百六十八引作欲伐虞虢今據補 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榮其意而亂其政。先愼曰各本二八字作六字今據御覽引改榮當作熒

叔向之讒萇弘也。王渭曰因學紀聞謂此時叔向死已久先愼曰說苑權謀篇記誅萇宏事與本書略同蓋古人相傳偶異也 爲萇弘書。先愼曰乾道本作爲書曰萇弘拾補作爲萇弘書盧文弨云爲書曰萇弘誤今從淩本刪乙 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先愼曰行字當衍 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盧文弨曰淩本無此三字王先謙曰而殺之三字句例見前淩本妄刪先愼曰難言篇云萇宏分胣

鄭桓公將欲襲鄶。顧廣圻曰他書鄶又作檜會 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盧文弨曰張本無與字淩本作盡與其名姓顧廣圻曰盡與說苑權謀篇作書其俞樾曰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爲與是其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云舉謂紀錄之也然則盡舉姓名爲悉記錄其姓名矣 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

外而埋之。先愼曰乾道本埋作理顧廣圻云理當作埋先愼案張榜本作埋今據改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

七王先謙曰七字不當有　秦侏儒善於荊王。而陰有善荊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先愼曰有讀爲又　荊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鄴令襄疵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此條在秦侏儒後當誤倒也先愼曰依經次不誤顧說非　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先愼曰乾道本不重魏王二字盧文弨云舊不重張凌本皆重今據補　趙乃輒還。王念孫曰輒還當作輟行言趙王知魏之有備而止其行也輟字旣譌作輒後人不得其解故改輒行爲輒還不知上言趙謀襲鄴則兵尙未出不得言還也

衞嗣君之時。有人於縣令之左右。先愼曰各本脫縣字據御覽七百九引補　縣令發蓐而席弊甚。先愼曰各本令下衍有字據御覽引刪　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韓非子集解卷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先愼曰索隱云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密作宓案說作宓宓密同字　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王先謙曰弘與閎同迂弘與下迂深閎大同義離世謂遠於事情　其說在田鳩對荊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在誤先愼曰用張榜本作無案用當作忠明君聖主當作知者明主謂藥酒忠言知者明主之所以獨知也下說良藥苦於口知者勸而飲之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是其證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先愼曰用爲張榜本作爲用誤此與下不以儀的爲關相對爲文　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先愼曰儀準也見國語周語注　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之而字當衍　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顧廣圻曰李當作季季良惠施宋鈃墨翟也　論有迂深閎大。非用也。先愼曰乾道本無迂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今據補　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顧廣圻曰畏當作魏魏牟也聲近誤震當作虞瞻何莊子讓王篇釋文云瞻子賢人也淮南作詹車當作陳陳駢也形近誤狀皆當作皆狀　言而拂難堅确。非功也。顧廣圻曰言而當作行有　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顧廣圻曰務光卞隨鮑焦介之推也墨翟二字有誤或當作申徒狄先愼曰墨翟卽田仲之譌下說屈穀獻堅瓠於田仲卽此　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先愼曰也字衍文此與下句相對成文不當有也字　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先愼曰餉下說作饟字同

三挾夫相爲則責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挾夫作夫挾誤 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顧廣圻曰譟當依說作譙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句踐之稱如皇也。趙用賢曰如皇臺名 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先愼曰張榜本挾夫至此脫下且字作夫案實疑士之聲近而誤懷瘳士謂欲士之病愈也 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播吾之迹。顧廣圻曰播藏本今本作播他書又作番先愼曰張榜本作播云當作番案播播番古字通用 華山之博也。王先謙曰下然字當在也上誤倒 然先王所期者利也。先愼曰張本無然下二十二字 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王先謙曰目乃自之誤言晉文自辭說先愼曰趙本社作社譌下說正作社 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先愼曰如是以下二十字張榜本無 鄭縣人得車厄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厄作軛案說作軶先愼曰厄卽軶之通借字 衞人佐弋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弋下有也字今據補 卜子妻寫弊袴也。先愼曰乾道本寫作爲趙本作爲盧文弨云爲後本作寫俱譌後作象今定爲寫爲卽象字謂彷象也顧廣圻云卜當依說作乙先愼案盧說是今從拾補本改卜字不誤說見下 而其少者也。王先謙曰語意不完依說者下奪侍長者飲四字

先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先愼曰乾道本小上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愼案依上文當有今據補張榜本無下說至記也十四字 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先愼曰信趙本作能 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作不 故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

腓肩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先慎曰乾道本託作記顧廣圻云藏本記作託今本作托慕案說作託慕俞樾云乾道本託誤作記當從道藏本訂正趙用賢本託下有慕字則由誤讀下文而衍也下文曰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此於託字絕句仕謂仕者託謂託者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然則古人自有仕與託之兩途凡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養之觀孟子可見故曰辭仕託蓋仕可辭託亦可辭也慕叔向者自爲句後人不達託字之義誤以託慕連讀遂於此文亦增入慕字耳又錘字無義疑古本止作垂莊子逍遙遊篇其翼若垂天之雲崔譔曰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國之垂猶邑之半垂亦半也今加金作錘則不可通矣先慎案俞說是今從藏本此三士者。先慎曰三士中章胥己叔向言襄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先慎曰中音竹仲反一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王先謙曰繩外繩墨之外一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禮之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盧文弨曰周當是害之誤國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王先謙曰威即畏威畏同字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王先謙曰慮儒之端已兆於此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盧文弨曰王當作主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傅說之以無衣紫。緩之以鄭簡宋襄。顧廣圻曰藏本緩作綬今本緩之作子產皆誤宋襄二字連上讀先慎曰此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戰二條緩字未詳所當作責之以尊厚耕戰。先慎曰疑當作責尊厚以耕戰之字衍尊厚猶貴富謂人君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顧廣圻曰親字句絕今本位作涖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顧讀非位下連上爲句位涖古字通周禮注故書位爲涖涖亦爲位以躬親涖下與下說鄭君先務以涖民句例相同夫字當衍且爲下走睡臥。先慎曰乾道本無且爲下三字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走上有且爲下三字先慎案張榜本而以躬親涖下下有且爲下走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食服戰雁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三十八字合下說而成非定本也走上當有且爲下三字今據補下走即下說景公釋車下走事睡臥即昭侯讀法睡臥事與去捔弊微服。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去作夫捔說不見此事孔丘不知。故稱猶盂。鄒君不知。故先

自僞。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主下有表字按非也此當有曾字 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顧廣圻曰曾字當衍上文所錯入也

右經。先愼曰乾道本無此二字顧廣圻云今本此下有右經二字乾道本藏本無下卷同按此當有今據補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不齊不肖。先愼曰乾道本不齊二字作賤誤今據張榜本改 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王先謙曰身體當作體身誤倒 其言多不辯。何也。先愼曰各本多下有而字顧廣圻云而字當衍先愼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引無今據刪 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先愼曰御覽引無令晉二字 從文衣之媵七十人。先愼曰各本文衣作衣文據御覽乙 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先愼曰各本作薰桂椒之櫝今據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七百十三又八百三八百二十八初學記二十七引改 綴以珠玉。飾以玫瑰。

輯以羽翠。先愼曰藝文類聚御覽引均作緝以翡翠 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顧廣圻曰此當有用字 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顧廣圻曰句絕 蜚一日而敗。顧廣圻曰五字爲一句下同 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盧文弨曰張本有吾字 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張榜曰蓋王偃時築以備齊 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先愼曰稽御覽五百七十二引作督下同 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先愼曰張榜本無勝字 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盧文弨曰己下當作已 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先愼曰乘下當有之奉二字 右御冶工。先愼曰乾道本冶作治趙本作冶工與下文合是也今據改 言王曰。先愼曰言

當作謂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先愼曰乾道本以上有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上無今字今據刪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又謂王曰。先愼曰各本又作人據御覽九百五十七引改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燕王徵巧術人。先愼曰乾道本作一日好微巧王渭云日下當脫燕王二字選注有先愼案張榜本一日作燕王無一日二字亦非微卽徵字形近而誤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九百十引正作燕王徵巧術人是其證今據改御覽五百二十引作燕王欲攻衛白孔六帖八十二引作燕王好微巧九十六引作燕王好微巧並誤然皆有燕王二字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先愼曰乾道本請以作日能以三字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請以二字今據改張榜本請以二字作有請爲以四字亦誤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先愼曰乾道本無客曰二字顧廣圻云今本句上有客曰二字先愼案有者是也據今本增藝文類聚引有曰字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爲削者也。先愼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弨云臣下張本有爲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據補諸微物必以削削之。先愼曰乾道本不重削字顧廣圻云藏本趙本重削字今據補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盧文弨曰淩本無此句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削之。盧文弨曰此下多脫文孫云文選魏都賦注引王曰客爲棘刺之端何以理之理必本是治字今此接削之二字誤當刪顧廣圻曰削當作刺之下當有母猴何以四字曰以削。先愼曰以讀爲已王曰。先愼曰各本無王曰二字盧文弨云文選注有王曰二字今據補吾欲觀見之。盧文弨曰選注引吾欲觀客之削也顧廣圻云見字衍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先愼曰乾道本兒作見顧廣圻云今本見作兒案兒是也兒說見呂氏春秋君守篇淮南人間訓先愼案顧說是今據改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先愼曰藝文類聚九十三引白馬下有之字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先愼曰顧視也古人馬稅當別毛色故過關視馬而賦不能辯也故籍之虛辭。先愼曰之字衍藝文類聚引無之字虛字作空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先愼曰張榜本常作嘗下仍作常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先愼曰十步當作百步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先愼曰問辯篇全作中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先愼曰乾道本無逢字顧廣圻云今本羿下有逢字案依上文當補問辯篇有逢字今據增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王先謙曰也字當在言下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顧廣圻曰句絕而說其辯。顧廣圻曰句絕說讀如悅不度以功。顧廣圻曰句絕譽其行。顧廣圻曰句絕而不入關。顧廣圻曰句絕藏本同今本不度下有之字譽上有而字無而不入關四字皆誤上文云不以儀的為關此其說也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先愼曰乾道本無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八字今據御覽四百九十六意林引增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先愼曰意林兄下有弟字御覽引無我並作吾訟此而不決。盧文弨曰藏本作訣先愼曰趙本作訣誤御覽作決以後息者爲勝耳。先愼曰意林息作罷案此謂皆無情理故以辭長者爲勝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盧文弨曰莢譌下同前作策策莢同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漆莢者同狀。先愼曰髹本作髤玉篇髹同髤史記貨殖傳木器髹者千枚注徐廣云髹漆也漢書皇后傳殿上髹漆師古云以漆漆物謂之髹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捎漆捎即髹聲之轉此謂所畫不辨黑白與漆莢同也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先愼曰加莢於牆牖之上以觀其畫也案此即西人光學之權輿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先愼曰素未畫也此言畫莢之用何異素髹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先愼曰各本無下最字據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意林引補犬作狗下同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盧文弨曰詩大明俔天之妹韓詩作磬是磬俔同義說文俔一曰聞見蓋俔從見是有見義磬本同以俔爲義當爲朝夕見於前也先愼曰御覽引罄作觀下同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先愼曰各本魅作神案神當依上文作魅藝文類聚意林御覽引正作魅今據改意林形下有像字不罄於前。故易之也。先愼曰藝文類聚御覽不上有無形者三字

齊有居士田仲者。盧文弨曰即陳仲子宋人屈穀見之盧文弨曰文選七命注引穀作轂下有往字見之下有謂之二字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人而食。先愼曰各本恃下有仰字盧文弨云仰字疑衍下選注引無今據刪今穀有樹瓠之道。先愼曰選注引作穀有巨瓠案樹巨聲近而誤當作巨之道二字衍堅如石。厚而無竅。盧文弨曰選注此下不同云而獻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斟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瓠以爲也屈轂曰

雖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悳而不對 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顧廣圻曰剖字當衍 而任重如堅石。顧廣圻曰任重二字涉下節而衍如堅當作堅如 則不可以剖而以斟。顧廣圻曰下以字當衍 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瓠將弃之。先愼曰乾道本棄上有以欲二字今據張榜本刪 今田仲不恃人而食。先愼曰各本恃下有仰字說見上張榜本無田字 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爲屋。盧文弨曰下三條宜連顧廣圻曰虞卿也虞卿同字呂氏春秋別類篇云高陽應高誘注或作魋 謂匠人曰。屋太尊。盧文弨曰據其太崇也藏本太作大 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先愼曰乾道本此五字在夫濡塗重上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虞慶曰不然五字在此宜卑下誤先愼案今本是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正申塗濡椽生之義以撓椽任重此宜卑辨虞慶屋太尊之說皆匠人之詞宋本誤以虞慶曰不然五字於夫濡塗重上文義不可通藏本沿其誤耳今改從今本 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先愼曰乾道本無以直二字顧廣圻云藏本直下有以直二字今據補今本無以字 此益尊。匠人詘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塗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閒。屋果壞。

范且曰。顧廣圻曰范雎也且雎同字 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先愼曰張榜本趙本作范且曰不然誤此皆范且自謂不應有曰字 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先愼曰工窮於詞依且爲之 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卻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王先謙曰擬之不能遠過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顧廣圻曰連上十一字爲一句乾道本以下皆誤以范且提行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顧廣圻曰爲虛辭逗其無用而勝句絕實事逗其無易而窮也句以上今失其讀先愼曰無易者其道不可易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顧廣圻曰不上當有工匠二字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先愼曰趙本然而下有秦強而三字張本從夫慕至此均無

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先愼曰句子長而怨。先愼曰句子盛壯成人。先愼曰句其供養薄。先愼曰句父母怒而誚之。先愼曰以上今皆失讀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顧廣圻曰調當作請易錢當作錢易易去聲下同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顧廣圻曰熟上當有且字耘當作云此與下文

錢布且易云也句斷不知者改作耘字誤甚 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顧廣圻曰者字衍耕句絕 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畦作疇案時非此之用句當衍二字未詳孫詒讓曰時當作埒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畦埒也是其證此畦埒二字蓋注文傳寫誤混入正文遂複舛不可通耳 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盧文弨曰調疑周先愼曰盧說是調即周之誤上文不周於爲已即其證 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敎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顧廣圻曰公當作王宋當作崇見說苑指武篇先愼曰經亦作文公疑非文王伐崇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淵泉之池。先愼曰各本淵作深無泉之二字據御覽一百七十七引改增掘淵泉之池與築如皇之臺二文相對明深乃淵之誤又脫泉之二字耳 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爲民誅之。先愼曰乾道本無來字盧文弨云張本有先愼案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先愼曰左傳作蔡人嫁之 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稽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稽作規誤俞樾曰稽字無義疑當作指漢書河間獻王德傳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字亦作旨孟子告子篇願聞其旨是也齊桓公伐蔡意在蔡姬故管仲請無以此爲指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禮記王制篇有旨無簡不聽即尚書呂刑篇有稽無簡不聽之異文然則稽旨通用古有徵矣道藏本改稽爲規非是先愼曰稽字不誤史記樗里子甘茂傳正義漢書賈誼傳應劭注司馬遷傳顏注荀子王制楊注並云稽計也桓公之計在伐蔡故管仲請無以此爲計也語極明顯俞氏謂稽字無義失之考耳 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

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先愼曰乾道本無因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　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爲天子誅之名。先愼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弨云有下脫爲字張湊本有今據補　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據趙本提行　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母。立而泣。先愼曰各本作傷者之母立泣盧文弨云立疑衍俞樾云立字不當有蓋卽泣字之誤而衍者先愼案上之字衍盧俞說並誤立下脫而字今據藝文類聚五十九御覽四百七十七引改　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尙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先愼曰下今字當衍藝文類聚引作吳子吮其父之傷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御覽引與藝文類聚略同蓋所見本與今異說苑復恩篇作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涇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王先謙曰播吾卽番吾見史記趙世家六國表又作鄱吾漢常山郡有蒲吾縣蒲番雙聲字變在今正定府平山縣東南漢地理志云縣有鐵山一統志以爲卽房山當卽主父令工施鉤梯者也先愼曰播張榜本趙本作播說見上　刻疏人迹其上。盧文弨曰疏卽疋之異文疋足也下人迹二字當本是注誤入正文俞樾曰疏當作疎卽迹字也迹籀文作速此變作疎亦猶迹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當作刻人疎其上寫者依今字作迹而疎字失不删去遂誤倒在人字之上又誤其字作疎也　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顧廣圻曰爲博句絕箭長八尺句　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先愼曰張榜本無矣字御覽二十九卷引亦無矣字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盧文弨曰孫云文選鮑明遠東武吟注引令下有曰字可省豆藏本作豋同下先愼曰治要御覽七百九又七百五十九引均無曰字　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先愼曰乾道本面作回黧下無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黧下有黑字先愼案張榜本趙本回

作面手足胼胝面目黧黑相對成文乾道本誤下文作面目黧黑是其證今據改治要引正作面目黧黑 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盧文弨曰選注引意下有者字 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先愼曰乾道本無而君捐之四字盧文弨云選注有先愼案治要御覽引亦有而君捐之四字今據補 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先愼曰乾道本棄作捐今據選注治要改 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盧文弨曰有功選注倒 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先愼曰乾道本臣下有有字盧文弨云選注無先愼案治要及御覽引並無今據刪 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尙自惡也。而況於君。先愼曰治要有乎字 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攐撅而置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攐作撅王僴曰魏書古弼傳引此作褰裳今案此同字耳字書無攐字 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乃解左驂而盟于河。先愼曰乾道本乃作可誤治要作乃今據改

鄭縣人卜子。王先謙曰此條依經當在衞人佐弋後先愼曰乾道本卜作乙顧廣圻云今本乙作卜誤此猶言某乙也姦劫弑臣云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亦猶言某甲用人云罪生某甲生乙亦可證先愼案顧說非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御覽六百九十五引乙作卜今據改 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先愼曰乾道本無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吾下有故字案此不當有先愼案御覽引作似吾故袴明乾道本脫故字顧說非北堂書鈔引作象吾故袴今據補 妻因毀新令如故袴。先愼曰各字妻下有子字北堂書鈔今據刪御覽引作妻因鑿新袴爲孔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先愼曰御又得一車軛也 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鬭。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裷麾之。鳥驚而不射也。先愼曰方言裷裷謂之幭郭注卽帊幞也

鄭縣人卜子。先愼曰各本卜作乙御覽六十三又九百三十二引乙作卜是以卜爲姓今據改又九百三十二引子下有壽字 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顧廣圻曰此條不見於上先愼曰御覽引亡其二字作失字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先愼曰自喜二字疑效善之譌 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欲效善。先愼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覽八百四十五引無今據刪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先愼曰非下九字御覽引作亦自飲而盡之六字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先愼曰乾道本對上有書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書字今據刪 書言之固然。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先愼曰乾道本以下並連上趙本於梁下提行並誤今依盧校改上書字當作記涉上文而誤下書言之固然亦當作記言之固然經言宋人之讀書與梁人之解記若下不作記字則經不分別言矣 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廣圻曰日當作曰人質切 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先愼曰藝文類聚八十白孔六帖十四御覽五百九十五引郢作鄭 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先愼曰各本而上有云字誤作過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八百七十引刪改御覽五百九十五引作而誤於書中云白孔六帖引作而設書舉燭字並非 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說之。先愼曰各本無國字據白孔六帖御覽引增說讀爲悅 曰。舉燭者。尙明也。先愼曰藝文類聚御覽引尙作高 尙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悅。先愼曰乾道本不重王字盧文弨云舊脫其一今據拾補增 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先愼曰乾道本世下有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今據刪

鄭人有欲買履者。先愼曰各本欲買作且置御覽四百九十九六百九十七八百二十七引置均作買今據改欲御覽一作身 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先愼曰御覽八百三十七引之作入 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先愼曰御覽引度下有數字

四先愼曰乾道本無四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今據補 王登爲中牟令。顧廣圻曰王當作壬呂氏春秋知度篇作任壬任同字 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盧文弨曰中章二字呂作瞻先愼曰中章胥已二人名下文一日而見二中大夫是其證呂作瞻則爲一人誤 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王先謙曰爲上疑奪以字 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盧文弨曰呂作非晉國之故顧廣圻曰臣當作國意當作章 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盧文弨曰絕呂作終 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先愼曰乾道本無邑字顧廣圻云今本者下有邑字案依上文當有據今本增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先愼曰一本錘作鍾盧文弨云錘張本作鍾與前同語難解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鍾作錘誤案上文亦云錘皆未詳案八說篇云死傷者軍之乘或此與彼同先愼案錘鍾皆乘之誤國之錘猶國之半也說詳前八說篇作乘亦誤又案御覽三百七十二引韓子曰晉平公與唐彥坐而出叔向入公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侍唐子腓痛足痺而不敢伸叔向不說公曰子欲貴吾爵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無欲也非正坐吾無以養之（腓脹下唐彥一作唐亥案即亥唐倒文）當爲此條一日佚文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先愼曰上恐字下當有已字恐已因死恐已因生二句文當一律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顧廣圻曰見好當依下文作好顯 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顧廣圻曰中山策以見作而朝 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先愼曰御覽二百九十一引伉作亢 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先愼曰下士居朝御覽引作下居士而朝之 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者。先愼曰乾道本無陳字顧廣圻云今本行下有陳字先愼案依上文當有御覽引作陣陣卽陳字今據補 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先愼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先愼案御覽三百八十九八百十四兩引有得字今據補 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先愼曰乾道本不重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紫字今據補 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紫也。先愼曰乾道本無止之二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欲字案欲下有脫文先愼案御覽三百八十九引欲下有止之二字是也今據補八百十四引無欲何不試四字節文也今本不審並刪欲字不可從 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郞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先愼曰乾道本王字作欲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上欲字作王今據改 王請自解紫衣而朝。先愼曰乾道本請作以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以作請案以上有脫文先愼案以乃請之誤依今本改王請自解紫衣而朝謂王朝時請先解已之紫衣也此句並無脫文 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一曰。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荊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先愼曰趙本國小二字誤倒 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先愼曰患下當有一曰二字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先愼曰也字衍文 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顧廣圻曰之下當有罪字事上當有脫字未詳先愼曰治要引尸子治天下篇作寡人之任也下于之罪亦作子之任 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之蔭於街者。莫援也。先愼曰舊本無之字莫下有有字今據御覽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引删 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先愼曰變字疑誤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顧廣圻曰與三傳不合 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顧廣圻曰未詳 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盧文弨曰下曰字藏本無 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

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盧文弨曰春秋襄公之卒在次年五月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先愼曰自親二字涉下文而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先愼曰上當作食上經下張本有此數句蓋誤以說入經然作耕以爲食則張氏所見之本不作上正可以訂正上爲食之誤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先愼曰少海卽勃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王渭曰晏子春秋煩且作繁駔案此同字也使騶子韓樞御之。先愼曰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二云公使韓子休追之此韓樞疑卽彼韓子休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俞樾曰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爲不盡不盡卽不進也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進當爲盡是進與盡古通用詩文王篇毛傳訓盡爲進師古注漢書高帝紀曰進字本作賮又作贐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而失删盡字遂並失其讀矣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先愼曰乾道本無樞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王先謙曰與去聲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先愼曰官字涉下文衍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先愼曰乾道本達上今從趙本提行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先愼曰治要引尸子處道篇圜作圓案說文圜天體也全也周也是圜爲正字御覽七百六十引二句互易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纓甚貴。先愼曰乾道本不重纓字御覽三百八十九六百八十六事類賦十二引並重今據增鄒

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先慎曰。乾道本乃斷二字作長字。民上有先字。顧廣圻云。今本作乃斷纓出以示民。案句有誤。先慎案。今本語極明顯。今據改。是先戮以莅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今依拾補增。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先慎曰。趙本日作曰。誤。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顧廣圻曰。韓策云。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云云。此有脫文。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先慎曰。僖二十五年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國語亦作三日。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衞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衞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俞樾曰。信名之下。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曰安信。箕

鄭告以信名信義信事下乃一一申之也今奪之則文不備　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期返而食。先愼曰乾道本期返而食作今返而御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今作令誤先愼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期反而食今據改　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先愼曰各本作起不食待之御覽四百七十五八百四十九引並作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今據改　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先愼曰御覽引方作乃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顧廣圻曰魏策云天雨餘多不同先愼曰治要無天字　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先愼曰治要可上無不字風疾作疾風　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顧廣圻曰之妻二字當衍先愼曰妻上治要無之字　其子隨之而泣。先愼曰治要無之字　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妻適市來。先愼曰乾道本無妻字治要有今據補適作道誤　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王先謙曰非下疑有可字　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先愼曰乾道本今作令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令作今先愼案治要作今今據改　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先愼曰各本上母字作父不重子字今據治要增改　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爲戒。先愼曰各本警下有爲字與上有以字戒作戍今據御覽五百八十二事類賦十一引刪改　飲酒醉過而擊。先愼曰各本擊下有之也二字據御覽事類賦刪　民大驚。使人止之。先愼曰各本無之字拾補增盧文弨云脫先愼案御覽事類賦引有之字今據補　曰。吾

醉而與左右戲而擊之也。先愼曰各本下而字作過御覽事類賦引作而是過字涉上文而誤今據改 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先愼曰御覽事類賦引赴下有也字 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先愼曰曰上矣三字涉上而衍此言左右和聞李悝之言於是皆爭上明不應有曰上矣三字 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自此至末案皆複出七衍不當有也 子產離之。而毋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先愼曰至字衍文到卽倒字 惠嗣公使人僞關市。先愼曰惠當作衛僞當作過 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集解卷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先愼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有先愼案治要引有下字今據補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跀危坐子皋。皋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跀者懷恩報德○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坐作生按依說當作跪○王先謙曰作生是也與坐形近而誤先愼曰危讀爲跪跪足也詳下說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以爲德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惠○先愼曰璜下作黃古今字趙本襄王不知。不知功當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蹻。卯西卻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喈養之五乘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屩也○先愼曰張榜本趙本屩作屩注同說文屩從履省喬聲是屩爲正字屩屩均別字說作蹻古通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卽臣將爲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主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己者卽進之以自代○顧廣圻曰失當作夫在爲字上卯字讀之先愼曰失字衍顧讀卽臣將夫爲少室周亦不成文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儻不忠必危矣公因命仲理外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讓以爲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梁玉繩曰渾軒卽渾罕非子產者古軒罕通左傳罕虎罕達公羊並作軒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爲朋治內矣○先愼曰乾道本注危必互倒今從趙本雖有駁行。必得所利。駁行不貞白而駁雜者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哀公問一足。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盧文弨曰注然所以免禍者下當有信字先愼曰反戾下說作忿戾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卽充指麾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盧文弨曰注文王理解當作繫解王先謙曰自履文不成義履上當有繫字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當莊燕當試今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先愼曰趙本注朝下有當字燕下無當試今三字張本試作侍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 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 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 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此雖堯不治況非堯乎 夫爲門而不使入。 門不入不如無門也 委利而不使進。 與利不進不如止也 亂之所以產也。 門不使入利不使進亂所由生也 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 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顧廣圻曰說無錢字此當衍舊注未誤所添誤先愼曰注乾道本玉作王改從趙本 孱不用璧。 孱用玉以魏主用毀故○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璧上有玉字按說無舊注亦未誤此 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 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乃迎而拜據此是知左右能爲國之害 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跀危子榮衣。 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跀者兒不恥其父跀以跀所著衣榮人人所諂媚爲非猶是○先愼曰乾道本注跀以下衍不也二字改從趙本 子綽左右畫。 左畫圓右畫方皆不得俱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先愼曰乾道本注俱下有能字趙本無今據刪 去蟻驅蠅。 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蟻愈至喻溫言調左右愈諂 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宦。 公聽左右索宦無以與之故憂也 與宣王之患臞馬也。 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臞也先愼曰宣張榜本作先按下說作韓宣子則作宣字是王當作主注亦誤

五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勸賞。 先愼曰乾道本勸作觀盧文弨曰觀張本作勸今據改 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 獻伯爲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偪下○先愼曰孔子議晏嬰條今奪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御覽六百八十九事類賦十二引韓子曰晏嬰相齊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御覽妾作妻）當卽此條佚文 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 仲有三歸以其太奢敖有糲餅以其太儉○先愼曰餅當作飯說見下 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 先愼曰乾道本變作變顧廣圻云今本變作變句有誤未詳先愼案變字是陽虎入齊其臣因之見於君及其出也皆不爲虎是入則因之見出則背之一出一入之閒其容遂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此倒句而成文順之爲陽虎之言見其臣而出入之容變也顧氏不知古書倒文成義之法而讀變字句絕所以疑句有誤也改從今本 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 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及其得罪而三人爲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先愼曰此言簡子應虎樹枳棘則刺樹柤梨橘柚則甘之言爲失術也下云非以教國也卽承此失術言注說非又案乾道本注及作反改從趙本非之疑之非倒文 朋黨

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虎言已舉亦同之也○盧文弨曰注二人譌三人 而簡主以爲枳棘。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已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爲私也○先愼曰乾道本脫主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簡下有主字今據補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夫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 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夫忠諫者必辯羣臣而又危辯於父也○先愼曰乾道本自子產至父也二十三字均脫張榜本有八大字趙本大小字並有盧文弨出子國譙怒云注必辯羣臣辯字脫是盧所見本亦有此二十二字惟注脫辯字耳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子產忠諫子國譙怒並注云云此藏本所添未必是也先愼案下說有此事經必應有張榜本趙本及盧所見本不盡出於藏本顧氏謂藏本所添非也今據補 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爲鄴令其姊犯法刖之趙侯以爲不慈免其官也矣○先愼曰趙本注姊譌妹下無矣字 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

右經先愼曰各本脫今依例補

一孔子相衞。弟子子臯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衞君者曰。尼欲作亂。先愼曰張榜本無尼字 衞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顧廣圻曰從當作後說苑至公篇子臯走郭門郭門閉先愼曰從字不誤出門當作後門呂氏春秋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後門與說苑門閉合明出爲後之誤 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盧文弨曰藏本仇下有怨字 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刖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先愼曰乾道本欲作獄誤今從張榜本趙本改 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

公慼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跀者行步危故曰跀危也○俞樾曰注說非危乃跪之省文古謂跀足者爲跀跪內儲說下篇門者跀跪請曰是其證也晏子春秋雜上篇刖跪擊其馬而反之孫星衍云跪足也此說得之先愼曰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楊倞注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爲跀跪據此是楊所見韓子作跪也跪訓爲足又其一證悅而德公也張榜本重而字案此下當接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今錯簡在後另爲一條說苑此下接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云云是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先愼曰說苑臣術篇云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騶八十乘 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徒獨○先愼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徒字按依注當有今據補 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先愼曰乾道本無且字盧文弨云張本有先愼案且將也此字當有今據補 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稱服也○先愼曰乾道本無注三字今據張榜本補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顧廣圻曰昭卯即孟卯也顯學篇魏任孟卯之辯難三篇孰與曩之孟嘗芒卯俞樾曰昭當作明明卯即孟卯也又作芒卯明孟芒古音俱同孟卯之爲明卯猶孟津之爲盟津芒卯之爲明卯猶民氓之爲民萌今作昭者蓋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 齊荊攻魏。卯東說而齊荊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顧廣圻曰五乘句絕將軍二字當衍涉下文而誤耳舊注全誤先愼曰將軍疑爲之奉二字之誤養之以五乘文義未備乘下脫之奉二字寫者妄以將軍補之注遂因誤字作解也外儲說左上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文法正同是其證御覽八百二十九引乘作車 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蹻。羸利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蹻也○顧廣圻曰羸勝當作嬴勝形相近也舊注全誤先愼曰御覽八百二十九引羸作嬴注同蹻作屩案蹻屩二字古今文通用說文履從尸古文作䪨云從足莊子天下

篇以跛躃爲服釋文李云蹶曰蹻本曰屐屐與跛同蹻與躃同是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先愼曰此乃錯簡當在孔子相衞後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先愼曰張榜本代誤伐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有蔽賢之罪也　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顧廣圻曰騎當作驂　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　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顧廣圻曰君當作若知卽智字　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盧文弨曰張本之下有以字　以管仲之能。先愼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弨云張凌本有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亦有今據補　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先愼曰餐御覽八百五十引作飧四百二十六二百六十六引作飧箕鄭作趙衰　迷而失道。

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先愼曰乾道本原克作用免顧廣圻云今本用免二字作原按句有譌孫詒讓云用當爲周之誤免讀爲隧謂六遂也隧免字通（詳老子）周語云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韋注云隧六隧也（事亦見僖二十五年左傳杜預注以隧爲王之葬禮與韋說異）此文公攻原卽周襄王所賜之地於王國爲都鄙不在六遂而云攻周遂者戰國時已有文公請六遂之說展轉傳譌遂以文公伐原爲攻周之遂地先秦諸子解經已不免沿譌悉心推校可略得其蹤迹今本作原則明人不知而妄改不足據也先愼按孫說非用乃原之誤免乃克之誤御覽二百六十六引作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是其證今據改　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先愼曰乾道本吾上無恃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　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先愼曰而讀若如　一曰。先愼曰乾道本提行今從趙本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

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二引曰上有對字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先慎曰乾道本足作之顧廣圻云今本之作足按之當作而足二字呂氏春秋察傳篇作故曰夔一足王先謙云之作足是也而字不可有有則不待釋而明矣改從今本非一足也。

三文王伐崇。顧廣圻曰呂氏春秋不苟篇云武王至殷郊先慎曰帝王世紀亦云武王之事至鳳黃虛。韤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顧廣圻曰君上當有上字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王之臣。故無可使也。先慎曰乾道本皆作王顧廣圻曰今本王作皆今據改一曰。晉文公與楚人戰。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在魯哀公問後另爲一條楚下無人字顧廣圻云今本與下條文王伐崇倒上有一曰二字先慎案以此條列文王伐崇後方與經次相合據今本乙人字據初學記二十六引增至黃鳳之陵。先慎曰初學記引黃鳳作鳳皇履繫解。顧廣圻曰今本係作繫誤先慎曰乾道本亦作繫係繫古通用初學記引作係履韤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先慎曰以下文例之所上當有之字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盧文弨曰注且疑見之誤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先慎曰治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韤繫解左右顧無可令結係文王自結之（以上初學記卷九引同）太公曰君何爲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御覽四百七十四引韓子曰文王伐崇與大夫謀襪係解視左右而自結之六百九十七引襪作履無伐崇與大夫謀六字左右下作盡賢無可使係者因俛而係之）當即文王伐崇條異文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嘗廢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己。先慎曰易輕易也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盧文弨曰此條當連上先慎曰盧說是也上當有一曰二字蓋用賢謂此不著經文中不知此即上之異文脫一曰二字耳季孫

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顧廣圻曰自此至寧使民諂上不見於上文先愼曰各本侍作御藝文類聚八十五又八十六御覽九百六十七引御作侍今據改 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曰。先愼曰各本無曰字盧文弨云家語子路初見篇有曰字先愼案藝文類聚八十五引亦有今據補 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先愼曰御覽事類賦二十六引啗作食藝文類聚八十五又八十六引啗作噉 左右皆揜口而笑。先愼曰藝文類聚八十五引而作失 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先愼曰雪洗也 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先愼曰藝文類聚八十五白孔六帖八十一引爲上有以字 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先愼曰藝文類聚八十五引作是侵上忽下也 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先愼曰先上當有桃字

趙簡子謂左右曰。先愼曰各本無趙字曰字子作主今據藝文類聚六十九御覽七百九引補 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先愼曰趙本屨作屣屣下注同藝文類聚引賤作惡貴作美 今車席如此大美。先愼曰藝文類聚大美作其大美也 吾將何屩以履之。屩所履席大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先愼曰依注屩當作屨 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屨又當美屨美衣又當美果美不已則居上頸有所費也○先愼曰藝文類聚引夫上有且字注果字張趙本作求 妨義之本也。先愼曰藝文類聚引本作道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禍。先愼曰乾道本無禍字拾補作患盧文弨云張本作禍顧廣圻云藏本有禍字今本有患字今據藏本補 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先愼曰乾道本伯作戎今據趙本改盧文弨云張本作戎亦誤 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爲其主。盧文弨曰上人字或改夫顧廣圻曰藏本同按下人字當作臣今本不作欲誤 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先愼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 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先愼曰乾道本無義字顧廣圻云今本害下有義字先愼案依上下文當有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有義字今據補 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先愼曰意林序位二字互易 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盧文弨曰注尊敬張本作卑敬

四鉅者。齊之居士。先愼曰乾道本鉅作詎盧文弨云詎張本作鉅顧廣圻云藏本作鉅王渭云困學紀聞引作距先愼案距詎並鉅字之誤呂氏春秋去私篇有鉅子高注鉅姓是也今從藏本上文正作鉅 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 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先愼曰乾道本無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先愼曰張榜本無遂不受及注十一字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先愼曰刖經作跀案說文跀斷足之刑也經典通作刖 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尙有所盜之狗尾○盧文弨曰狗盜衆狗以入人家故後有尾舊注非 危子曰。顧廣圻曰危上當有刖字 吾父獨冬不失袴。刖足者不衣袴雖然其冬夏無所損失也○盧文弨曰廢疾之人上給其袴故云然注亦非俞樾曰疑注所據本作然不失袴故云雖然其冬夏無所損失今涉注文有冬字而誤然爲冬則不可通矣刖者既不衣袴何有冬夏之別安得獨於冬言不失歟當據注訂正先愼曰御覽六百九十四引作吾父冬夏獨有一足袴與注所據之本不同蓋相傳本異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先愼曰經注作左畫圓右畫方 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先愼曰舊連上今提行御覽九百四十四引作以火去蛾蛾愈多以魚毆蠅蠅愈至又九百四十七引作以骨去蟻蟻愈多以肉驅蠅蠅愈至意林肉作骨藝文類聚九十七引亦作骨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先愼曰御覽六百二十四引注云索求也當卽本書舊注 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先愼曰乾道本請上有謂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謂字按謂當作謁先愼案謂字衍文御覽引無謂字意林作君無聽人有請經注作君勿聽左右之請並無謂字今據刪

因能而受祿。先愼曰意林受作授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先愼曰乾道本無君字趙本下官字作君據君字脫趙本改官爲君非也今據御覽引增

韓宣子王渭曰子字誤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爲多與之。先愼曰爲字一本作與盧文弨云與張本作爲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顧廣圻曰此條上文未見管仲曰。先愼曰乾道本無管仲二字盧文弨云凌本有今據補辯察於辭。淸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弦商。盧文弨曰新序雜事四作寧呂氏春秋勿躬篇誤作章顧廣圻曰管子云賓須無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俞樾曰仞當作㓘謂㓘造其邑也作仞者字之誤舊注訓仞爲入未詳其義新序載此事正作㓘邑當據以訂正先愼曰管子小匡篇仞作入卽舊注所本俞氏失考耳廣雅釋詁三入得也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盧文弨曰武戚字之譌新序作戚顧廣圻云呂氏春秋作遬先愼曰盧說是管子亦作戚戚有宿音故通作遬請以爲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顧廣圻曰呂氏春秋作王子城父先愼曰管子亦作王子城父晏子春秋問上篇新序四又作成甫城成父甫古字並通魏王基碑以爲王子比干之後（見錢大昕金石文跋尾一）則公爲王之誤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五先愼曰乾道本無五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今據補孟獻伯相魯。顧廣圻曰孟當作盂盂者晉邑杜預注太原盂縣是也獻伯晉卿盂其食邑以配謚而稱之猶言隨武子之比矣魯當作晉先愼曰藝文類聚六十九引獻作鬳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先愼曰乾道本無上有晉字盧文弨云凌本無晉字顧廣圻云晉字上文所錯入也今據凌本刪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

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晉孟獻伯拜上卿。先愼曰各本無晉字王渭云晉卿無孟氏此或即晉語叔向賀韓宣子憂貧事而致誤先愼案王說非是顧氏已辨於上御覽五百四十三引上有晉字今據補 叔向往賀門有御 顧廣圻曰此下當有車字 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顧廣圻曰上二字當作秣先愼曰御覽引作子無二輿馬不食禾何也與此異 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先愼曰乾道本多作不趙本作多今據改御覽引多字作多以二字亦非 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盧文弨曰旂藏本作旗 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王渭曰循當作脩 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節下有儉字誤按節上當有私字 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盧文弨曰注亂語辭故可與也文有脫誤當云可與言不可也 又何賀。先愼曰此下當有孔子議晏嬰一事說見上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先愼曰三歸臺名古藏貨財之所故能富他書以三歸為取三姓女非 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 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王先謙曰上文言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則孫叔敖以下皆孔子之言偪上偪下文又相對當連上為一條不提行 棧車 柴車也 牝馬。糲飯

菜羹。先愼曰各本飯作餅王念孫云餅當爲䬣䬣與飯同見玉篇廣韻糲飯菜羹猶言疏食菜羹耳餅與䬣字形相似傳寫往往譌溷（廣雅云䬣食也方言注云篋盛䬣筥也爾雅釋言釋文曰䬣字又作飰今本䬣字並譌作餅）初學記器物部引此正作糲飯先愼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又八百五十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引均作糲飯今據改 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先愼曰令尹二字誤 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夫樹柤梨橘柚者。食之則甘。先愼曰乾道本無夫字各本無柤梨二字盧文弨云張本有夫字先愼案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引有夫字及柤梨二字御覽九百六十九引亦有柤梨二字今據增 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愼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 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先愼曰各本邢作刑據御覽二百六十六引改 公曰。非子之讎也。王先謙曰也猶邪古通 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先愼曰乾道本趙下另爲一條盧文弨云張凌本俱連上先愼案當連今從張凌本於其君三字各本無據御覽六百三十二初學記二十引補 及武死。各就賓位。先愼曰御覽初學記引作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 其無私德若此也。先愼曰御覽引此下更有武薦白屋之士十餘家九字初學記引有又曰趙武以薦白屋之士奮庸者六十家十四字與御覽略有增省皆此佚文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 向曰。武立如

不勝衣。先愼曰乾道本無向曰二字今依拾補補盧文弨云二字脫當有顧廣圻云新序雜事四云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云云 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士也數十人。先愼曰各本無其字據御覽四百二引增 皆令得其意。稱故向故得意○盧文弨曰令士得其意皆可以盡其材也注謬難曉先愼曰乾道本無令字御覽引有盧文弨云藏本有令字今據補 而公家甚賴之。況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先愼曰各本況作及今據御覽改 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盧文弨曰韓詩外傳九又云魏文侯並誤先愼曰說苑作晉文侯問咎犯蓋往事傳聞不同要以韓非爲近古 其讎以爲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迎而射之。先愼曰各本迎作送藝文類聚二十二御覽四百二十九引並作迎今據改 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盧文弨曰擁當作擁 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先愼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解下提行顧廣圻云今本上有一曰二字不提行今據增改 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先愼曰白孔六帖四十四引韓子曰趙簡王問解狐孰可爲上黨守曰荊伯柳王曰非子之讎乎曰舉賢不避仇讎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先愼曰乾道本無遠字顧廣圻云今本道下有遠字先愼案今本有遠字是今據補此條不見上經疑南面篇文錯簡在此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先愼曰夫當作曰 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趙用賢曰介異言介然異於人臣也 而獨忠於主。先愼曰乾道本無忠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獨下有忠字今據增 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

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盧文弨曰下矣字張本無

梁車爲鄴令。先愼曰各本爲上有新字據白孔六帖十九引刪盧文弨云前後俱無新字是也 其姊往看之。暮而後至。閉門。先愼曰各本無至字閉門作門閉據白孔六帖增改御覽四百九十二五百一十七引作暮而門閉 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先愼曰白孔六帖引免之令作逐之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顧廣圻曰上文云綺烏皆未詳先愼曰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綺邑 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先愼曰乾道本能下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之字先愼案御覽引有今據補 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集解卷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顧廣圻曰合當作舍形近譌此舍與道勢與行皆相對行去聲讀之難一篇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又難二篇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之行句例同又用人篇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五蠹篇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然之事句例皆同王先謙曰道由也行如字義原不必讀去聲 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顧廣圻曰遇當作遏 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矞。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不駕鹿。先慎曰乾道本不作而顧廣圻云而當作不先慎案張榜本作不今據改 薛公知之。故與二欒博。盧文弨曰欒疑作孿下同俞樾曰欒子即蘭子也欒與蘭音近說文門部闌妄入宮掖也讀若蘭即其例也列子說符篇宋有蘭子者釋文云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是蘭子之蘭即闌之引申義故此書以欒爲之矣先慎曰說文欒從䜌聲孿從䜌聲二字聲同釋名釋宮室欒孿也其體上曲孿拳然也易中孚有孚孿如一本作孿是欒孿二字義通故本書叚欒爲孿蒼頡篇孿一生兩子也說文孿一乳兩子也其言二欒者謂昆弟皆來博也則欒爲孿叚借仍當以雙生訓之俞以欒爲蘭失其旨矣 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烏。先慎曰乾道本烏作焉拾補作馬案焉馬二字皆烏字形近而譌說作烏不誤今從張榜本作烏

二人主者。利害之軺轂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張榜本趙本提行 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愼。與唐易之言弋也。顧廣圻曰易下說有鞠字 患在國羊之請變。先慎曰乾道本羊作年顧廣圻云今本年作羊說作羊先慎案

作𢦏是改從今本　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先愼曰氏當作君　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先愼曰乾道本茂作戊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作茂按戊當作戊戊茂同字也古今人表作戊先愼案漢表用古文作戊本書例用今文作茂今從藏本說正作茂　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先愼曰以字當在能字下以用也言昭侯能用術故每聽必獨寢　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嫗也。知貴不能。先愼曰知貴疑欲知之誤　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顚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先愼曰乾道本則下有其字盧文弨云一本無則字王渭云其字衍先愼案張榜本無其字今據刪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先愼曰乾道本無始坐二字盧文弨云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據補　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之句末當有矣字　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先愼曰歸謂歸其舍未醒承上酒酣言寤寐思之恍然有得不待酒醒也　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

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先愼曰乾道本粟作栗誤今據趙本改 散府餘財以賜孤寡。俞樾曰餘字衍文散府財與發廩粟相對爲文不當有餘字涉下文府無餘財而衍 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先愼曰惠施當作施惠 已與二弟爭民。先愼曰乾道本無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爭下有民字已讀爲以盧文弨云已字張本作不先愼案已以古通顧讀是爭下無民字則句義不完今據今本補 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盧文弨曰子尾無出亡事其子高彊昭十年奔魯遂奔晉先愼曰左傳子夏作子雅古雅夏通用

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先愼曰二柄篇作行之羣臣 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先愼曰左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 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鱉蠃蚌。不加貴於海。先愼曰乾道本蚌作蚪無加字今依拾補改增 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顧廣圻曰秦當作齊周遍也謂遍齊國之人 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盧文弨曰孫詒穀云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此疑有誤俞樾曰已當作芑昭十二年左傳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與此文義相似史記載此歌正作芑雖此本以謳苞爲韻芑子爲韻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與謳則非韻矣當以此

爲正 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先愼曰晏子春秋外篇女作汝後同字 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先愼曰之歌舞當作歌舞之 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先愼曰田成氏御覽一百六十及一百七十七引無成字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先愼曰誅字衍擅愛卽上請爵祿行之大臣也禁擅愛之臣與下文禁侵陵之臣句例正同 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先愼曰乾道本民作名顧廣圻云天字衍藏本名作民是也見本書難三篇先愼案顧說是拾補亦作民今據改 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先愼曰君之車當作車輿之安車之安與馬之利相對爲文上云託車輿之安卽其證 釋車而下走者也。先愼曰乾道本無釋字顧廣圻云車字當衍今本車上有舍字者非是先愼案顧說非御覽六百二十四引車上有釋字是此與外儲說左上釋車而走句例正合今據增 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先愼曰乾道本師曠下有不知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不知二字先愼案御覽引亦無不知二字今據刪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先愼曰拾補無以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以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以字誤 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

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盧文弨曰家語致思篇作蒲宰先愼曰說苑臣術篇作蒲令家語即本說苑 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時。先愼曰各本時作爲據御覽八百四十九引改 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先愼曰漿飯粥也 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先愼曰御覽二十二及一百九十五八百四十九引飯並作飲下覆其飯並作覆其飲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其不可。何也。先愼曰各本無其字據御覽引補 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止徒役而飡之。先愼曰各本止作令據御覽引改 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顧廣圻曰論衡非韓篇矞作譎荀子宥坐篇楊倞注引此士作仕先慎曰御覽六百四十五引矞作僪無者字　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執而殺之。先慎曰乾道本作使吏執殺之盧文弨云執下脫而字荀子注引有先慎案荀子注引無吏字御覽引作使執而殺之今據改　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顧廣圻曰議本今本又下有非字誤　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御之不止。先慎曰御覽引御作引止作至　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

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日。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先慎曰北堂書鈔四十五引者下有名字 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先慎曰北堂書鈔引無夫子二字 太公望曰。狂矞也。先慎曰也字衍文 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先慎曰北堂書鈔引議作義二字古通 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先慎曰乾道本託上有許字以旋二字作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許字於作以旋今據改

如耳說衞嗣公。衞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三引無之字 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者。何也。先慎曰各本千字作一無何也二字據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三引補 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衞。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先慎曰御覽七百五十四引潘其作潘者 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先慎曰令之當作令其 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閒。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先慎曰張榜本無之子二字 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閒。時季羽在側。顧廣圻曰季羽未詳先慎曰時字疑衍 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

而大禮之。先愼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 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廄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私競勸而遂爲之。先愼曰乾道本私作斯案私斯二字聲近而誤張榜本趙本作私是欒子兄弟見薛公遺季因私相勸勉爲薛公斯字誤今據改 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烏者斷其下翎。先愼曰乾道本無者字翎作領下有焉斷其下領五字今據御覽九百二十事類賦十九引增刪 則必恃人而食。先愼曰事類賦恃作待 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一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先愼曰惑字失韻疑誤 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愼而言也。人且知女。兪樾曰知當作和字之誤也和與下隨字相爲韻下文匿與意臧與行皆相爲韻若作知則首句失其韻矣 愼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愼。先愼曰乾道本田上有圖今從趙本 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先愼曰漢藝文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云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注別錄云鄭人不知其名袁淑眞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號因以爲名 曰。田子方

先愼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圻云今本有曰字今據補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顧廣圻曰漢書古今人表中上有唐易子卽此上文云鞫或其名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廩也。先愼曰乾道本無其字盧文弨云二字脫張本有今據補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異此廩。先愼曰乾道本王作故異作爲拾補爲作異顧廣圻云今本故作王下爲字作異今據改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聞君之惡己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盧文弨曰秦本作以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引當作以曰當作日皆字之誤也隸書以字或作㠯因誤爲引矣蓋因客說宣王宣王說而太息故左右以王之說之日先告客之爲德也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顧廣圻曰齊策無威字楚策云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云云不同有十孺子皆貴於王。先愼曰各本有上有中字據御覽六百二十六七百一十八引刪又御覽注云所竊者凡十人嘗亦本書舊注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先愼曰乾道本勸下有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之字先愼案北堂書鈔三十一引亦無之字今據刪於是

爲十玉珥而美其一。先愼曰張榜本玉誤王 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顧廣圻曰六字爲一句言秦策作立 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道作通誤策穴誤作而當依此訂先愼曰吳師道策補云韓非子道而作道穴 以告甘茂。先愼曰乾道本以上有曰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曰字策無今據刪 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先愼曰乾道本衍下有其字臣下有者字盧文弨云其字者字一本無今據刪 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先愼曰乾道本已作也據張榜本趙本改 見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先愼曰乾道本無見字盧文弨云一本有見字今據補 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先愼曰乾道本月作日拾補作月盧文弨云日字誤顧廣圻云日當作月今依拾補改 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先愼曰道由也言人匈匈謂兵秋起攻韓何由出此言也 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

已逃諸侯矣。先愼曰張榜本逃本逃下有入字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巵而無當。先愼曰乾道本而上有通字盧文弨云通字衍先愼案御覽八百五引無通字今據刪張榜本而誤有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巵。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先愼曰乾道本有下有乎字盛水作乘水盧文弨云乎字淺本無乘藏本作盛今據刪改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先愼曰乾道本主上有之字盧文弨云之字衍張本無今據刪是猶無當之玉巵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先愼曰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三百九十三七百六十一引公作空下同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堂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巵之無當也。先愼曰各本無也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申子曰。先愼曰舊連上今提行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顧廣圻曰主當作王與上文明聽韻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然而不售。先愼曰各本然而作著然盧文弨云著然孫云文選與滿公琰書注引作然而先愼案藝文類聚九十四御覽八百二十八引並作然而今據改怪其故。問其所知

閭長者楊倩。先愼曰乾道本閭作問趙本脫拾補作閭盧文弨云閭字脫選注有意林同顧廣圻云當作閭韓詩外傳云問里人說苑晏子春秋同先愼案盧顧說是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閭今據補藝文類聚引倩作靑下同　倩曰。汝狗猛耶。曰。盧文弨曰下曰字藏本張本皆無先愼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並有　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罋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先愼曰拾補齕下旁注齕字案說文無齕字齕齧也齧噬也明此作齕是下文趙本亦誤作齕藝文類聚引迓作迎　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先愼曰藝文類聚引狗上有猛字　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先愼曰拾補明作韓盧文弨云文選注引作韓顧廣圻云明字是韓詩外傳七云欲白萬乘之士白明也荀子外傳多言白其義皆同先愼案顧說是藝文類聚御覽引正作明御覽引而下有往字　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先愼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曰字今據補　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先愼曰富當作韓孼之誤　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顧廣圻曰不當作所晏子春秋云則爲人生所案據腹而有之說苑云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案安同字案即案形近譌又按依二書此而上當脫腹字　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先愼曰乾道本禁下有禦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禦字先愼按禦字不當有下文無即其證今據顧校刪　明爲已者必利。而不爲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情下有矣字誤　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

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管仲曰。先愼曰乾道本無一日二字桓下提行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桓上有一日二字按有者是也先愼案今依道本連上補一日二字 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顧廣圻曰危當作安說見上安據連文失其讀者改之耳 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先愼曰說本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桓公管仲作景公晏子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顧廣圻曰依下句當衍殺字先愼曰下句誅字乃流字之誤不得據以爲例誅殺謂罪而殺之也殺字非衍文 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流共工於幽州之都。先愼曰各本流作誅據御覽六百四十五引改尙書孟子並作流 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荊莊王有茅門之法。孫詒讓曰茅門下作茆門說苑至公篇與此略同亦作茅案茅門卽雉門也說文隹部雉古文作鴙或省爲弟與茅形近而誤史記魯世家築茅闕門卽春秋定二年經之雉門兩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外朝在雉門外茅門之法廷理掌之卽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也天子諸侯三朝皆有廷士理字通先愼曰孫說茅卽弟之誤也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正作弟可證

日。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蹏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先愼曰怒廷理之執法也）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尙校也。（盧文弨曰尙上同校疑當作陵說苑至公篇作下陵上先愼曰此當作下校尙傳寫誤倒耳下校尙謂下亢上也國策秦策足以校於秦矣高誘注校猶亢也校尙誤倒說苑乘作棄校作陵皆劉向所易未可據）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尙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日。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孫詒讓曰說苑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廷理曰。（顧廣圻曰說苑云少師慶）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先愼曰至茆門三字當重）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先愼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引老主作先王說苑作老君）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盧文弨曰說苑作少君在後而不踰下矜矣二字衍淩本無先愼曰北堂書鈔引有矜矣二字矜與賢聲相近古通假文子上仁篇矜與賢韻矜矣猶賢矣此楚王贊美廷理也書大禹謨傳自賢曰矜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矜下云矜借爲賢亦通）是眞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先愼曰御覽六百三十六引二作三）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衞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

穽也。先愼曰穽與篠同荀子賦篇充盈太宇而不穽楊注穽音篠 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顧廣圻曰信字當衍 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穽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先愼曰繩謂繩墨 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先愼曰乾道本無所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所字今據補 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先愼曰張榜本此下有如是則疑不得長臣矣九字 一曰。衞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衞君自請薄媼曰。顧廣圻曰藏本重薄媼二字 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衞君曰。吾以請之媼。先愼曰以當作已 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衞君之愛疑奚與媼。先愼曰乾道本無愛字顧廣圻云藏本無愛字今本有依下文當補今據增 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衞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嫗。先愼曰乾道本無更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 今衞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顧廣圻曰反當作及 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顧廣圻曰謂當作爲先愼曰爲謂古通用不必改作

吳起。衞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先愼曰乾道本吾作五據趙本改北堂書鈔三十六引正作吾 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先愼曰乾道本無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索下有入字先愼案北堂書鈔引亦有今據補 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先愼曰毋幾索入謂毋望索入也史記晉世家毋幾爲君呂不韋傳則子無幾得與長子索隱云幾猶望也此文語意正與相同 其妻之弟。又重於衞君。先愼曰又讀爲有 乃因以衞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衞而入荊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先愼曰效當作較 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而歸。先愼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衣當作夜先愼案顧說非御覽四百三十又八百十九八百二十六引並有而字今據補北堂書鈔三十六引無而字陳禹謨據誤本改之也 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先愼曰壺當作壺形近而誤酒飲也 生肉不布。先愼曰左昭十六年傳注布陳也 殺一牛。徧於國中。先愼曰言不獨食 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先愼曰功謂女功 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愼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愼產也。公因而迎殺之。

失所以爲從公矣。孫詒讓曰顛頡爲顛產與生義同字通迎殺迎當爲逆顛產者言文公所言皆是顛其生之事迎殺者言戮爲逆而殺之之事顛逆生殺文正相對也 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先愼曰不行法則失信行法則失貴重之臣故憂而不決 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與兵伐原。克之。盧文弨曰張本兵下有東字 伐衞。東其畝。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東衞之畝先愼曰商君書賞刑篇反鄭之埤東衞之畝（衞誤作徵說詳商子集校）與呂覽合蓋相傳有此事耳 取五鹿。攻陽。勝虢。顧廣圻曰陽當即陽樊虢未詳 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王渭曰呂氏春秋反鄭之埤高注反覆鄭之埤先愼曰晉語伐鄭反其陴高注反撥也陴城上女垣與呂覽注異國語此注上引賈侍中唐尙書說蓋此注亦本前儒雖未明其人數反覆之義爲長本書之字亦疑其之誤商君書與呂氏春秋同 罷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爲踐土之盟。遂成衡雍之義。先愼曰乾道本成作城盧文弨云城字誤今據拾補改 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顧廣圻曰如當作知下同 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先愼曰乾道本無國字顧廣圻云今本其下有國字今據補 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先愼曰乾道本不重亂臣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亂臣案

當重下屬今據補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以作猶誤按此當重以解左髀說右髀七字先愼曰趙本作以不誤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韓非子集解卷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先愼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下字今據補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敺馬又能忍渴及至彘趨飲遂不能制○盧文弨曰注渴誤得先愼曰趙本渴作竭亦誤子罕爲出彘。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簒君亦威分出彘之類也田恆爲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弒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其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先愼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非上有而字今據增今本仁下作不仁誤爵祿生於功。功立則爵生誅罰生於罪。罪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先愼曰乾道本無非字顧廣圻云今本而下有非字按依上文而當作非先愼按上脫而字此脫非字並改從今本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先愼曰上欲治強則必正法故不仁下欲爵祿乃盡死力故非忠君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嘗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爲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藕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爲無功受賞因止之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盡因不須私忠於上也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爲違法受魚則失魚故不受○盧文弨曰注一本爲誤作違脫故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盧文弨曰上張本作士顧廣圻曰藏本上作士按此當作下先愼曰上字不誤上謂上古也蘇代非齊潘壽言禹是一橫說一豎說兩事比勘語極明顯張榜本亦誤作士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啓取之王遂崇子之人主無所覺悟。先愼曰拾補悟

作寵

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 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擅已況君權可借臣乎○顧廣圻曰衣於當作於衣舊注未誤 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 王圖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王先謙曰注王下奪覩字先愼曰趙本注平陽君之目目譌自 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 衛侯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先愼曰注衛侯張榜本趙本並作君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 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先愼曰乾道本注仁作人誤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 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故明主治吏不治民。 吏治則民治矣 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 搖木本則萬本動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先愼曰注萬本當作萬葉 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 明主執契亦然○顧廣圻曰此二十二字舊注誤入正文 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 先愼曰張榜本趙本驚作驁 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騖矣。 顧廣圻曰此十九字舊注誤入正文 是以說在 顧廣圻曰是以說在例不復出此當衍其一也 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先愼曰敗當作則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 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 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 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 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

前擬飾後擬錯既不得前御危旁而佚造父見之泣涕賞罰失必致散也○先愼曰注乾道本得上有後字今從趙本刪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 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故馬不違也 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 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先愼曰此下當更有擇欲於馬者五字 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顧廣圻曰馬當作駕 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孫詒讓曰革勒古字通說文勒馬頭絡銜也詩小雅蓼蕭鞗革沖沖傳革轡首也革即鞗革亦即勒也 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先愼曰依上文善上有之字 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先愼曰各本擫作職拾補引孫貽穀云文選琴賦注引作擫顧廣圻云當依選注引作擫先愼按說文擪一指按也今據改 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先愼曰乾道本無共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亦下有共字今據增 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先愼曰依上文琴上當脫鼓字 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先愼曰乾道本無其字拾補有盧文弨云脫今依補 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 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先愼曰乾道本無彘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先愼曰與當作予說文與黨與也予推予也義別下文作予二柄篇亦作予不誤 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馬O盧文弨曰注用威懼馬馬譌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寬厚。先愼曰經無成字成乃其諡此作成恒複呂氏春秋愼勢篇淮南子人閒訓同並誤 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爲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O盧文弨曰注猶張本作由與上注同 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先謙曰下服成二字當衍 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先愼曰說文駻馬突也字亦作駻 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顧廣圻曰未詳先愼曰手當爲毛之誤馬欲騁其毛先豎至今猶然察毛吻文謂察馬之毛與吻文也漢書王褒傳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說文吻口邊也此言毛色動則吻不至於傷是其所駕之馬本欲騁也故下云且發矣於期因揖而發之 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迹。揖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先愼曰逸當作突竇瀆竇也 馬退而卻。筴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止也。先愼曰乾道本止作正盧文弨云正秦本作止今據改 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先愼曰乾道本賞作貸張榜本作賞御覽四百九十四六百三十三引並作賞今據改 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

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先愼曰御覽引殺作死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池也。先愼曰常拾補作恆按常字漢人避諱改道本池作地誤 令王良造父共車。先愼曰道本令上衍今字 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先愼曰入當作出 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先愼曰下文無家字 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先愼曰注意謂毀其人而罰以甲也是一訾字而用兩義以申其說矣案訾之人二甲者謂量其人二甲也國語齊語訾相其質高注列子說符財貨無訾張湛注並云訾量也是財貨曰訾量民之貧富亦曰訾之猶其也人謂里人計里買牛之力量之可以出二甲非里中人人二甲也下文屯二甲即其義 夫非令而擅禱者。先愼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 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先愼曰塞賽義同史記封禪書冬賽索隱賽謂報神福也漢書賽並作塞 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先愼曰屯無罰義一切經音義一引字書云

屯亦鄉也。一鄉之中或里正或伍老量出二甲。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先愼曰乾道本釋勢作適勢顧廣圻云吾適勢句絕與民相收若是句絕吾適不愛不字當衍而民因不爲我用也因當作固此以適勢適愛相對藏本今本勢上適字作釋非俞樾云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間本是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遂不爲我用矣故不知絕愛道爲得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爲適勢顧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先愼按俞說是改從藏本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本著地而生也○俞樾曰著字衍文蓋涉下文今發五苑之蔬草者而於草下衍者字又因草字及下蔬菜字皆從草遂又誤者爲著耳注謂草本著地而生殊爲曲說先愼曰俞說是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四百八十六九百六十四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初學記二十八並引無著字草作果無下果字因誤衍已久姑存之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先愼曰乾道本果作草拾補作果盧文弨云張本作草顧廣圻云今本草作果按下文云不如棄棗蔬而治互異未詳先愼按作果者是也下文蓏蔬棗栗蓏蔬草屬棗栗果屬故此諸文云蔬果若作草字則偏而不備下云棄棗蔬而治即其例經注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人蔬果二字本此是注所見之本尚不誤顧氏未之審耳改從今本御覽引作果蔬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是使民有功與無功互爭取也。先愼曰各本使作用功下無互字據藝文類聚改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

其釋之。先愼曰白孔六帖卷九十九引韓子秦飢應侯曰秦王五苑之蔬栗足以活人請主發與之惠王依之愛一日以下脫文惠嘗爲昭之誤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張榜本趙本提行 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先愼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鮪作修 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曰。自恃。無恃人。先愼曰各本無日字據御覽引補

公儀休相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儀休作孫儀誤韓詩外傳三有先愼曰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三百八十九九百三十五事類賦二十九引並作公儀休淮南子道應訓作公儀子高注公儀休故魯博士也 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先愼曰御覽事類賦引國作邦 公儀子不受。其弟諫先愼曰韓詩外傳與此同淮南子作弟子諫 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盧文弨曰自給二字張本無顧廣圻曰自當作日先愼曰韓詩外傳淮南子無致我二字蓋本書一本作自給一本作致我校者識於其下刊時失删遂致兩有顧氏不考而改自爲日終不可讀張榜本無能自給三字亦非 我又不能自給魚。卽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三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先愼曰乾道本無管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管字今據補 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

聽其所使之。王渭曰之字衍戰國策無 一日。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亡作任誤 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顧廣圻曰燕策作鹿毛壽燕世家同正義云一作厝毛甘陵縣本名厝索隱云春秋後語亦作厝毛壽又引此 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先愼曰乾道本無是字顧廣圻云今本於下有是字誤按此當依策衍於字屬下補子字先愼按乾道本脫是字此當各依本書今據今本增 子之大重。一日。潘壽闞者。先愼曰拾補闞作隱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闞顧廣圻云今本闞作隱 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先愼曰問何以如益 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爲作璽誤按爲下當有吏字先愼曰顧說非爲字下屬讀于僞反 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

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先愼曰乾道本羽翼作淺娟拾補作羽翼盧文弨云張本作淺娟顧廣圻云今本作羽翼先愼按漢書張良傳太子相四皓高帝曰羽翼已成則巖穴之士眞人主之羽翼淺娟二字不辭改從今本 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先愼曰乾道本褫作號顧廣圻云號藏本作號今本作褫按此未詳先愼按作褫是也說文褫奪衣也易訟卦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侯果云褫解也褫字從衣旁乾道本譌作号旁藏本又譌爲足旁因去虎上厂以成字耳改從今本 故吳章曰。人主不仵憎愛人。仵愛人。不得復憎也。仵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先愼曰乾道本不重子之二字盧文弨云舊不重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重子之是也策有今據補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先愼曰據經服衣也 不與同族者共家。顧廣圻曰不上當有居字先愼曰張榜本脫不字 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 人主不可仵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仵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先愼曰仵愛人仵憎人皆當重 故仵憎仵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毄之。毄而觀之虎先慎曰乾道本無之虎二字張榜本趙本之虎二字作觀之趙無注文顧廣圻云觀之二字此舊注誤入正文先愼按御覽九百七事類賦二十三引毄下有之虎二字虎字屬下讀今據增盼然環其眼。環其眼以作怒也○王渭曰盼當作盻先愼曰事類賦二十三引盼作盻亦非說文盻恨視貌盼盻二字形與盼近而誤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先愼曰事類賦注引本書注云平陽君王弟也今本脫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衞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衞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先愼曰諸侯辟疆諸侯燬兩諸字皆涉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句而誤諸當作衞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先愼曰乾道本不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八字據御覽八百三十四引增張榜本上句不字作若據誤本而改也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造父方耨。先愼曰舊連上今提行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得作時誤按得上有脫文俞樾曰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㝵故得與見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晉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並其證也趙本改得爲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脫文亦失之馬驚而不行。其子

下車牽馬。父子推車。先愼曰父下衍子字請造父助我推車。顧廣圻曰推車二字當衍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先愼曰輟而二字倒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先愼曰驚字不誤轡當作又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令使身佚。先愼曰乾道本使身二字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身使作使身今據乙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策也○先愼曰拾補雖下有使字盧文弨云張本有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盧文弨曰致藏本作制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閒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顧廣圻曰下文無斗參作升石按此未詳孫詒讓曰商子定分篇主法令之吏謹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此押券卽右券木押押與柙通說文木部檢柙也參升二字疑衍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顧廣圻曰罷食句絕後字當衍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偸怠之事也。

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孫詒讓曰升石當依上作斗石斗升隸書形近而誤 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蒞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先愼曰拾補至作致盧文弨云張本作至顧廣圻云藏本致今本至作致誤 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先愼曰乾道本稅下有者字今據御覽六百二十七引刪 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先愼曰辭意未完當有脫文

薄疑謂趙簡主曰。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先愼曰乾道本無及字趙本有御覽五百四十一引亦有今據補 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先愼曰乾道本不重管仲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先愼按御覽引亦重管仲二字今據補 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諭宮中有婦人而嫁之。先愼曰乾道本諭作論據御覽引改 下令於民曰。盧文弨曰曰張本作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曰作也誤先愼曰御覽引亦作曰 丈夫二十而室。先愼曰御覽引二十作三十 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

仲曰。有民老而無妻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俞樾曰挑當讀爲翟下文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注云馬有翟之文是也挑從兆聲與翟聲相近故翟通作挑尚書顧命篇王乃洮頮水鄭讀洮爲濯詩大東篇佻佻公子韓詩作嬥嬥爾雅釋魚蜃小者珧衆家本珧作濯並其例也舊注不知挑卽翟之假字而訓爲雕飾誤矣先愼曰俞說是御覽七百四十六八百九十六引挑作桃拾補作挑盧文弨以挑字爲誤非也挑桃並翟之假借 鉤飾在前。約鉤使奮也 錯錣在後。錣鍼也以金飾之○先愼曰事類賦二十一引錣作綴 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其所由○先愼曰事類賦引民中立作猶人處急世注卽字趙本作則 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 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錣。先愼曰乾道本脫下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則下有有字依上文當補今據增 進則引之。先愼曰乾道本進上有筴字顧廣圻曰筴字衍藏本今本無進字此誤删先愼按顧說是筴字不當有今據張榜本趙本删（又按顧云今本多與張趙本合惟此條不同故出之） 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腳。造父見之而泣。先愼曰乾道本無而字拾補有盧文弨云脫張本有今據補 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後。今人主以其淸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

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韓非子集解卷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擧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閒。不厭詐僞。（非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偸（苟且也）取多獸。後必無獸。（先愼曰乾道本無取字必上有不字顧廣圻云今本偸下有取字無不字先愼按此皆四字句有取字無不字是也改從今本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作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以詐遇民。偸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爲俗故無復有忠信○先愼曰乾道本注爲作僞無作言據趙本改）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先愼曰呂氏春秋云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顧廣圻曰君當作若）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先愼曰乾道本下因字作問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問作因誤按有當作在十字爲一句先愼按顧說非問字涉上文而誤因大小緩急而對謂因其問之大小緩急而對也正承上凡對問者有因而言若作問字則文氣不屬改從今本）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

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顧廣圻曰拔拂同字或當衍其一也先愼曰拔今日之死不及與孟子救死猶恐不贍語意正同拂即拔之複字或一本作拔一本作拂校者旁注於下而失刪耳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先愼曰詐當作於詐詐敵。萬世之利也。先愼曰乾道本也字作而已二字拾補無而字盧文弨云而字藏本張本無已字張本作也今據改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先愼曰乾道本下謂字作請顧廣圻云今本請作謂先愼按作謂是言舅犯謂詐其敵非謂詐其民也請乃謂字形近而譌改從今本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先愼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弨云此二句乃述仲尼之語也字脫藏本有今據補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安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相讓故正也○先愼曰藝文類聚十一引作朞年而耕者讓畔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先愼曰藝文類聚引而下有漁者二字東夷之陶者器

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先愼曰藝文類聚引器下有以字 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人之事○先愼曰趙本無注盧文弨曰張本有 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藉作耕按藉借同字先愼曰顧說是上文耕漁陶三項此不當僅言耕也躬藉處苦卽下文以身爲苦而後化民之義 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容人爲惡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先愼曰乾道本容作二改從趙本 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王渭曰今當作令 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盧文弨曰而張本作之 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先愼曰乾道本無吾字物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曰下有吾字按依難勢篇此無吾字先愼按下文吾矛之利與此吾楯之堅語正相對下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兩子字與兩吾字文又相照乾道本脫吾字耳難勢篇作譽其楯之堅文法不同不得據以爲比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五十三引並有吾字物字今據補難勢篇亦有物字 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朞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顧廣圻曰上有盡二字當衍四字爲一句 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先愼曰乾道本以字在已者上拾補無足字盧文弨云已者張本作有已藏本作以已顧廣圻云以已當作已以已字句絕以下屬者字當衍先愼按張榜本趙本以字在有字上是也謂天下之過不止耕漁陶三者以舜壽之有盡而治無已之過則所止者寡矣因以字誤移於上而盧顧並去者字非也今依張趙本改 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

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朞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先愼曰言使民從已之令也 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驕作令按此當作驕外儲說右篇云撓榮驕直 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管仲有病。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 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衞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先愼曰乾道本無味君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主下有味君主三字今本有味君二字先愼按藏本衍主字乾道本脫味君二字今依今本增十過篇作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 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先愼曰子首趙本作首子說見十過及二柄兩篇 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先愼曰乾道本情上有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刪 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先愼曰乾道本開上有聞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聞字先愼按聞卽開字之誤而衍今據刪 齊衞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先愼曰趙本宦作宮 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俞樾曰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爲詐僞不可以長也管子小稱篇作務僞不久蓋虛不長是其證 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先愼曰卒字衍 而桓公弗行。先愼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 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顧廣圻曰尸當作戶下同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先愼曰度謂法度也 所以去豎刁易牙者。先愼曰乾道本無去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去字先愼按有者是也下管仲非明此於桓公也使去三子卽承此而言明此脫去字今據補 以不愛其身。適君之

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盧文弨曰弗張本作不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先愼曰乾道本無欲字拾補有盧文弨云欲字脫今據補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先愼曰乾道本脫君市二字顧廣圻云今本與下有君市二字依下文當補今據增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王先謙曰數字疑衍上云非有度者之言下云管仲無度卽謂此度也數字後人所增使去豎刁。先愼曰句一豎刁又至。先愼曰句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閒。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論字按進字當衍上文云勇犯有二功而後論和氏云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此論字之義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顧廣圻曰弊讀爲蔽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

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先愼曰御覽六百三十三引五人作四人高赫爲賞首。顧廣圻曰赫他書作赦先愼曰淮南氾論人間訓說苑復恩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赫惟呂氏春秋孝行覽作赦案赦卽赫聲近而譌當依此訂正史記趙世家作高共徐廣云一作赫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家字誤先愼曰御覽引無家字呂氏春秋亦無不必有家字者是無家字者非也顧說非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先愼曰各本赫下有子字按子字衍御覽引無今據刪呂覽作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赫亦無子字是其證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王渭曰此困學紀聞所謂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者也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臼竈生鼃。先愼曰乾道本作日竈生鼃拾補日作穴盧文弨云穴藏本作白鼃藏本作鼃顧廣圻云今本日作穴鼃作鼃按此當依趙策作臼竈生鼃說苑權謀篇同太元經竈上九亦云臼竈生鼃鼃蓋本於彼也先愼按鼃與鼃日與臼並形近而誤據盧顧校改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先愼曰乾道本無失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子下有失字今據補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先愼曰乾道本注可作不據趙本改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盧文弨曰除當作涂淮南齊俗訓作欲塗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先愼曰淮南子此下有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夫平公之不霸也疑此下脫文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而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先愼曰待當作去　此人臣之禮義也。先愼曰義字衍　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顧廣圻曰夫爲人臣者至此六十一字當衍乃舊注之錯入者耳先愼曰顧說非此六十一字專指臣下言夫爲人臣者至此人臣之禮也申上人臣之禮師曠非平公之過至此大逆之術也申上逆上下之位又以嚴父不加於子反譬而喩之尤足見周秦閒之文法非舊注所能及且注家亦無此例也　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先愼曰趙本此及下不可明也兩明字並作行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明下同焉云行宜作明　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不可謂兩明。顧廣圻曰謂字當衍　此爲兩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爲作謂誤先愼曰顧說非爲謂同字　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于穆公。先愼曰乾道本虜上無爲字顧廣圻云以中國爲亂句絕下句同兩于字當作干藏本今本虜上有爲字先愼按有爲字是今據補道由也道爲虜于穆公由爲虜于穆公難二篇伊尹自爲宰干湯百里奚自爲虜干穆公（自亦由也）是其證于卽干之誤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顧廣圻曰藏本欲作與今本欲與兩有皆誤而小臣不行見。先愼曰行當作得小臣之忘民也。先愼曰小上當脫是字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爲臣用故宜刑也○先愼曰乾道本脫宜刑二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宜刑二字依下文當補舊注未譌今據增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代齊也靡笄山名○先愼曰注代當作伐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

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先愼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今據補 勸之以徇。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而按當作不可二字與上文不可救句相對先愼曰則下脫不可二字耳顧删則字亦非乾道本徇作殉據張榜本改（注及下同） 是重不辜也。斬旣不辜徇又不辜是重不辜也 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子字誤 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旣不辜益得一謗 是子言分謗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徇按句有誤俞樾曰此當作是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今脫六字則文義不明下文云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先愼曰俞說是 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助爲虐更益謗也 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 且望郤子之得之也。望郤子正韓子之過 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同惡更何所望也○先愼曰一本無注盧文弨云張本有 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先愼曰望絕當依上文作絕望 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先愼曰外儲說左下貴作尊）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顧廣圻曰未詳）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王渭曰國當作貴）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官之卑者也○先愼曰注官字趙本無盧文弨云脫）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卽避卑卽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璜也○顧廣圻曰樓翟樓鼻翟強也事見魏策舊注誤甚先愼曰說林上樓翟作犀首張儀）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己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先愼曰乾道本身作手盧文弨云手字譌先愼按盧說是下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身死即指湣王而言明手爲身之誤拾補作身今從之 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主下有誠字誤 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先愼曰乾道本重爭字盧文弨云淩本不重今據刪 一則專制而劫弒。顧廣圻曰一下當有用字 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鄖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先愼曰有當作爲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合 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先愼曰且當作臣 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先愼曰踴即踊之俗字 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亡老反○顧廣圻曰造讀爲蹵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踊。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對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 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 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顧廣圻曰藏本且作北今本且北兩有皆誤 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尙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

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盧文弨曰非字意林無先愼曰意林脫非字御覽四百九十七六百八十四八百四十五事類賦十七引並有非字 公胡不雪之以政。先愼曰乾道本胡下有其字據御覽事類賦引刪意林亦無其字 公曰。善。先愼曰乾道本善上有胡其二字張榜本無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事類賦引並無胡其二字今據刪 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復遺其冠乎。先愼曰各本無其字及上乎公乎三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意林冠上亦有其字

或曰。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據張趙本提行 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先愼曰小人以遺冠爲恥君子以遺義爲恥 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盧文弨曰非字衍顧廣圻曰行當作遺先愼曰顧說是張榜本無非也二字不知上文行爲遺之誤而刪之也 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遺下有宿字誤亦下當有生字 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偸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當望遺冠 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盂克莒舉豐。先愼曰各本盂作孟豐作酆王引之云孟爲盂字之誤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邗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邗史記周本紀文王敗耆國明年伐邗作盂者借字顧廣圻云克今本作堯誤酆他書又作豐先愼按孟爲盂之誤堯爲克之誤御覽八十四引正作侵盂克莒舉豐今據改 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先愼曰各本以下有請字案此承上請入

洛西之地而言不當有請字後人以下文請解炮烙之刑涉於此誤加請字今據藝文類聚十二引刪 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君之力也。先愼曰乾道本無君之力也四字盧文弨云孫詒穀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臣之力邪君之力邪此脫四字顧廣圻云識下當有君之力也四字也讀爲邪新序四作乎先愼按張榜本有君之力也四字今據補御覽六百二十引作君之力臣之力 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剪削彌縫 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顧廣圻曰新序二人事互易 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弨云也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

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先愼曰拾補干作盂盧文弨云藏本張本同或改作虞顧廣圻云今本干作于下同按此未詳俞樾云干卽虞也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釋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干越生葛絺高誘注亦云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吳古同聲而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云譜云虞姬姓也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始封本爲西吳蓋以別於荊蠻之吳因春秋經傳皆作虞而西吳之名廢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夫虞之故城謂之吳城是虞卽吳也吳得稱干則虞亦得稱干也蹇叔處干卽處虞也先愼按俞說是今本作于形近而誤或作虞者不知干卽虞而改爲虞也 處秦而秦霸。先愼曰乾道本脫處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處字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盧文弨曰與或改而顧廣圻曰臣當作君 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里門也二百。先愼曰周策作宮中七市女閭七百 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百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先愼曰尸當作戶 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爲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先愼曰乾道本忘作亡盧文弨云亡張本作忘顧廣圻云藏本作忘是也今據改 咎犯極諫。故使得反晉國。先愼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弨云得字脫一本有今據補 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先愼曰乾道本文公下無以字顧廣圻云今本公下有以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二。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 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優笑皆名 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

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俞樾曰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由爲宰以干湯由爲虜以干穆公也難一篇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干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干穆公道亦由也與此一律 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先愼曰乾道本逆作道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道作逆誤先愼按作逆是顧說非改從藏本今本 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先愼曰乾道本脫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以字今據補 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顧廣圻曰下以字當衍 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先愼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得字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下有難字誤先愼曰張榜本有難字旁注云難作背 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

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張榜曰當云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其賢與不賢未可知也盧文弨曰未字衍先愼曰張說是未上當有脫文 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先愼曰乾道本不重湯武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按依下文當重今據補 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以桀是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弒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旦下有亦字誤先愼曰以當作已 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先愼曰下之字張榜本無 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先愼曰趙本遽作虡誤 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先愼曰雖當爲唯之誤唯唯古通此承上起下之詞謂桓公任仲知不欺已則桓公能皆知不欺已之臣乃唯管仲之不欺已因謂豎刁易牙亦不欺已遂以任管仲者任二人則桓公不知欺與不欺亦明矣唯誤作雖遂不可讀 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王先謙曰今字無義疑令之誤 蟲流出尸而不葬。先愼曰尸當作戶乾道本不作作盧文弨云而字衍顧廣圻云今本作作不誤按當作後先愼按作不字是上文蟲流出尸不葬即其證今據改 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苟且也○顧廣圻曰語言辨句絕說讀爲悅孫詒讓曰蒲阪云李兌合作李克其治中山已見外儲說左下語言下文作言語辨辯通聽合作聽魏都賦注引李克書曰言語辯聽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㥂言（文選注）案蒲阪圓據劉逵引李克書校正此文郅塙（御覽一百六十一引史記亦以此爲李克事今史記無此文又案此難諸篇皆雜擧古書之文而難之李克書卽漢書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之佚文劉逵所引未全此可以補之）惟窕言㥂言義兩通（廣雅釋詁云㥂欺也方言云㥂詐也此李克書㥂字之義）當各從本書昭二十一年左傳云小者不窕杜注云窕細不滿（呂氏春秋適音篇高注義同）蓋窕本爲空虛不當

充滿之言引申之凡虛假不實者通謂之窕窕言者虛言不可信以爲實下文窕貨者虛貨不可恃以爲富也舊注釋爲苟且蓋讀爲佻偷字於義未切先愼曰聽字不誤選注作聰形近而誤玩下文自知　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先愼曰乾道本子作之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也下有則辯非說者也六字按此不當有　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窕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　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愼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先愼曰乾道本私上有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和字先愼按私和二字形近而誤衍此與上不以小功妨大務句相對成文不應此多一字據藏本刪　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盧文弨曰張本功作工　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

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窕貨者。無術之言也。先愼曰乾道本言作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害作言今據改

趙簡子圍衞之郛郭。先愼曰郛郭同義郛當作附呂氏春秋貴直篇作附郭高注附郭近郭也郛附聲近而誤 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不及。簡子以犀爲聲櫓而自蔽之櫓楯類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弨云犀楯犀櫓呂氏春秋貴直篇作犀蔽屏櫓所下脫不字注脅字疑作楯又臥字譌先愼按盧說是今依拾補增不字犀堅也說見姦劫弑臣篇 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先愼曰張榜本烏作嗚 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先愼曰僞子華子去趙篇趙簡子有燭過小人之語 免冑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但不能用之耳○先愼曰乾道本脫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上有士字先愼按有士字是今據補御覽三百五十一引呂氏春秋士何弊之有今呂書亦脫士字 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先愼曰呂氏春秋作兼國十九 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先愼曰張榜本玉誤王 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先愼曰呂氏春秋作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 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先愼曰乾道本受作授顧廣圻云授當作受先愼按張榜本作受今據改 圍衞取鄴。顧廣圻曰呂氏春秋鄴作曾 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先愼曰乾道本能下有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士字先愼按呂氏春秋亦無士字此涉下文而衍今據刪 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間 簡子未可以遽去楯櫓也。先愼曰乾道本楯作盾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盾作楯先愼

據上云僨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此即承上而云作楯字是今據改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親愛○王渭曰所下當有以字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況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百族之子下有愛字誤先愼曰張榜本若作有乾道本注一作益據趙本改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顧廣圻曰人上當有夫字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失字按失當作夫先愼曰比趙本作北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失作人按此當衍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先愼曰乾道本一作失拾補作一盧文弨云失字譌今依改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先愼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行字藏本今本有用字今據補

韓非子集解卷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襇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顧廣圻曰襇氏論衡非韓篇作撊是按氏是同字襇當依論衡作撊字書無襇字史記酷吏傳云濟南瞯氏漢書音義云音小兒瞯病也卽此姓龐當是其里也　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觀作勸論衡作勸按此以觀爲是觀示也　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襇氏子。先愼曰乾道本無問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問字先愼按論衡亦有問字今據補　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顧廣圻曰之當依論衡作子先愼曰論衡嘗作會　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先愼曰乾道本及作力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力作及先愼按作及是今據改下此宜毀罰之所及也正作及　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顧廣圻曰王當作主　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先愼曰獻公一本作獻子誤　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

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顧廣圻曰惠竇當依左傳作犫竇 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先愼曰乾道本無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惟字先愼按左傳亦有今據補 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爲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盧文弨曰注無臣之分之焉改主 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先愼曰乾道本以字在臣字下顧廣圻云今本以字在不字上先愼按此當乙今據改 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讎下有君字 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王先謙曰韓子此言殆爲楚魏相張儀之類而發 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識言也○先愼曰趙本注識作讖誤 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後爲貞。不皆死而後爲貞○先愼曰乾道本下後字作復拾補上後字亦作復盧文弨云復作後譌注不字疑必顧廣圻云今本復作後按復後互誤生下當更有生字先愼按今本復作後是也此言君死後臣生不愧如荀息立奚齊立卓子之類而後爲貞若君朝卒而暮立遂臣事之非貞也此與下文語意相承極爲明顯乾道道藏本誤後爲復其義遂晦耳上後字不誤盧顧說並非改從今本 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先愼曰乾

道本射作對盧文弨云對藏本作射今據改 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先愼曰乾道本勢作世盧文弨云世張本作勢顧廣圻云藏本世作勢是也今據改 而悖不去國。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悖作徒按悖當作特 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先愼曰六微篇宰作朝說見上 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顧廣圻曰州讀為周見六微篇 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先愼曰乾道本耄老作大臣誤改從趙本庶孽卑句寵無藉謂所寵之人無借以權勢也 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已。先愼曰乾道本無使字盧文弨云使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先愼曰二后猶並后也二難上依上下文當有可謂二字 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隅作偶按隅當作懸先愼曰隅偶形近易譌詩抑維德之隅劉熊碑作偶是二字古人已有誤者此隅當作偶顧說非 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

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先愼曰趙本其作於 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爲寢也○先愼曰注世趙本作也盧文弨云業也當作菜地又寢也當作寢者 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先愼曰乾道本葉作恐盧文弨云恐張本作葉今據改 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先愼曰乾道本說上有識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識字今據刪 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則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先愼曰乾道本無政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增 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盧文弨曰紹淩本作咎顧廣圻曰句有誤孫詒讓曰紹當作詔謂詔告之以尙明之義紹詔形聲並相近 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作天下二字按不字當作下形近誤今本添天字誤甚 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難下有者字 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顧廣圻曰得當作德 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顧廣圻曰罰當作賞 故疾功利於業。先愼曰拾補疾作習盧文

弼云張本作疾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疾作習誤 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顧廣圻曰智讀爲知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 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盧文弨曰張本無民字 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誤 賢子之而非孫卿。顧廣圻曰孫卿荀卿也其事未詳 故身死爲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顧廣圻曰臣當作功 不自賢。顧廣圻曰賢上當脫選字 功自徇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重功字誤自作相 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先慎曰乾道本正作政今據趙本改 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先慎曰以享厚樂乾道本作使智（空一字）之侈藏本作使智之侈改從今本 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先慎曰依上文不下當有能字 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先慎曰乾道本公上有方

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方字按句有誤先愼按方字衍然故卽然耳也王引之經傳釋詞云故猶則也忠臣盡忠於上與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一律公上不嘗有方字今據刪 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精廉尅己 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但知上雖侈非國之患也○先愼曰乾道本注但作伊據趙本改 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 顧廣圻曰也下當有脫文此知下明則云云哀公之無患也下文知下明則云云景公之無患也所脫爲葉公之無患也因知下明則複出而誤漏之耳 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先愼曰乾道本不重禁於微三字顧廣圻云今本重禁於微按此當更有今據補 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王渭曰精沐二字疑孫詒讓曰精沐疑當爲精悉說文悉詳盡也悉或變作㥷又譌作𣲽與沐形近因而致誤 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侈於桀紂猶未薾德形於翰墨著以爲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先愼曰趙本無此注文盧文弨云張本有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先愼曰乾道本東作東顧廣圻云論衡東作東閭作宮先愼按張榜本趙本並作東今據改 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顧廣圻曰論衡絞作殺下異日作翼日 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 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先愼曰乾道本姦必作必姦據趙本改論衡非韓篇正作姦必 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因事而責成之○先愼曰論衡成作城乾道本注因作其據趙本改 不察參伍之政。先愼曰論衡政作正二字古通 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先愼曰乾道本盡作

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毒作盡按此以毒與勞對文先愼案顧說非論衡亦作盡今據改論衡特作待誤當依此訂正 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雖蛇因鳳以治羽鳥也○先愼曰乾道本故下有則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則字俞樾云故則二字無義趙本刪則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羼入者韓子原文當云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衆云言智不足以徧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衆云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參差而不可讀矣先愼案俞說是則字依趙本刪 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故曰誣也○先愼曰乾道本不重羿字盧文弨云淩本重羿字今據補 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胷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盧文弨曰常張本作嘗下同 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顧廣圻曰常下有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先愼曰說苑敬愼篇亦有疑此脫 左右對曰。甚然。中期伏瑟而對曰。先愼曰各本伏瑟作推琴顧廣圻云史記魏世家云中旗憑琴索隱云按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中旗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文各不同按索隱引此作瑟是也推當作馮馮伏同字難二篇云師曠伏琴而笑之先愼按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作中旗伏瑟今據改 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伐趙。先愼曰各本又率作而從今據御覽改說苑亦作又率 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

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先愼曰其字疑衍 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

或曰。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先愼曰乾道本不重如字盧文弨云凌本重今據補 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先愼曰下自字趙本作曰盧文弨云曰字誤 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先愼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今據補 夫不能自恃。先愼曰乾道本夫不能作失在不今據趙本改 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先愼曰其拾補作人盧文弨云其字譌先愼案盧說非其指韓魏言即上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也 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之患也。先愼曰乾道本未作畏也作乎盧文弨云凌本秦本畏作未乎作也顧廣圻云畏字當有誤未詳先愼按畏未聲近而譌未有水人之患與安有肘足之事文法一律今據改 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

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盧文弨曰四字句 則諫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尙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先愼曰乾道本證上有說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說字先愼按說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 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侵也。先愼曰侵諸本作僈古字通用 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作得誤 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先愼曰張榜本衆作重 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

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不重亡字按當依左傳云孫子必亡爲臣而君衎不後二字先愼曰按此相傳當日之語不同應各依本書爲是亡臣卽下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亡臣之亡讀若忘孫子自忘已命爲臣故與魯君並行而不避下文孫子君於衞而後不臣於魯正申亡臣而不後君之說顧氏依左傳改本書失本書指矣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顧廣圻曰伐當作代代之代爲君也下文盡同 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先愼曰依上文晉齊當作齊晉 孫子君於衞。顧廣圻曰句絕 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王先謙曰臣之君謂臣變而爲君也 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顧廣圻曰二字句絕先愼曰命與言遠書大禹謨咸聽朕命墨子兼愛篇下作咸聽朕言禹謨卽本墨子改言爲命可見古人命言二字相通此謂穆子不言衞君有失之當亡而言衞臣有得之必亡是謂不明 魯不得誅衞大夫。而衞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臣字誤按臣當爲巨詎巨同字 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亡其二字誤亡句絕下七字爲一句先愼曰其所以亡謂亡其爲臣也其失所以得君謂失其爲臣之禮故得爲其君也

或曰。先愼曰前三篇皆一難此篇先立一義以難古人又立一義以自難前說其文皆出於韓子 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

桀索崏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先愼曰乾道本離作謂顧廣圻云今本謂作離今據改　湯身易名。顧廣圻曰未詳先愼曰路史桀殺關龍逢湯聞而歎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以下文受詈例之當卽此事　武身受詈。顧廣圻曰見喩老篇　而海內服。趙咺走山。顧廣圻曰咺當作宣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是其事也　田成外僕。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田下有氏字誤此當有成字卽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負傳隨鴟夷子皮事也見說林上篇　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趙用賢曰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以分所當得而後自處於君位也　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景公禮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齊字誤　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先愼曰伐下衍於字　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先愼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閒。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顧廣圻曰誅下當有脫文本云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巧臣而使加誅於拙虎下文云不知齊之巧臣其證也　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

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赦之謂嚴。先愼曰乾道本赦上有敎字拾補無盧文弨云敎字衍今據刪 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弒父。鄭去疾予弟。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鄭世家亦云堅者靈公庶弟而去疾之兄也 而魯桓弒兄。五伯兼幷。而以桓律人。先愼曰桓上當有三字 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先愼曰誅知趙本作知誅誤誅字句知下屬 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赦之實也。先愼曰乾道本赦上有敎字據拾補刪 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亶也。盧文弨曰亶左傳桓十七年傳作亹疑此因形近而譌下公子圉傳作違亦然 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懸怒 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臣下有懼字按臣罪當作罪臣此下當重有罪臣輕舉以行計七字 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 衞侯怒而

不誅。故褚師作難。先愼曰乾道本褚作褚據趙本改 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先愼曰乾道本無曰字拾補有盧文弨云張本無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故下有曰字按當有舉字先愼按有曰字是今據補 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儌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先愼曰昭公當作高伯昭公含怒未發不得言昭公之報惡此即難公子圉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之語今本皆誤高伯爲昭公文義不可通矣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下報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報字今據補 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顧廣圻曰獄之患句絕以當作已 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顧廣圻曰未詳 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衞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先愼曰乾道本子公作公父顧廣圻云今本公父作子公誤先愼按作子公是上子公殺君與褚師作難對言是其證改從今本事見左傳 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先愼曰乾道本之作其盧文弨云其秦本作之今據改 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先愼曰乾道本齊下有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故字國語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即其事今據刪 君行之臣。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 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先愼曰拾補乎下有哉字盧文弨云張本有

衞靈公之時。先愼曰乾道本無公字盧文弨云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公字是也七術篇有今據補 彌子瑕有寵於衞國。侏儒

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先愼曰乾道本踐作淺拾補作踐今據改七術篇作賤亦誤】公曰。奚夢。【先愼曰此下當依七術篇有對曰二字】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先愼曰乾道本聞下無見字拾補有七術篇有今據補拾補夢下刪見字非】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顧廣圻曰雍鉏趙策作雍疽先愼曰孟子衞策作癰疽說苑至公篇作癕雎皆音近通借】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顧廣圻曰未詳】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誅。而使賢者煬已。【先愼曰乾道本已上有主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已字誤按依下文當衍主字先愼按拾補有已字無主字盧文弨云主字非今據刪】則必危矣。【先愼曰乾道本必危二字作賢誤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賢作必危二字按依下文是也今據改】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尙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顧廣圻曰未詳】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先愼曰乾道本重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不更有之字是也今據刪】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下賢字誤】與愛而用之同。【顧廣圻曰句絕】賢誠賢而擧之。【顧廣圻曰六字爲一句】與用所愛異狀。【顧廣圻曰狀字衍】故楚莊擧叔孫而霸。【王渭曰叔孫當作孫叔】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擧所賢。而同於用

所愛。僑奚距然哉。先愼曰拾補奚下有禍字距作詎盧文弨云距字非顧廣圻云距讀爲遽先愼按顧說是則侏儒之未見也。先愼曰乾道本見上有可字盧文弨云可字淺秦本無今據刪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顧廣圻曰之字當衍日不加知。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日作曰誤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韓非子集解卷十七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先愼曰初學記二御覽十五事類賦三引霽作散　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盧文弨曰張本賢上有故字　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盧文弨曰缶疑𤴓之譌𤴓古正字墨子往往用此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缶乃詘字之誤詘闕壞而爲出字又因誤爲缶也上文云賢人乃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此即勢位足以詘賢者之說趙本作任賢者乃不得其字而臆改不可從也先愼曰俞說是張榜本亦改作任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先愼曰乾道本釋作擇拾補擇作釋顧廣圻云當作釋今據改　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盧文弨曰下之字淩本無王先謙曰此與下螾螘之材薄也對文明下之字衍　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

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以也其勢四字先愼曰張榜本無以也二字按其勢二字屬下讀　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盧文弨曰一本無者字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上也字按也當作以　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顧廣圻曰兩已字當有誤未詳兪樾曰兩已字當作人已之已即以勢而言勢者人人得而用之不能使賢者用我而不肖者不用我也顧氏由不達古人語意耳　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盧文弨曰一本無矣字　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先愼曰乾道本無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飛上有將字按之字當衍先愼按逸周書寤儆篇正有將字今據補彼脫爲字當依此訂　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顧廣圻曰句當有脫字高臺一也深池二也炮烙三也下文云四行其一未見先愼曰此隨擧二人暴虐之事非必有四行也炮烙卽非桀所爲顧說太泥　桀紂得乘四行者。顧廣圻藏本乘作成今本四作肆皆誤乘當作兼下文云未始行一其證也先愼曰乘下脫勢字四當作肆肆行卽指盡民力傷民性言顧說非　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先愼曰言匹夫未一行桀紂之暴亂刑戮隨之也顧氏以一對四言非　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先愼曰乾道本暴下有風字顧廣圻云今本無風字按句有誤先愼按無風字是改從今本此謂桀紂得有天下之勢以爲之傅翼所以暴亂之事成也　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顧廣圻曰末當作未　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先愼曰乾道本無巧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巧字先愼案治要亦有今據補　今以

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先愼曰治要無位字轡下有銜字以刑罰爲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先愼曰有自然之勢有人設之勢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舜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今曰至設也據藏本張榜本趙本補三十二字夫堯舜生而在上位。先愼曰乾道字堯作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聖作堯非也舜上當有脫文先愼按顧氏不審上文有三十二字之本故疑此下脫文堯舜承上言堯不當作聖御覽六百二十四初學記九引並作堯與藏本今本合是其證今據改初學記引夫上有今字藝文類聚五十二引無舜字有堯字蓋堯下脫舜字然亦足見聖爲堯之誤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先愼曰乾道本無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十一字顧廣圻云謂人之所得下有脫文俞樾云勢當作設上文云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得設也故此曰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已矣設誤作勢文不可通顧氏因疑有脫文非是先愼案張榜本得下有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十一字是今據增上吾字乃客之誤當作若客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若客所言謂人之得設正承上非人之所得設也而來語極明晰客誤爲吾遂不可讀乾道本因刪去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十一字耳顧氏知有缺文而失於考校俞氏又強爲之說而不加參訂均非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先愼曰難一篇矛楯互易白孔六帖五十八引無與字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

也。餞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先愼曰白孔六帖引陷子之楯何如作摮子之楯如之何 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勢下有與無不禁之道誤按當云以不可禁之賢與無不禁之勢 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先愼曰是上當有反字 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先愼曰驥駬並千里馬乘而分馳違背必遠 夫棄隱栝之法。先愼曰張榜本趙本栝作括公羊何休序云隱括使就繩墨是也字當作檃說文檃栝也從木㬎聲今通用欺竄本之栝又或從括書太甲往省括于度是也 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先愼曰乾道本無不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不字今據增 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先愼曰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活作育 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盧文弨曰海字疑衍先愼曰海卽游字誤而複者 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

溺者不濟矣。先愼曰上矣字當衍善上當有弱字說林上篇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語句正同 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先愼曰張榜本脫馬字 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至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先愼曰乾道本菜作蔡顧廣圻云今本蔡作菜今據改 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盧文弨曰末張凌本作未顧廣圻云句有誤 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愼曰語意明顯顧說謬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先愼曰訟讀爲誦 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先愼曰乾道本無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先愼曰依上文民上當有而字 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趙用賢曰彀沒也音尖 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先愼曰張榜本所下脫以字 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

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先愼曰殺矢用諸田獵之矢見周禮考工記治氏注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先愼曰外儲說左上篇同按十步當作百步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先愼曰常下脫儀的二字外儲說有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先愼曰張榜本趙本巧作功誤巧與下文拙正相對待外儲說作巧是其證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彀。先愼曰張榜本趙本功作公誤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先愼曰張榜本無故夫至此十七字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先愼曰史記荀卿傳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辯鄧析子無厚篇天不能屛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誅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義渠。明將也。先愼曰乾道本今作令拾補作今盧文弨云令字非今據改而措於毛伯。顧廣圻曰毛當作屯外儲說右篇云屯二甲義同先愼曰顧說毛當作屯是其引屯二甲爲證非屯伯卽屯長見商君書境內篇措當依下文作試公孫亶回。聖相也。顧廣圻曰文心雕龍書記引此云孫亶回無公字省耳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

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先愼曰乾道本生作王今據拾補改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効之。先愼曰乾道本効作效盧文弨云效藏本作効今據改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先愼曰乾道本彊作疆今據張榜本趙本改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先愼曰乾道本無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王渭曰王當作生下同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爲也。先愼曰乾道本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作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盧文弨云夫字身字淩本無顧廣圻云此當作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乾道本利作科譌今據改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兪樾曰先王當作先生即謂堂谿公也非謂韓子舍全遂之道而肆危殆之行故曰先生有幸臣之意幸臣猶愛臣也呂氏春秋至忠篇王必幸臣與臣之母是也韓子自謂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若從堂谿公言則仁智之行傷矣故曰然有大傷臣之實此有字當讀爲又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先愼曰乾道本實作貴誤據張榜本趙本改 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愼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盧文弨曰姦馮改作姧 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先愼曰問張榜本作或 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先愼曰不一其憲令句則姦多句 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先愼曰道讀爲導與下使昭侯用術同意利在故法前令申不害則使昭侯用故法前令其利在新法後令則使昭侯用新法後令前令後令即上先君之令後君之令今人以前後兩字逗非也 利在故新相反。盧文弨曰利在二字衍 前後相悖。先愼曰乾道本悖作勃顧廣圻云今本勃作悖誤先愼案說文誖下云亂也或從心作悖勃下云排也明乖亂之字應作悖而勃爲叚借字顧氏以正字爲誤蓋未之審耳今據改 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先愼曰張榜本用誤利 故託万乘之勁韓。先愼曰万張榜本趙本作萬 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顧廣圻曰七十有誤或當作十七 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

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先愼曰相字後人所加此與下連什伍而同其罪對文 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顧廣圻曰句絕 惠王死。武王卽位。甘茂以秦殉周。先愼曰依上文甘上當有而字 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先愼曰御覽一百九十八引無韓字 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先愼曰各本一尺作尺土據御覽引改 乃成其陶邑之封。先愼曰各本成作城據御覽引改 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成作城誤上文乃城其陶邑之封亦當作成先愼曰御覽此亦作成不誤 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先愼曰張榜本主作其誤主謂秦王也 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盧文弨曰不或改雖顧廣圻曰不當作雖 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顧廣圻曰當云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也脫去六字 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先愼曰乾道本無治字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知下有弗字今本不上有治字按依下文當有又見難三篇弗亦作不今據補 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也可作可也先愼曰張榜無可字 知而弗言。是謂過也。先愼曰乾道本是下有不字盧文弨云不字脫藏本張本有也邪同顧廣圻云今本無不字按句有誤先愼按不字衍文下知而弗言則人主尙安假借矣卽是謂過也意今據改 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

人主尙安假借矣。先愼曰矣當作乎　商君之法曰。先愼曰乾道本曰作日據張榜本趙本改　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先愼曰乾道本爵二級作爵一級據張榜本趙本改　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先愼曰乾道本無病不至者齊十三字空十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十三字今依藏本今本補說詳下　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先愼曰乾道本無能也二字顧廣圻云空四字藏本今本有能也二字今據補　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先愼曰乾道本無勇力之所加也以七字不空合計屋不成下缺五字智下缺二字正符七字之數足見今本之字非臆撰也今據今本補勇力之所以加也以七字　而治智能之官。先愼曰乾道本治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者字此未詳先愼按者字衍今據刪此謂以勇力所得之官而理智能之事不當其能無異令斬首之人爲醫匠也　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顧廣圻曰疑讀爲擬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先愼曰乾道本辜下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非所謂明也。顧廣圻曰明字當衍　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人方作當乃誤按在當作任形近誤先愼曰顧說是讀當以而不失其人句方任於人者也句　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

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顧廣圻曰墨子所染篇云夏桀染於干辛推哆又明鬼篇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古今人表下中有推侈即此侯侈又呂氏春秋簡選篇云移大犧淮南子主術訓云推移大犧侈哆移皆同字耳王念孫曰侯當作隹形相似而誤（隸書從隹從侯之字往往譌溷說見墨子非命篇爲舌下）墨子所染篇明鬼篇竝作推哆晏子諫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推侈隹與推聲相近故通作推也其爲隹字無疑 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愼曰禪與擅通莊子人閒世釋文禪本作擅是也說文擅專也精微猶精細也言平日擅專其主無毫髮之可間也 亂之以其所好。先愼曰投其所欲引爲不善也 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万也。先愼曰趙本万作萬 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愼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顧廣圻曰此七友在第三 晉伯陽。顧廣圻曰晉字當衍此七友在第四 秦顛頡。衛僑如。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顛頡晉人而係之秦僑如魯人而係之衛不可曉且其人亦非如下文所云伏死窟穴者也據下文云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云云疑魯季孫意如晉僑如當作晉顛頡魯僑如而傳寫誤入上文又移晉字於伯陽之上遂妄竄入秦字耳 狐不稽。顧廣圻曰莊子大宗師狐不偕釋文司馬云古賢人也 重明。顧廣圻日未詳 董不識。顧廣圻曰此七友在第五[illegible]有七友姚校云雒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古今人表上下有雒陶續身柏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師古日雒陶以下皆舜之友也身或作耳虛或作宇並見尸子上中有方回其靈甫人表未見也此續牙即續身伯陽即柏陽董不識即東不訾其餘或皆彼之歌異耳 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萃作卑先愼曰萃字不誤說文萃讀若瘁瘁即顇字顇

顯頷也荀子富國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作萃是其證今本改萃爲卑失其義矣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先愼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弨云淩本有今據補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愼曰乾道本無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逄。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顧廣圻曰申胥當作葆申葆申者楚文王之臣極言文王茹黃狗宛路繒丹姬亭而變更之下文所謂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者也見呂氏春秋高誘注云葆太葆官名申又載說苑葆作保古今人表同葆保同字也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盧文弨曰勢秦本作合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威。雖身死家破。先愼曰乾道本從作待威雖身作其身雖顧廣圻云今本待作從其身雖作威雖身按句有誤先愼按今本是從之以威句此如鬻拳諫君以兵之類改從今本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恆。先愼曰乾道本齊田作田齊盧文弨云田齊倒張本作齊田今據改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顧廣圻曰未詳先愼曰晉字衍此卽魯叔孫宣伯衛子南勁。顧廣圻曰未詳鄭太宰欣。顧廣圻曰未詳下文云太宰欣取鄭楚白公。周單荼。顧廣圻曰未詳下文單氏之取周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親作侵誤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先愼曰若夫二字不當有若夫后稷。皐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先愼曰乾道本下作裏拾補作衰顧廣圻云裏當作衰今依拾補改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

五人者。為其臣也。盧文弨曰為其疑衍下同先愼曰者下脫之字上文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下文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句法一律明此脫之字讀當以十字為句盧氏疑為其衍非也

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先愼曰立事上當有脫字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鬴洧之卑。顧廣圻曰鬴洧未詳王先謙曰爾雅釋文鬴古釜字釜洧即釜鍑也洧古讀與复聲之字近水經洧水注甲庚溝水枝分東逕洧陽故城南俗謂之復陽城非也蓋洧復字類音讀變是其證也洧可讀為復則亦可讀為鍑方言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明釜鍑連文此鬴洧即釜鍑之通段字矣鬴洧四旁高而中央卑與壑谷地形之卑相類故並以為身卑之喻 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卑。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愼曰主得美名而身受卑名也上文指位言此指名言文複而義不同 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作伯按依下文此周威王所用也今無可考 鄭王孫申。顧廣圻曰依下文此鄭子陽所用也先愼曰鄭無王孫王當為公之誤 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先愼曰道本芋作芋盧文弨云芋誤 隨少師。越種干。顧廣圻曰種干下文未見 吳王孫頟。顧廣圻曰頟國語作雒雒頟同字也他書頟作駱 晉陽成泄。顧廣圻曰依下文智伯所用也 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顧廣圻曰按上文但有十一人當有脫文 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先愼曰說即悅字 雖破國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者。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先愼曰周威公河南桓公揭之子桓公自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而河南遂號西周不詳身殺之事 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先愼曰其事未詳 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先愼曰乾道本無公字顧

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吳。并於越智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并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王先謙曰而下所字當衍　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法下有圮字誤　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閒。或在囹圄緤紲纏索之中。盧文弨曰纏當作纆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緤作縲　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顧廣圻曰藏本然下有後字今本有而字皆誤　以其能爲可以明法。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爲字按能字複　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有夫字誤先愼曰數謂術數　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說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賥。趙用賢曰賥音涬貨也　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先愼曰相爲名譽　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　顧廣圻曰相字當衍　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日作且按日字是　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先愼曰忌當作誠　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

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為諸侯之寵使。顧廣圻曰句絕 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侯下有而字誤按句有誤先愼曰侯字衍使諸淫說其主謂使譎詐之士論說於主前也 微挾私而公議。所為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先愼曰如蘇代為齊使燕而使子之重擅也 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盧文弨曰之於二字或刪去 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者。先愼曰乾道本者上有君字顧廣圻云聖君明王句絕君者上當有脫文藏本同今本無下君字先愼案無下君字是今據刪曰字上亦當有者字各本奪曰上者字連寫於王下增君字以補其缺耳而說之者即謂姦臣之黨與故下文姦臣聞此蹶然擧耳以為是也顧氏不知君字為曰字上者字之誤因讀聖君明王句絕則疑君者上有脫文宜矣 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顧廣圻曰幼弱二字當衍其一上也字當作世九字為一句 以其搆黨與。聚巷族。偪上弒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顧廣圻曰人字衍 度其行。顧廣圻曰三字為一句 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衞。顧廣圻曰未詳先愼曰呂氏春秋先識覽衞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衞此易牙疑開方之誤取當作下或因易牙倡亂而開方始降衞歸罪於易牙故云然 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弒其君者也。俞樾曰上文自田成子以下凡八人不得言六六疑亦字之誤承上文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而言故云亦也先愼曰此與上不相

承六當作八人下當有者字與上此四王者文法一例俞說非 姦臣聞此。蹷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內搆黨與。外摽巷族。盧文弨曰攎張本作搚先慎曰攎攎並誤當依上文作摽 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先慎曰乾道本權矯作權驕顧廣圻云今本權驕作權矯按今本是也改從今本 隱正道。先慎曰乾道本正道作敦適顧廣圻云今本敦適作正道未詳先慎按作正道是也正道謂法度與下私曲對文上云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飭邪篇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並作正道卽其證改從今本 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衆矣。先慎曰乾道本君上有其字取上無而字盧文弨云而字脫張本有顧廣圻云今本無下其字今據改 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尙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易位。全衆傳國。顧廣圻曰今本無身字傳作傳按句當有誤未詳俞樾曰法字衍文傳當作傳上所謂破國殺身者以國君死社稷而言也故曰尙皆賢主也此所謂轉身易位全衆傳國者則晉靜公齊康公之類是以其不能死而反見屈於臣故曰最其病也趙本改傳爲傳正得其字惟不知法字之衍而刪去身字失之 最其病也。爲人臣者。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主顧廣圻曰今本主作臣按依上下文當作臣今據改 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盧文弨曰畢張本作畢 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先慎曰史世家敬侯卽位十二年卒 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

之後也。〔先愼曰趙本邵作召古字通〕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先愼曰此句衍一字〕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先愼曰何故二字倒〕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為人臣者。〔先愼曰乾道本臣作二據趙本改〕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狥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顧廣圻曰疑讀爲擬下文同又本篇二字互見〕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顧廣圻曰句有譌王先謙曰談立二字疑倒先愼曰譟當作譔人君南面故臣言北面〕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先愼曰乾道本敢誣作誣敢顧廣圻云今本作敢誣今據改〕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闚其臣也。〔先愼曰適疑作道〕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先愼曰無孽適子謂無以適子爲孽也〕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先愼曰君不道

疑物以闚其臣臣不謳情以談說是謂上無意下無怪 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先愼曰拾補與上有嘗字盧文弨云脫秦本有疑嘗作當 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先愼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之字先愼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先愼曰乾道本無世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愼按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 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顧廣圻曰句絕 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顧廣圻曰句絕 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愨純信。用心怯言。則謂之窶。先愼曰乾道本則作時據藏本今本改怯言二字當爲少欲之誤因少欲二字錯簡在寬惠行德句上乾道本遂涉下文之字而誤增藏本以意改爲言者張本改爲

一者並非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先愼曰乾道本聽上有吏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吏字今據刪 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先愼曰乾道本寬上有少欲二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少欲二字先愼按少欲二字當在上用心下誤衍於此據今本刪上下文皆四字句無脫文 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先愼曰乾道本閒作閑據趙本改 損仁逐利謂之疾。顧廣圻曰句絕 險躁佻反覆謂之智。顧廣圻曰當脫一字險躁連讀下文云而險躁譏諫者任先愼曰佻字衍文險躁反覆四字爲句 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本作不按句有誤 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盧文弨曰便一作使 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先愼曰乾道本迹作近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近作迹今據改 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上字盧文弨云一本有今據補 今有私行義者尊。顧廣圻曰私下行字當衍 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譟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儉下有也不二字誤按上字下當有也字 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顧廣圻曰池當作地俞樾曰顧說是也惟城地連文近於不辭城疑衍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兩文相對不當有城字蓋卽成字之誤而衍者 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死下有士字誤 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

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俞樾曰蟲乃蠱之誤春秋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作蠱牢卽其例矣狐蠱二字連文見僖十五年左傳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偸世者數御。先愼曰廣雅釋詁御進也數音色角反此言巧言利辭之人得常常進見也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俞樾曰狀匿卽藏匿也狀與壯通考工記㮚氏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是也壯與莊通漢書古今人表柳壯檀弓作柳莊是也而藏字說文所無古書多以臧爲之臧莊聲近狀通作壯壯又通作莊則亦可通作臧矣王先謙曰狀卽伏字形近而誤伏匿二字見史記范雎傳俞說迂曲夫陳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也。先愼曰乾道本厲戰士作戰士卒盧文弨云脫厲字衍卒字據拾補補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原下有壙字誤按平字當衍涉乎字形近耳無宅容身。死田畝。顧廣圻曰今本重身字藏本畝作敵今本作奪按句有誤先愼曰乾道本不誤今本作身死田奪非無宅容身則其田不待身死而奪也藏本畝作敵形近而誤死田畝卽孟子死溝壑之意生既無宅故死於外也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以善剬下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以字拾補善剬作擅制盧文弨云以字脫張本有制藏本作剬顧廣圻云剬制字同所下當有以字今據張本補而戰介之士不得職。顧廣圻曰戰當作耿而閒居之士尊顯。先愼曰乾道本居作官顧廣圻云今本官作居今據改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先愼曰乾道本無危字盧文弨云危字脫秦本有今據補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盧文弨曰無字衍顧廣圻曰二心私學上下文凡五見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先愼曰

上下有世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世字今據刪所以屬下也。王念孫曰屬乃厲之誤說詳上有度篇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先愼曰句絕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先愼曰句絕賞賜所以爲重也。先愼曰乾道本所上有之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之字誤先愼按顧氏句讀誤耳此與下誠信所以過威也句法一律不當有之字從今本刪而戰鬭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徙超級名號。先愼曰便上而字衍誠信所以過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與下先謀雖五字按句有誤未詳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路作處誤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顧廣圻曰又從而尊之五字爲一句上下文及此凡四見以名上有脫文當本重尊之二字而脫耳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盧文弨曰淩本無與字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措作令按句有誤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敎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集解卷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遠難。先愼曰乾道本無遠字顧廣圻云今本有遠字按句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愼按有遠字是難讀爲患難之難與下雖犯軍旅之難同禮記曲禮臨難無苟免遠難即免難之義畏死遠難有倖生之心用以當敵必不恥降北之辱此遠字不可少據今本增 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游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顧廣圻曰牟字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愼曰淮南時則訓高注牟多也知讀曰智 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顧廣圻曰本書亡徵篇有暴慠即此未知孰是先愼曰作憿是說詳亡徵篇 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先愼曰說文磏厲石也凡棱利之義即此字之轉注經傳皆以廉爲之 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盧文弨曰譽疑是俠 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先愼曰依上下文民下當有也字 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王先謙曰整正穀善也 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先愼曰明上謂奉揚法令 而世少之曰謟讒之民也。此六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

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先愼曰趙本重髮字盧文弨云下愛字衍本不重顧廣圻云必爲之句絕今本重愛字誤先愼按必爲之謂不以損髮而不計八說篇沐者有棄髮云云與此意同 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先愼曰依下文子父當作父子 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王渭曰句絕 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顧廣圻曰自此至末皆當連各本多提行皆非是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王先謙曰如孟子說世主不言利而以仁爲先 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先愼曰乾道本無於字今從拾補增盧文弨云於字溈校增 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恩作思誤盧文弨曰思張本作恩 故明主不受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主字顧廣圻云今本明下有主字按此當有今據補 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顧廣圻曰句絕法依下文當作治 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顧廣圻曰句絕 官官治。顧廣圻曰當作民用官治四字 則國富。國富則兵強。盧文弨曰下國字張本無 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

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盧文弨曰致張本作至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先愼曰大臣盡力從事雖行危至死無怨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顧廣圻曰不字當衍外儲說右篇云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此其證也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會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會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先愼曰張榜本而作其誤守者衆以防於未發罪者重以杜其效尤　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盧文弨曰者一作也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先愼曰乾道本不重父母二字顧廣圻云今本積上有父母二字誤先愼按上十母萬父母並句絕父母積愛與吏用威嚴相對成文不當省父母二字顧說非改從今本　吏用威嚴而民聽從。先愼曰乾道本無用字盧文弨云用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盧文弨曰關或作開　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顧廣圻曰句有誤當脫一字子多敗。推愛也。推行也父薄愛教笞。顧廣圻曰五字爲一句子多善。用嚴也。先愼曰張榜本無故母至用嚴大小二十四字

今家人之治產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今作令誤相忍以飢寒。先愼曰盧文弨拾補出飢字云饑張本作飢按下饑饉天饑作飢非先愼按下二飢字張榜本作饑不誤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先愼曰饑字從張榜本改下同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顧廣圻曰人字當衍此仁與法相對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先愼曰乾道本無刑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刑字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先愼曰乾道本必作心顧廣圻云今本心作必誤王先謙云必字是上言必於賞罰卽其證若作心則不當有者字改從今本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先愼曰乾道本惡作惠拾補作惡盧文弨云惠字非今據改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顧廣圻曰藏本也下更有其欲治又不甚也七字今本有其欲治又不甚也者八字皆誤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知作智美作分按句有誤俞樾曰美乃筴字之誤上文云嚴愛之筴亦可決矣此云決賢不肖愚知之筴其文義正相似作美者形近而誤今本改美爲分未得其字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俞樾曰此當作明主之法也揆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方與下文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文法一律揆賊之揆誤移在上句因移下句治字以補之義不可通矣道藏本但於所揆也者上加一治字猶未盡得也又按揆字未詳何義據與刑盜對文疑揆當作殺古字或以蔡爲之尙書禹貢二百里蔡鄭注云蔡之言殺是蔡殺聲近義通說文米部𥻦引左傳𥻦蔡叔今作蔡蔡叔亦其例也蔡誤作葵傳寫者又以意改爲揆耳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

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先愼曰乾道本刑下有名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名字按依下文不當有今據刪）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先愼曰者字涉上下文而衍）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先愼曰能止姦則重刑無傷）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先愼曰乾道本蒙作加盧文弨云加張本作蒙今據改）故姦必止者也。（先愼曰下文無者字）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先愼曰依上文上下當有而字）民慕其利而傲其罪。（先愼曰傲其罪謂輕易其刑）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先愼曰淮南子人閒訓堯戒躓作蹪垤作蛭高注蹪躓也垤螘也按依義當作垤）山者大。故人順之。（顧廣圻曰順讀爲愼）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先愼曰民字不當有此言輕罪之道非欲亂國卽爲民設陷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先愼曰頌語猶美語也）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盧文弨曰恐疑是怨先愼曰盧說是下不足於用則怨上故下云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愛與怨文正相對）故天下大

亂也。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王渭曰賞當作刑 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先愼曰乾道本厚上有後字據趙本刪言上雖足民於財用而厚愛之若不重罰民猶趨亂下云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是也 夫富家之愛子。先愼曰乾道本富作當拾補當作富盧文弨云當字誤今據改 財貨足用。盧文弨曰財貨張本倒下同 財貨足用則輕用。先愼曰此財貨二字乾道本作貨財據趙本乙 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雖作則誤按雖當作唯 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爲非。先愼曰乾道本無治字拾補有盧文弨云舊倒依下文改先愼按趙本不誤今據改 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先愼曰乾道本無已字盧文弨云已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先愼曰民而當作而民 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先愼曰此與下相對子下疑脫之位二字 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先愼曰乾道本爲下有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君字今據刪 而桀未必以天子爲足也。先愼曰乾道本以作爲拾補爲作以盧文弨云爲字張本無顧廣圻云今本必下有以字誤先愼按今本以爲兩有非也張本爲作以是今據改 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

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先愼曰張榜本帝誤作當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先愼曰盲喑混於寐嘿之中人莫能辨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顧廣圻曰俎字當衍下句同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先愼曰乾道本任下有者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者字按依上句不當有今據刪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先愼曰謂不遺故舊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先愼曰剛材者在下而與上爭故不行其令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

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先愼曰任人則必使其人有勢可憑藉 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先愼曰爲當作惟 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王先謙曰所字當衍 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先愼曰乾道本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爲下有其字先愼按此與上而爲其私急對文明有其字是今據補 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王先謙曰承上文言不當有君字此君字涉上下文而誤衍 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渕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下必坐上決誠以今本作法術倒言而詭使按德義當作得議形近之誤七術篇云夫不使賤議貴下必坐上云云又經云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主壅塞即此文之證下必坐上者兩君之告坐也今本不能讀輒加改易謬甚先愼曰顧說是張榜本無下必坐上決誠以七字亦非（七術篇不當有必字說見彼） 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先愼曰不下當有得字與上故智者不得詐欺文一律 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先愼曰不任修士使斷事 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先愼曰令即法也 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先愼曰乾道本無能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能字先愼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不可以爲法。顧廣圻曰句絕 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

之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顧廣圻曰未詳雖賢不可以爲耕戰之士。先愼曰乾道本無賢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賢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增故人主之所察。先愼曰乾道本無所字拾補有盧文弨云所字脫依下文當有今據補智士盡其辯焉。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士下有能字誤盧文弨曰張本無能字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先愼曰乾道本士下有能字盧文弨云張本又有能字瀉去之顧廣圻云今本無下能字按此衍今據刪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先愼曰趙本博下提行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先愼曰錯措行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王先謙曰所字衍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大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言國軍異器方楯也言搢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銛不相稱適也○顧廣圻曰適讀爲敵有方未詳舊注全誤孫詒讓曰有方當爲酋矛（酋有音近矛方形近因而致誤）墨子備水篇云亓二十人人擅酋矛今本亦譌作有方與此正同（詳墨子閒詁）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盧文弨曰荀子議兵篇魏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顧廣圻曰奏讀爲湊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王先謙曰趨與趍同干城距衝。先愼曰乾道本衝上有衝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衝字按衝卽衝字複衍耳齊策云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卽其義先愼按荀子強國篇楊注引無衝字今據刪干荀子注引作平不若堙穴伏櫜。王先謙曰強國篇楊注引櫜作橐按櫜字是見墨子先愼曰楊注引穴作内盧文弨荀子拾補云内穴古多通用櫜橐互異疑此櫜字是與韻協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

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珧蜃以蜃爲銚也即推輪也上古摩蜃而耨也○盧文弨曰推當作椎下同注即椎輪也四字不應間在中當云椎車即椎輪也移置於未始得今本注字譌且衍不可從顧廣圻曰推當作椎淮南子云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亦當作椎又鹽鐵論遵道篇不足世務皆言椎車則作椎字不誤可證先愼曰推字不誤管子禁藏篇云推引銚耨以當劍戟即此所本推車謂推引其車盧顧說非 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先愼曰乾道本道下有推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按此不當有今據刪 皆推政也。盧文弨曰推當作椎下同先愼曰盧說非推政與六反篇推愛句法正同義見上 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非下有也字誤 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先愼曰趙本也作難盧文弨云難字衍張本作也亦可省 法所以制事。盧文弨曰當分段 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先愼曰乾道本法下有有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有字按此不當有今據刪 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先愼曰乾道本無則立之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則字誤 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先愼曰天下無不難之法無不害之功但權事之成否功之多寡耳乾道本有上無無字則文不成義顧廣圻云今本有按此當有今據補 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半也○先愼曰乘無半義乘當作垂形近之誤說見內儲說篇 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先愼曰見六反篇廣雅釋詁一除瘉也欲病瘉者攻以藥石藥石所達血肉必傷 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愼曰事當作士 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易作益誤

人之不事衡石者。（盧文弨曰當提行）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先愼曰乾道本私下有利字案利即私之誤而複者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二文相對不當多一字御覽八百三十引正無利字今據刪）貨賂不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下有者字誤先愼曰御覽引亦有）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俞樾曰愛不可爲前猶言無前於此者正見其愛之至也舊注非是）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先愼曰乾道本則作於顧廣圻云今本於作則今據改）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顧廣圻曰暴當作義先愼曰顧說非此以仁暴對言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卽暴之實迹若義則無憎心妄殺之事下暴人在位與仁人在位比勘尤其證此言謂仁人之亡人國無異於暴者之亡人國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

亡國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爲能活餓者也。（盧文弨曰爲能二字舊倒今從藏本下亦當同先愼曰乾道本作爲能不誤）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先愼曰勸字淺人依上文誤加）不爲能富民者也。（先愼曰乾道本爲能作能爲）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知字聖作惠皆誤）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顧廣圻曰簡當作萌在訟字上萌民也民萌訟與弟子辯相對訟猶辯也）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先愼曰乾道本詳下有盡字顧廣圻云今本無盡字按此不當有今據刪）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慮作操誤）以責智者之所難。（顧廣圻曰以當作不）故智慮不用而國治也。（先愼曰乾道本慮下有力勞二字盧文弨云力勞二字淺本無今據刪顧廣圻云當作故智不勞力不用與元本不合非是）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盧文弨曰張本下兩句皆無於字此亦當衍先愼曰乾道本下兩句亦有於字盧說非）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先愼曰張榜本此下接今生殺之柄云云不提行）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先愼曰乾道本之作人今據張榜本趙本改）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

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先慎曰而猶則也而則古通用見經傳釋辭有土之君。先慎曰趙本土誤作上盧文弨云上張凌本作土是也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孫詒讓曰驕當作矯謂矯君也荀子臣道篇云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拂卽此所謂人臣輕上曰矯此俠與矯皆美名亂與暴皆惡名故云下以受譽上以得非若作驕則不得爲譽矣撟字又作矯（荀子楊注撟與矯同屈也）後忠孝篇云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義亦同先慎曰五蠹篇專譏俠驕之無益人主而爲邦之蠹則韓非不以俠驕爲美名可知此下以受譽指時人而言孫說失本書之指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先慎曰張榜本自有土之君至此皆刪去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先慎曰乾道本者上無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臣字先慎按有臣字是今據補依下文也上當有者字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此言凡遷官襲級必因其功而官爵之官爵受功與八經篇云爵祿循功語意正同故有貴臣。言不度行。先慎曰不當作必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先慎曰趙本無下八字盧文弨云十下脫八字顧廣圻云此篇多不可讀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力作智詐

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測也 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陰密 天則不非。言高不測誰能非之 鬼則不困。言陰密誰能困之 勢行教嚴逆而不違。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先愼曰乾道本注雖誤作誰據趙本改 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一行而天下不敢議 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顧廣圻曰句絕 禁誅於私家。顧廣圻曰禁誅連文姦劫弒臣篇云以禁誅於己也外儲說右篇云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皆可證 不害。先愼曰不害卽無害 功罪賞罰必知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功作公按句有誤先愼曰不害二字當連上爲句功罪賞罰必知之爲句知功罪賞罰則治天下之道得矣今本功誤公顧氏又以不害屬下爲句故疑有誤 知之道盡矣。

因情 一曰收智

〔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先愼曰此謂一人之力一人之智也 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知任衆而用國也○盧文弨曰注用君下之字衍又不知當作不如 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在作有先愼曰在當作任形近而誤今本以臆改也 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先愼曰乾道本人下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之字今據增 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顧廣圻曰句絕 自取一聽。則毋墮壑之累。先愼曰乾道本無聽字毋下有道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聽字無道字按自取一三字逗下文聽法云使君自取一以避罪卽此句之義下句有誤先愼按顧讀誤自取一聽句上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兩見此言君能自取一聽卽不爲臣下所動自毋墮入臣下谿壑之憂乾道本錯誤不可讀改從藏本今本 故使之諷。諷定而怒。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而下有不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愼曰諷諫也諷定而怒卽下挨伍必怒意 是以言陳之日。必有筴籍。先愼曰乾道本日作曰趙本作由盧文弨云由

籤本作日是今據改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先愼曰謀當作詒字之誤也成敗有徵。先愼曰乾道本重成敗二字顧廣圻云今本不重今據刪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顧廣圻曰智當作至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先愼曰乾道本不重君神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按句有誤先愼按君神卽上文其用人也鬼義取其不可測也君神二字當重改從今本下盡則臣上。先愼曰則上衍下字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　一曰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先愼曰趙本下以有異字盧文弨云藏本無異字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先愼曰下審字衍公私之分利害之地並蒙故明主審四字而言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稱制后姬子姓則適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黜物者顯賢則虛名捲君○先愼曰弟兄倒下文兄弟不侵明此當作兄弟舊注未誤乾道本注子姓作之姓代主作代圭今據趙本改任吏責臣。主母不放。慶亂輕責於臣○先愼曰此謂以法任吏以勢責臣則主母有所畏憚不敢放肆注說非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庶子貳適也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盧文弨曰籍張本下作藉此亦當同顧廣圻曰籍讀為藉下不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則不得權○盧文弨曰擁當從土旁先愼曰注擁當為壅之誤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先愼曰不下當有亂字亂臣有二因為句下文此亂臣之所因也卽其證今以亂字屬上非外曰畏。外臣行威物皆畏○先愼曰外謂敵國內謂近習注非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結誅親暱重帑。顧廣圻曰藏本無結字今本結誅作誅其皆誤按帑讀為孥下同孫詒讓曰結當作詰同聲叚借字外國之置諸吏者謂鄰國之爲內臣求官者戰國時往往有之結誅謂詰其罪而誅之王先謙曰結孫說是帑不誤重帑謂厚賂敵所親暱重賂爲反間者則詰而誅之則外

不籍矣。先愼曰籍讀爲藉下同 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先愼曰乾道本宄作充顧廣圻云今本充作宄先愼按作宄是也塞訓爲閉淮南主術訓晉語注並云塞閉也外不藉內不因則姦宄之途閉後人誤以塞爲充滿故改宄爲充以就其義非也改從今本孫詒讓云充疑作宄亦誤 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王先謙曰襲節猶上言襲級節級義同以節持之亦謂以上下之等治之 曰質。曰鎭。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鎭也。參伍貴帑。固也。先愼曰貴帑當作責怒形近而誤下立道云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卽其義 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鎭。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上。顧廣圻曰藏本下上作上下今本作下失皆誤先愼曰當作上不制則下忍與小不除則大誅文正相對忍上二字互譌也 小不除則大誅。王先謙曰卽毫末不拔將尋斧柯意 而名實當則徑之。顧廣圻曰而上當更有誅字徑者謂顯誅也下文乃隱誅之生者不誅也害事者實不當也死者誅之也傷名者名不當也則行飲食者以飲食行其誅也不然者不行飲食也而與其讎者以所誅與其讎也故曰此謂除陰姦也 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翳曰詭。詭曰易。見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先愼曰乾道本翳作醫見功作易功拾補翳字下旁注緊字易功作見功旁注易均盧文弨云緊秦本作翳詭字藏本不重易均張本作易功亦譌俞樾云翳者蔽也下文見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矣見功見罰是不翳也不翳而詭乃止可證翳曰詭之義先愼按俞說是改從拾補 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王先謙曰不爲臣下所輕易 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徼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王先謙曰若齊闞止田常之比 曰卷禍。孫詒讓曰卷當作養謂養成禍亂也養卷形近誤 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孫詒讓曰隆讀爲閧呂氏春秋察微篇楚卑梁公舉兵攻吳之邊邑吳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吳楚以此大隆卽大閧也孟子云鄒與魯閧孫奭音義引劉熙注云閧構也構兵以鬭也（說文門部云閧鬭也）此云家隆卽家閧亦謂私家構兵爭鬭也隆與閧古音相近得相通借古文苑揚雄宗正箴云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降與隆聲類亦同古字通用彼家降與此家隆事異而義同 脫易不自神。曰

彈威。王先謙曰彈疑殫形近而誤殫易不自神則威竭盡於外殫威無義 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先愼曰主下之字當衍文 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顧廣圻曰自此下皆未詳王先謙曰國事廢置皆當自內主之由人主權其利害則無不治 生於外則亂。先愼曰外謂敵國也上文外曰畏所畏之求得此亂臣之所因卽其義 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王先謙曰論功於朝廷取利於敵國 故其國治而敵亂。先愼曰乾道本故其作其故盧文弨曰張本作故其顧廣圻云今本其作是按句有誤先愼按作故其語已明顯今據改 卽亂之道。顧廣圻曰按句有誤王先謙曰卽就也卽亂猶左傳言卽死謂去安就危也先愼曰拾補亂下有亡字盧文弨云亡藏本作之並非 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王先謙曰不當憎而憎則亂臣起外若楚伍員之類不當愛而愛則亂臣起內若吳宰嚭之類眩不自持形散之疾飲藥致毀心腹之疾

起亂 一曰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王先謙曰多猶勝也賢也故行參以謀之又揆之於伍其衆以爲失者則加罪責 行參必折。王先謙曰三人從二不用者必折抑之先愼曰乾道本折作拆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折下同今據改下同 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王先謙曰羣下和同非上之利故必責以怒之 折之徵。足以知多寡。先愼曰乾道本徵作微顧廣圻云今本微作徵盧文弨云張本作徵拾補作徵按句有誤先愼按此謂分別衆謀於極微始知得失之多少作徵字是改從今本 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王先謙曰折怒雙承此句有誤 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盧文弨曰也字衍先愼曰臣下比周則賞在立異 誅毋謁而罪同。顧廣圻曰今本毋謁作罰誤先愼曰毋字衍誅謁卽上文奮袞循功請者俱罪意 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先愼曰改當作攷形近而誤澤讀爲擇謂擇守也參聽人言以審察其誠否易地而觀以攷驗其擇守禮記射義澤者所以擇士也澤有擇義其字又相通曲禮上鄭注澤或爲擇是其證 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先愼曰乾道本言作官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官作言今據改王先謙云重其禁令則遠使知懼 舉往以悉其前。卽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

其外。俞樾曰疏置當作置疏疏與還對今作疏置則不對矣 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先愼曰詭使倒言並見七術篇 論反以得陰姦。俞樾曰論反當作反論反論與倒言相對傳寫誤也 設諫以綱獨爲。王渭曰諫讀爲間王先謙曰爲讀爲僞 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鬬以散朋黨。王先謙曰即上文不怒則相和意 深一以警衆心。王先謙曰深藏於一心則衆莫測喜怒先愼曰乾道本警作敬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敬作警今據改 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先愼曰固猶故也 知辟罪以止威。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知下有罪字王渭曰按句有誤先愼曰辟即避字既知避罪則上可以止威 陰使時循以省衰。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衰作衷誤王先謙曰陰遣使循視敵國省其衰微之釁 漸更以離通比。王先謙曰慮我使與外國通比又逐漸更易以離其交故下申之云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盧文弨曰令張本作吏非 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顧廣圻曰償當作賣 怒見則威分。盧文弨曰則藏本作其先愼曰作則是 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先愼曰上下二字互誤 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失。先愼曰失字衍 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愼曰和當作利 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先愼曰不督其用徒聽其言則姦邪之說當於人主之心矣 言之爲物也以多信。王先謙曰言以多而易信卽三人成市虎義 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愼曰凡不然之物十人以爲然則疑信已半若百人言之愈不能決至於千人之言則已以爲不然者亦已爲然矣此足上文言之爲物也以多信義顧以爲誤非也 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先愼曰吶者言之方以爲疑辯者言之心無不信矣 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籍。先愼曰籍讀爲藉藉助也 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先愼曰信讀曰伸謂辯士以相類之事文飾其私也 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先愼曰張榜本生作上誤 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顧廣圻曰官收當作收官放字當卽收字之誤耳王渭曰句絕先愼曰顧王說是張榜本無任事至下說十四字而以大而誇爲句非 說大而誇則窮端。先愼曰句 故姦得而怒。先愼曰而猶則也下誣而罪臣同旣得其誇大之姦情則人主必怒 無故而不當爲誣。誣而罪臣。顧廣圻曰以上皆有誤先愼曰謂非爲他事所匪而功不當其言爲誣誣則罪其臣 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先愼曰聞姦使姦得上聞張榜本聞作文非 博論以內一人。王先謙曰內與下納同一人謂君 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王先謙曰聞辯言而喜必求其所納之虛實聞訐言而怒必察其所構之是非又於已變之後考論之則毀譽公私皆得其徵驗矣 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先愼曰乾道本使上有故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故字今據刪 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先愼曰防衆諫敗取也 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盧文弨曰今疑令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語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愼曰今當作令語字衍言能符驗於後則爲誠不符則爲謾符驗合也 明

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爲。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徵多。先愼曰乾道本不重奉重無前四字顧廣圻云今本重今據增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王先謙曰亂功無義功字當衍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能守官則贊揚之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王先謙曰民皆力耕故勞苦不爲官擾故輕官任事者毋重。先愼曰乾道本者作也顧廣圻曰今本也作者按依下文當作者今據改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先愼曰官輕則民重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先愼曰非誹字同此卽蒙上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句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王渭曰句有誤脫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很觸。盧文弨曰很淩本作狠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

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務爲貨賕○顧廣圻曰紋字有誤未詳所當作下同孫詒讓曰紋當作納篆文納作納紋作紋二形相近而誤納謂納貨財子女也國語鄭語說褒似云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入納義同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先愼曰法下當有令字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顧廣圻曰主當作生王先謙曰謗主與亂治對文句義本通不煩改字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先愼曰乾道本盡下有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民字按不當有今據刪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先愼曰此下當有脫文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主威先愼曰乾道本脫此二字今依拾補增盧文弨云末一行脫主威二字

韓非子集解卷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先愼曰御覽七十八引衆作多蟲蛇作蚘虺 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先愼曰各本號下無之字御覽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先愼曰舜下脫鯀字湯武禹當作禹湯武 是以聖人不期脩古。在扶世急也 不法常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可作行誤 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者。先愼曰舊本耕下有田字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四百九十九及八百二十二九百七十二事類賦二十三引耕下無田字今據刪 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先愼曰藝文類聚引笑上有所字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盧文弨曰古下似當分段 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先愼曰張榜本趙本婦人作婦女 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

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盧文弨曰堯下亦當分段先愼曰乾道本也下有有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有字按當云堯之有天下也李斯列傳可證先愼案有字係後人用史記校記于王下失删耳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三御覽八十初學記九引並無有字今據删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先愼曰御覽一百八十八引斲作斵案李斯傳淮南主術訓亦作斵此下李斯傳有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似非韓子元文此下云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不言逆旅之宿明韓子無此十字餘亦頗皆不同當各依本書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先愼曰御覽二十七又八十又六百九十四引並作麑裘李斯傳亦作麑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先愼曰御覽八十引虧作虧八百四十九及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三引作虧並誤虧損也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先愼曰御覽八十二引耒臿作本畚股無胈。先愼曰乾道本胈作胈據張榜本改李斯傳亦作胈御覽引作股無完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先愼曰以張榜本作又誤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先愼曰古張榜本趙本作故古故字通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先愼曰說文膢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風俗通引相遺以水作買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先愼曰庸張榜本作傭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幼弟可惜猶不饟之也○先愼曰意林御覽八百四十九引幼作從意林饟作讓穰歲之秋。疏客必食。先愼曰乾道本穰作饟涉上文而誤據拾補改盧文弨云饟張本作穰疏意林作過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先愼曰乾道本無客字顧廣圻云今本過下有客字按疏下當有客字先愼按顧說非非疏骨肉逗御覽意林引同無下愛過客也四字改從今本愛過客蒙上疏客必食言過客即疏客多少之心異也。先愼曰乾道本心作實盧文弨云意林實作心先愼按御覽亦引作心今據改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盧文弨曰

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士橐。先愼曰乾道本無重字顧廣圻云今本爭上有重字按未詳先愼按爭上有重字是輕辭天子重爭士橐相對爲文士當作土形近而誤土與仕同橐與託通淮南修務訓林項託漢書董仲舒傳孟康注作項橐是橐託通用之證土橐即仕託古今字外儲說左上篇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又云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彼云辭仕託此云爭仕託可見仕託之義 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閒。先愼曰乾道本文作大據拾補改盧文弨云古下似當分段 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先愼曰論衡非韓篇作三十二國 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盧文弨曰徐偃王當周穆王時與楚文王相去遠譙周據此以駁史失之不考 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短者及乎敵。先愼曰乾道本短作鉅盧文弨云鉅張本作短顧廣圻云今本鉅作距誤案當作短今據改 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

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馯馬。先愼曰淮南氾論訓高注馯馬突馬也 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先愼曰乾道本無稱字顧廣圻云今本皆下有稱字按句有誤先愼按有稱字其義已明乾道本脫稱字顯學篇云孔子墨子俱道堯舜此卽儒墨皆稱先王兼愛之證 則視民如父母。先愼曰拾補視民作民視君三字盧文弨云民視二字舊倒君子脫俱依張本補正顧廣圻云句有誤先愼按視民當作民視盧說舊倒是也君字不當有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之如父母此卽指先王之民而言張本增君字非也 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先愼曰乾道本不重父母二字無君字愛下有矣字據拾補改增盧文弨云父母君三字脫 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先愼曰乾道本子下無未字顧廣圻云今本子下有未字王愼云當有今據補 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先愼曰拾補而下有爲字盧文弨云張本無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而下有爲字誤按一人仲尼也 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先愼曰乾道本不重勢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誠上有勢字按句有誤先愼按

有勢字是也今據補固服於勢句文義屬上勢誠易以服人句文義屬下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先愼曰乾道本務上有勝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勝字按句有誤先愼按勝字衍今據刪務行仁義四字當重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先愼曰乾道本並作勢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勢作世誤按勝上當脫服字王先謙云作世文義自明無庸增服字今據藏本今本改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顧廣圻曰下有脫文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先愼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論衡非韓篇釋誤擇鑠金百溢。盜跖不掇。金鑠爍雖多跖棄而不掇○先愼曰論衡溢作鎰掇作捋李斯列傳引與論衡同案此當各依本書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手則作則手誤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先愼曰乾道本固作故盧文弨云故張本作固二字古通顧廣圻云今本故作固誤王先謙云下文云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即此所謂一而固也作固是改從今本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盧文弨曰然下當有以字與下同而卑

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先愼曰乾道本禁下無也字盧文弨云也字脫張凌本有與上二句同今據補 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 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先愼曰乾道本無被字顧廣圻云今本友下有被字誤先愼按知友被辱句與上兄弟被侵相對爲文不當少一字改從今本 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先愼曰禮記儒行不程勇注程猶量也 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先愼曰乾道本無下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誤先愼案上則謂之能與此句法一律有則字爲是今據補 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荒地矣。人主說賢能之行。先愼曰乾道本無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十五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先愼曰乾道本荒作弱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下弱字作荒今據改 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先愼曰乾道本公上有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功字今據刪 儒以文亂法。盧文弨曰儒下似當分段 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先愼曰乾道本生作王無取字拾補王作生有取字盧文弨云王蓋本作生顧廣圻云王當作生今本學下有取字依下文當有先愼按盧顧說是今據改張榜本諸誤詼 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王渭曰句絕 譽之則害功。王渭曰爲一句下文非所用句絕用之屬下同此例 工文學者非所用。先愼曰乾道本文上無工字顧廣圻云今本文上有工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愼按有工字是上文行仁義者非所譽與工文學者非所用句法一律明此不當少一字改從今本 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

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先愼曰兩父字皆當作母涉上文而誤御覽四百九十六引尸子魯人有孝者三爲母北魯人稱之汪繼培云此卽卞莊子事韓詩外傳十及新序義勇篇並云養母與尸子同韓子以爲養父非也 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先愼曰乾道本兼下有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也字先愼按此不當有也字今據刪 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盧文弨曰說文引作自營爲厶營環本通用私當作厶下同顧廣圻曰說文又云公从八从厶八猶背也引此曰背厶爲公先愼曰據說文所引則本書本多古字今盡改之不一存焉惜哉 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先愼曰行當作仁上文云行仁義工文學此云修仁義習文學仁義文學篇內對舉明行爲仁之誤下同 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先愼曰乾道本有上有爲字盧文弨云爲字淩本無先愼按爲字衍今依淩本刪顧廣圻謂有字衍非 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先愼曰乾道本游上有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於字今據刪 是世之所以亂

也。且世之所謂賢者。盧文弨曰且下似當分段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先愼曰梁當作粱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先愼曰御覽八百五十四引飽作厭務作待肉下有而飽二字待作須繡下有而好二字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顧廣圻曰良字當衍上文云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必將貴不欺之士。先愼曰張榜本將作待貴不欺之士者。先愼曰乾道本無貴字顧廣圻云今本不上有貴字今據補亦無不欺之術也。顧廣圻曰不下當有可字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先愼曰張榜本無所字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先愼曰乾道本無焉字顧廣圻云今本功下有焉字按依上句當有今據補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

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先愼曰乾道本無愈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國下有愈字先愼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言耕者衆。（先愼曰乾道本言作民顧廣圻云今本民作言按依下文當作言今據改）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先愼曰乾道本必作伐顧廣圻云今本伐作必按句有誤先愼按無用卽上不周於用故明主必禁之乾道本作伐誤改從今本）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爲事也危，（先愼曰舊本無爲字藝文類聚五十五御覽六百七引並有爲字是也戰之爲事也危與耕之用力也勞相對不應少一字今據補）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先愼曰藝文類聚御覽引言談並作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顧廣圻曰王當作生此與下文吏對）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忠作患誤）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先愼曰乾道本強弱互易今據拾補改）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

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先愼曰乾道本則舉作舉則顧廣圻云藏本舉則作則舉今本委下有地字按句有誤俞樾云舉則二字誤倒當從道藏本韓子原文本作事大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矣未字兵字皆衍文也言事大必有事大之實非空言事大而已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皆其實也所謂舉圖而委者謂舉地圖而委之大國故下文云獻圖則地削也所謂效璽而請者謂收百官之璽效之大國而請大國發之也故下文云效璽則名卑也外儲說右云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此雖非以小事大然效璽之事則同效璽非請兵淺人不得其解於請下增入兵字殊失本旨趙用賢本乃於上句委字之下增地字以配之謬矣下文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未字亦衍文謂救小必有救小之實起兵敵大是其實也與此文正相對因涉下文救小未必能存句而衍未字遂於事大必有實句亦增未字淺人不詳文義率意增益往往如此 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俞樾曰未字衍文 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盧文弨曰有字似不必增王渭曰交當作敵先愼曰顧王說是 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士作市誤上文云而卑其士官也 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顧廣圻曰四字為一句 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先愼曰乾道本作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盧文弨云之下於其二字說下也字皆衍淩本無今據刪 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盧文弨曰乎張本作於 不察當

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先愼曰句內政之有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有作脩誤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顧廣圻曰句絕衞離魏爲衡。顧廣圻曰五字爲一句半歲而亡。先愼曰全祖望云六國盡亡而衞尙存韓子之言謬矣案六國表秦莊襄王六年五國共擊秦拔魏朝歌衞從濮陽徙野王衞故屬魏或因衡而不救此韓子當時事關見有眞當不謬也是周滅於從。衞亡於衡也。使周衞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先愼曰乾道本無嚴字顧廣圻云今本而下有嚴字按句有誤先愼按有嚴字是今據增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顧廣圻曰內外當互易上文云而事智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先愼曰拾補政作故如下旁注皆字盧文弨云故張本作政皆張本作如與而同當分段顧廣圻云今本政作故按句有誤先愼按趙本改如爲皆非也政當作自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

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顧廣圻曰解舍同字也俞樾曰解舍完三字衍文也事私門而完解舍則遠戰與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兩文相對不當衍此三字也求得則私私乃利字之誤遠戰則安求得則利與上文窮危相對安對危言利對窮言也安私安則利之所在當作安利之所在上文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此云安利之所在安得勿就兩文亦相對先愼曰解舍完三字不當有應增一者字下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正有者字此不當少一字　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先愼曰趣舊作外盧文弨云趣譌舊人改先愼按張榜本作趣較舊義爲近　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先愼曰張榜本無也字　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盧文弨曰致尊過三字舊作不貴今從張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不貴誤　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顧廣圻曰古當作談上文云言談者爲勢於外　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先愼曰五官謂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者　其患御者。盧文弨曰患疑是串字爾雅串習也此猶言近習俞樾曰患讀爲串詩皇矣篇串夷載路毛傳串習也釋文云串本作患是其證也先愼曰盧俞說是張榜本趙本改作近非　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弗作沸誤　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顧廣圻曰牟侔同字也　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盧文弨曰良張本作梁顧廣圻曰藏本良作梁按梁良同字也 有孫氏之儒。顧廣圻曰孫孫卿也難三篇云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 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先慎曰意林夫作芬孫詒讓云蒲阪圓引山仲賢云相夫一本作祖夫案廣韻二十陌伯字注云韓子有伯夫氏墨家流則古本相或作伯山氏所見本作祖夫疑即伯夫之誤（相或當爲柏之誤古柏伯聲同字通） 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先慎曰相反不同語意重複蓋一本作相反一本作不同校者旁注於下刊時失删耳 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孔墨二字顧廣圻云今本不上更有孔墨二字按當有先慎按北堂書鈔九十六引重孔墨二字今據增 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先慎曰乾道本無後字據張榜本趙本補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先慎曰乾道本反下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之字按當有今據增 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盧文弨曰墨子公孟篇作三日淮南齊俗篇與此同先慎曰北堂書鈔九十二御覽五百五十五引此作三日服作裁 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先慎曰乾道本世下無主字盧文弨云主字脫據下文補先慎按北堂書鈔御覽引有主字今據補 儒者破家而葬。先慎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有賃子而償四字 服喪三年。先慎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服均作裁 大毀扶

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先愼曰上有漆雕之儒此別一人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顧廣圻曰荀子正論篇云子宋子曰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鬭又天論解蔽皆云宋子漢書藝文志宋子十八篇在小說家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先愼曰莊子逍遙遊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釋文宋榮子司馬李云宋國人也崔云賢者也宋榮卽宋榮鈃偕旁相近月令腐草爲螢呂覽淮南作蚈榮之爲鈃猶螢之爲蚈也設不鬭爭。先愼曰設疑語誤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義作儀誤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盧文弨曰今下當分段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先愼曰乾道本若作善下同俞樾云善字皆若字之誤與人相若也猶曰鈞是人也俗書若字作若善字作善兩形相似而誤先愼按張榜本善字作若不誤今據改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先愼曰拾補疚作疢盧文弨云疢舊人改疚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先愼曰乾道本惰作墯張榜本作惰下同今據改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

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先愼曰乾道本宅作澤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澤作宅先愼按作宅是今據改內儲說上篇云賜之上田上宅是其證 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民作明 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鬬。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主下有之字今本於聽作聽於皆誤 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先愼曰官而張榜本迺本作而官誤倒 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盧文弨曰澹下當分段 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盧文弨曰久字藏本無下同 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處下有久字 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

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先愼曰華下即華陽事在秦武王三十四年魏安釐王四年　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先愼曰一本平誤年　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顧廣圻曰區冶言又作歐先愼曰區歐古通周禮司桓氏職文云凡金多錫則刃白考工記六齊視錫之品齊以為上下故冶劍必鍛以錫然色之青黃仍不能決其劍之利鈍　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王先謙曰按五字不成句形容在外不待發也吻下當有二字與視鍛錫句相配而今奪之　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盧文弨曰磐下當分段　不可謂富。象人百萬。盧文弨曰象人或作偶言韓詩外傳四作愚民先愼曰象人即偶人也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之也作象人是　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眾也。先愼曰數當作象人二字上下文可證　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顧廣圻曰磐下當有石字　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王先謙曰顯而當作而顯　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顧廣圻曰禍知當作知禍此以知禍與下句不知禍相對也　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盧文弨曰故下似當分段　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

夫嚴家無悍虜。顧廣圻曰李斯列傳引悍作格 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盧文弨曰夫下當分段 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先愼曰乾道本無為字顧廣圻云今本得下有為字今據補 一國可使齊。顧廣圻曰五字為一句 為治者用衆而舍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者作也誤 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先愼曰意林御覽九百五十二引恃作待下同矢下有矣字案困學紀聞卷十引作恃與此合 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盧文弨曰世張本作歲先愼曰意林御覽引亦作歲困學紀聞引仍作世與此合 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先愼曰栝張榜本趙本作括說見前難勢篇下 雖有不恃隱栝。先愼曰雖有二字衍 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先愼曰有當作恃 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 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盧文弨曰今下當分段 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張榜曰狂與誑同 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王渭曰句有誤先愼曰張榜本趙本諭皆作喻 以仁義教人。先愼曰乾道本無義字顧廣圻云今本仁下有義字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是以智與壽說人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弨云人字脫一本有今據補 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先愼曰拾補嗇作嬙盧文弨云藏本作廧顧廣圻云藏本作廧是也今本作嬙誤按左昭三年傳釋文嬙本又作廧哀元年妃嬙本又作廧嬙在說文新附先愼按藝文類聚五十二御覽六百二十四七百一十九引並作嬙 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

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先愼曰乾道本上歲字與下秋字互易聒作括盧文弨云千歲譌下同括藏本作聒顧廣圻云藏本下秋字與上歲字互易是也今本二秋字皆作歲誤戰國策云犀首聒行爲儀千秋之祝藏本括作括案當作聒先愼按此當讀使若千秋萬歲句千秋萬歲之聲括耳句聒張榜本作聒是今據改 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先愼曰乾道本言作善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先愼曰乾道本無者字飾作釋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釋作飾今本儒下有者字按句有誤先愼按有者字是釋當作飾今據增改 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故 盧文弨曰者字舊人刪顧廣圻日者字當衍俞樾曰者字與古諸通禮記郊特牲云或諸遠人乎儀禮士虞禮注引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廣雅釋言諸之也不道仁義諸故卽不道仁義之故與不聽學者之言兩句相對諸之互用古書多有禮記少儀篇申之面拖諸幦孟子滕文公篇注諸侮注之江皆是也大戴記將軍文子篇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觀諸禮者與諸並猶之也顧氏以者爲衍而以故字屬下讀失其義矣 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盧文弨曰今下當分段 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先愼曰腹乃復字之譌素問瘧論病極則復復與𢓜通說文𢓜重也今皆以複爲之注訓爲加是所見本作復不誤 不揊痤則寖益。謂瘡也臨感而潰之披臨也○先愼曰揊字不見於字書下作揊亦後起之字注作臨是也說文副判也周禮曰副辜祭籒文作疈今周禮副亦作疈副疈同古本韓子作疈或改作副寫者又誤加手旁校者又於下文去刀旁展轉譌誤遂不成字幸注文猶存眞又案注感字當爲極之譌披疈二字亦倒下揊張榜本趙本作揊非 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

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先愼曰乾道本無上字顧廣圻云今本以下有上字先愼按有上字是上下文皆有乾道本脫從今本增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境內教戰陣閱士卒誤按境內必知者八說篇云此其臣有姦者必知又云而務必知之術也是其義介當作分分而無私者制分篇云宜務分刑賞爲急又云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云云是其義解字上下當有脫文幷力疾鬬。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盧文弨曰淩本作知之而不悅也幷注云謂民不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先愼曰乾道本無士者至治也七十六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未詳所出先愼按御覽九百五十五事類賦二十五引並有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二句是宋本不盡脫也今據藏本補乾道本而民聚瓦石下幷有注云有以擧禹也五字張榜本末句可與作可以

韓非子集解卷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弒君。先慎曰一本弒作亂。盧文弨云亂藏本作弒 有曲父。先慎曰乾道本父上有於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於字誤。先慎案弒君曲父相對於字不當有據今本删下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卽承曲父言 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敎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王先謙曰此爲燕子之事而發 湯武爲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尸。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弨云爲字脫。藏本有。今據補 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弒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敎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王先謙曰常上文所謂常道也 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

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蹙貌也。○先慎曰：造與蹙通，見孟子萬章篇。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先慎曰：臣，韓非自謂。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先慎曰：拾補未下旁注末字，盧文弨云末張凌本作未。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為臣主，退不得為父子耶。先慎曰：乾道本兩不字下皆無得字，盧文弨云得字脫，張凌本有。先慎按：有得字是，今據補。臣主當作主臣，言進不得為主之臣，退不得為父之子也。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耳，豈得利焉哉。盧文弨曰：焉哉二字舊倒，張本作焉哉。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焉哉作哉焉，誤。先慎曰：趙本無焉字，據誤本而刪之也。焉哉當作哉焉，哉字句絕，焉字屬下讀。盧、顧說非。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弒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殺之。先慎曰：依上文，殺上當有舜字。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

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先愼曰施陳也 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夭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雖衆獨行。王愼曰雖當作離四字爲一句 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先愼曰乾道本教作敎盧文弨云敎張本作教顧廣圻云藏本敎作教案依上文是也今據改 天下謂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之人二字按此不當有先愼曰之人當作人生屬下讀上文人生必事君養親此作人生必言論忠信法術人生誤作之人趙本不思其誤從而斷之非也 必以言論忠信法術。先愼曰依上文不當有以字 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先愼曰乾道本無是字顧廣圻云今本誹上有是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先愼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之字是今本謂作其誤今據補 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先愼曰乾道本天下下有此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此字今據刪 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悗密惷愚。悗忘情貌○盧文弨曰古下當分段孫詒讓曰爾雅釋詁密靜也悗密謂忘情而靜謐也莊子大宗師篇云悗乎忘其言也 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詗智慧。先愼曰詗音朽政反反閒也見漢書淮南王安傳注近人謂詗當作譎非 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

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先愼曰乾道本無罰字顧廣圻云今本不上有罰字按依上文當補今據增 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先愼曰拾補二字下旁注三字盧文弨云三藏本作二蓋唯指許由盜跖言先愼按二趙本譌作三下仍作二不誤 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先愼曰乾道本士上無之字依下文當有據藏本今本增顧廣圻云平當作上見下文 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顧廣圻曰平當作下見下文 不可以刑禁也。先愼曰乾道本以下有爲字盧文弨云以下爲字張本無顧廣圻云爲字當衍今據刪 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顧廣圻曰侯字當衍 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顧廣圻曰句絕 而止五霸不待從橫。顧廣圻曰句絕止字當衍卽王之形近而複誤耳先愼曰趙本止作正橫下有而字句讀亦異蓋趙用賢改增以成其義也 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顧廣圻曰九字爲一句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先愼曰拾補威下旁注戚字盧文弨云威張本作戚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威作戚誤 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

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先慎曰趙本當作而盧文弨云而張本作當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當作而誤　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塗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塗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先慎曰環讀爲營說文引本書自營爲私五蠹篇作自環爲私與此同卽其證　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先慎曰趙本主作王　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先慎曰乾道本賢下有用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用字今據刪　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

私勇而疾距敵。先愼曰疾下當有於字此與下務於清潔文正相對 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先愼曰知讀爲智與下或有所賢句相對孤憤篇正作智 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先愼曰程量也 則賢智之士。羞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先愼曰乾道本而作以改從趙本 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盧文弨曰肢張本作支 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先愼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今本蔽下有於字今據補 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盧文弨曰飭張本作飾古通用顧廣圻曰此篇皆商子靳令篇文先愼曰秦本商子作飭與此同

飭令則法不遷。先愼曰商子法不遷作治不留 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先愼曰售當作害形近而誤商子作害是其證 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顧廣圻曰曲當作由先愼曰商子亦誤作曲 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先愼曰此謂行法之速也五里斷九里斷皆對宿治言舊注非 以九里斷者強。既王且張○先愼曰行九里而斷較五里爲遲矣然亦能斷則其國必強舊注并王而言誤商子九作十 宿治者削。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 以刑治。以賞戰。顧廣圻曰三字爲一句見商子

厚祿以周術。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周作用按句有誤先愼曰周術商子作自伐　國無姦民。先愼曰乾道本作行都之過顧廣圻云今本作國無姦民先愼按商子正作國無姦民今據改　則都無姦市。先愼曰市商子作示　生多末衆。先愼曰乾道本末作者顧廣圻云今本者作末案依商子是也今據改　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顧廣圻曰農當作農見商子先愼曰上爵字當重商子作官爵亦重是其證　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先愼曰意林毋作無商子三寸作四寸毋亦作無注當無二字誤　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顧廣圻曰成讀爲盛盛當作成亦讀爲盛商子靳令篇作盛去強篇作成　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顧廣圻曰見字當衍有當作者商子作則治省言寡　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顧廣圻曰當當作富見商子　朝廷之事。小者不毀。先愼曰商子小作少下有多者不損句疑此脫　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先愼曰辟言卽上善言也商子辟作辯　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王渭曰此以下皆當依本書用人篇改正顧廣圻曰用人篇云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　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顧廣圻曰道壞用人云莫懷　莫負乘宮之責於君。顧廣圻曰乘宮用人云兼官　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顧廣圻曰用人云明君使事不相干　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顧廣圻曰句絕　言此謂易攻。顧廣圻曰此五字涉上文而衍　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先愼曰上愛民卽下以刑去刑義　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先愼曰乾道本民下無不字顧廣圻云今本民下有不字按此當有改從今本　利出一空者。顧廣圻曰空讀爲孔　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

使人。則上利。王先謙曰平日重刑俾民知上指臨事又大爲禁制以使之 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先愼曰乾道本至下重至字顧廣圻云今本不重至字按此不當有先愼案吾子亦不重今據刪 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先愼曰此下當有其國必強四字與下其國必削對文 罪重而刑輕。盧文弨曰刑輕二字張本倒下同 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顧廣圻曰喜其亂藏本同今本無其字誤 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專一民心。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者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者作本按當作自 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王渭曰亂字當更有賞字衍顧廣圻曰天字當衍塞字有誤未詳 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致下無而字按當作其 欲治其法而難變

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先愼曰欲治其法當作欲治民亂上言欲舉大功而難致其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此言欲治民亂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舉大功治民亂相對爲文 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王先謙曰當作唯法爲治文誤倒 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先愼曰乾道本治與作與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與世作治與今據改 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盧文弨曰世知二字舊無張本有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世知二字誤按知讀爲智下當有而字先愼曰趙本有世字無知字亦非王先謙曰二字上屬顧讀誤 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顧廣圻曰治衆二字誤未詳所當作王先謙曰治不易當作法不易能治衆治字當衍能衆卽下能耕能戰是也 故聖人之治民治。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治字作也按此字衍 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能作治誤 能越力於地者富。顧廣圻曰越當作趨下句能起力起亦當作趨 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聞。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聞作開按當作閉下文云能閉外塞私 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顧廣圻曰治當作始 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先愼曰乾道本適上有敵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敵字按當云道於不可亂之術先愼按敵卽適之誤而衍者據藏本今本刪 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先愼曰飭令篇辟言不得以相干卽其義 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先愼曰也字衍 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顧廣圻曰夫當作大 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顧廣圻曰天字當衍 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制祿作祿制 夫國治

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情上有人字誤 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 先愼曰乾道本掌作賞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賞作掌今據改 事實不宜失矣。 王先謙曰不宜乃宜不倒文 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異以爲分。 先愼曰乾道本異以作以異盧文弨云異以二字舊倒今從張本 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 先愼曰胥與須古今字須俟也 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也。 先愼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今本何下有也字今據補 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奈何。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之下有道字按非也此當衍之字孫詒讓曰此當云然則微姦之法奈何此篇首以法重發端以下至篇末法字凡十五見此去亦卽法之壞字校者不知其誤因移著微姦之上遂不可通矣微者覹之借字說文見部云覹司也墨子迎敵祠篇云謹微察之亦以微爲覹與此正同微姦之法謂司察姦人之法也之非衍字藏本今本道字固後人所增顧校亦未允 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 盧文弨曰規張本作闚顧廣圻曰規讀爲闚與下文互易其情者也句有誤先愼曰微姦之法務令人彼此闚察其隱情也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十字爲一句顧氏句讀未明故疑誤 則使相闚奈何。 先愼曰則上當有然字此與上然則微姦之法奈何句法一律 曰蓋里相坐而已。 同里有罪罪必相坐 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闚。 顧廣圻曰理當作里 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闚者多也。如此則愼己而闚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 王先謙曰誅則必刑刑則連 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 顧廣圻曰句絕 私告

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故曰任坐○顧廣圻曰七字爲一句先愼曰乾道本注故曰作人則改從趙本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過。先愼曰乾道本過作適盧文弨云張本作過先愼按張本作過是也謂有術之國不用人之譽則毋過過卽下過形之於言者難見之過過與適形相近乾道本因誤爲適趙用賢改則毋過三字爲得人之情誤顧廣圻謂適敵同字亦未見作過之本從而爲之辭也 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王先謙曰畸功謂偏畸不當理者如攘奪增級之類循約謂與立功之約相依循故曰姦功虛功也先愼曰乾道本難作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雖作難先愼按難字是下文所謂循約難知卽承此而言今據改 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盧文弨曰刑舊校改形本通用 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王先謙曰之字當衍 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所至。盧文弨曰實故舊倒藏本作實故顧廣圻曰藏本二作貳是也上文云刑賞惑乎貳今本實故作故實按句有誤王先謙曰容其二二字當衍故實是也至字誤 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先愼曰法定當作釋法 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顧廣圻曰不分當作分不先愼曰顧說非白下脫黑字用人篇如此則白黑分矣說疑篇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於黑白矣皆有黑字是其證